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古代散文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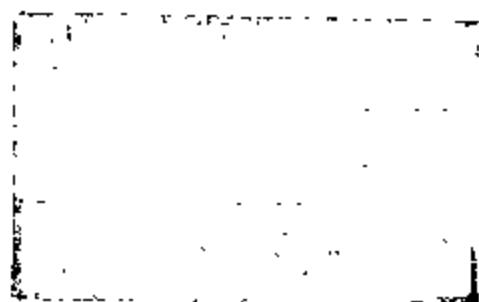
3262.49
4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清代散文选注

QINGDAI SANWEN XUANZHU

王荣初 蔡一平 选注



200303545

上海古籍出版社

DO-67603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清代散文选注

王荣初 蔡一半 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及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6 字数101,000

1980年3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207,501—260,000

统一书号：10186·302 定价：0.43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出版说明

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了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我社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这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遵照党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信、日记等各种体裁，采用选注、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以有助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欣赏原作。

这套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扩充、修订的。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建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我国古典散文源远流长，从先秦开始，经历汉、魏，至于唐、宋，由于韩愈、柳宗元等的倡导，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唐宋八大家”。明、清散文则是在前面基础上的继续发展，而各有特色。清代（1644—1911）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散文作品，虽然不能说是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绝响，也应视为一个相当的终结。要了解我国古代散文的全貌，如果忽略了清代散文的存在，那就不免有遗珠坠简之憾。

清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历史上，有它的特殊性：它是由一个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集团通过武装军事行动入主中国的，而它的统治时间又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这就决定了这个朝代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错的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民遭受灾难的深重性。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年代，从它开始到崩溃为止，侵略与反侵略、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在清代散文中，必然会有反映。随之而来的便是极端残酷的“文化统制”——清代“文字狱”，其危害人民之深、之广，是亘古以来所罕见的。在那种鲁迅称之为“脍炙人口的虐政”之下，

有不少作者不但本身遭受残酷迫害，而且常连同家族、亲友一起几百人同时被屠杀。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章，几乎从清初一直贯穿到清亡，在清代散文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它正表现了人民群众与清代封建统治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清代散文具有更严峻的思想内容和更深广的社会意义，这是它区别于过去各代散文的一大特点。

清代散文继承了先秦以来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它的作者，没有不以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归有光等古代优秀的散文作家为楷模、为师法的。又由于作者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表现了当时人民生活与思想的许多方面，使他们的文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散文题材的范围十分广泛，而文章体裁则有政论、传记、序跋、书札、游记、抒情散文与杂记小品等多种样式。在这个选本里，有的文章揭露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凶残罪行，表白了作者反抗到底、誓不投降妥协的决心；有的文章坚决反对君主专制和“文化统制”，宣扬了一定的民主自由思想；有的文章表彰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及一些反对奸邪权贵的正直之士；有的文章赞扬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优秀技艺；有的文章描绘了祖国山河湖海的瑰奇壮丽的景色；有的文章又控诉了官僚的草菅人命、贪赃勒索，狱讼的暗无天日，封建士大夫的醉生梦死；此外，还有几篇议论精辟的短论、杂感和情思真切的抒情散

文。所有这些，大都能帮助我们对封建末世的社会本质加深认识；同时在写作方法上，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从清代初期以来，以方苞创始到刘大櫆、姚鼐而树立一帜的桐城派，和中期的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是清代散文的两个主要流派。桐城派从清初延续到它的末叶，是清代散文最大的流派。它在理论上继承了过去的文论，加以总结、发展，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十分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求言之有物与言之有序。在写作实践上，也有一定的成绩，而且在作家中，它的枝叶繁茂。所以桐城派在清代文坛的影响是很大的。但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文章，从内容上来说脱不开“翼道卫教”的正统观念，而宣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不免有着许多糟粕。阳湖派的出现稍后于桐城派，恽敬、张惠言在师承上与桐城派都略有渊源关系，由于他们除了取法六经、八家之外，同时兼取诸子百家，因而他们的笔势又较放纵，比之桐城派也较少拘束。当时正是乾、嘉经学鼎盛的时期，在文字方面，阳湖派也能别具一格，增加了一点文学的气息。但由于他们不象桐城派那样体系完整，而且人数不多，为时亦短，故影响不及桐城派深广。

综观清代散文，事实上不能以某几个流派来加以概括，如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魏禧等，既是学者，又是遗民，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与人民中的普遍

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感情。又如汪琬、姜宸英、戴名世、全祖望等，在思想上表现出对于故国忠义之士的缅怀与赞颂，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中叶的袁枚、蒋士铨等为江左大家，处于乾隆盛世，他们的文章不为圣道伦常说教，重视抒发性情，具有蕴藉清新的特色。再如后期的龚自珍，是经世致用的学者，又是著名的诗文作家，他的方面很广，从散文来看，冲破桐城义法的束缚，反映了大变革前夕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以上可见清代散文流派与作家的大要。

鸦片战争以后的作品，由于社会性质的变更，所以不包括在这个选本之中。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清代散文中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文章，供读者阅读、欣赏。一共选了三十四篇，可以大致看出清代散文的面貌。所选的文章大都短小精悍，作者的个性风格鲜明，或者说理明快犀利，或者描写精细生动，在内容上具有一定思想教育意义，这在各篇“说明”中已加简要的阐述。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有些作品略有瑕疵，一般也在各篇“说明”中予以指出。入选的文章，一般都是全文照录。各种版本文字略有出入的地方，择善而从，这就不一一注明了。选注中不当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在选注过程中，得到孙席珍先生的多次指教，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王荣初 蔡一平

目 次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出版说明	
前 言	1
黄宗羲	1
原君(1)	
怪说(7)	
彭士望	10
九牛坝观抵戏记(10)	
李 渔	21
梧桐(21)	
顾炎武	23
与叶訏菴书(23)	
王弘撰	26
与赵嘏退大参书(26)	
侯方域	33
马伶传(33)	
毛奇龄	38
重刻杨椒山集序(38)	
魏 裕	45
吾庐记(45)	

汪 琰	50
周忠介公遗事(50)	
宋起凤	58
核工记(58)	
姜宸英	61
奇零草序(61)	
王士禛	67
梁九传(67)	
郑日奎	70
与邓卫玉书(70)	
戴名世	76
与余生书(76)	
醉乡记(83)	
方 范	85
狱中杂记(85)	
送冯文子序(96)	
刘大櫆	100
游万柳堂记(100)	
彭端淑	102
为学一首示子侄(102)	
全祖望	105
梅花岭记(105)	
袁 枚	113
祭妹文(113)	
黄生借书说(121)	

蒋士铨	124
鸣机夜课图记	(124)
姚鼐	134
登泰山记	(134)
彭绍升	139
重修盘门双忠祠记	(139)
崔述	143
冉氏烹狗记	(143)
恽敬	149
游庐山后记	(149)
张惠言	153
书山东河工事	(153)
方东树	159
书史忠正公家书后	(159)
管同	165
宝山记游	(165)
龚自珍	169
说居庸关	(169)
病梅馆记	(174)
王拯	176
婴砧课诵图序	(176)

原君^①

黄宗羲

有生之初^②，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③。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④，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⑤，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⑥其害。此^⑦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⑧。故古之人君^⑨，去之而不欲人者^⑩，许由、务光是也^⑪；入而又去之者^⑫，尧、舜是也^⑬；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⑭，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⑮。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⑰；始而惭焉，久而安^⑱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

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⑯者，其逐利^⑰之情，不觉溢之于辞^⑱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⑲，凡君之所毕世^⑳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㉑者，为君也。是以^㉒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㉓，离散天下之子女^㉔，以博^㉕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㉖。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㉗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㉘也。”然则为^㉙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㉚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㉛！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㉜？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㉝之如天，诚^㉞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㉟，名之为独夫^㉟，固其所也^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㉟，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㉟，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㉟，视兆人万姓^㉟崩溃之血肉，曾^㉟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㉟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㉟，圣人之言也。后世之

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⑭，禁人之窥伺^⑮者，皆不便于其言^⑯，至废孟子而不立^⑰，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⑱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⑲，固扃鐍^⑳，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㉑。远者数世，近者及身^㉒，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㉓！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㉔，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㉕痛哉斯^㉖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㉗？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㉘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㉙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㉚，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㉛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㉜淫乐，不易^㉝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作者介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县)人。他出身官僚家庭，明代末年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议政组织——复社的领导人之一，坚持了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黄宗羲在家乡召募义兵，参加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政权。公元一六四九年，他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掌管监察、纠弹等工作)

的高级官员）。鲁王被清统治者打败后，黄宗羲经常遭到迫害，四处躲避，过了好多年流亡生活。后来，他隐居写书、讲学，屡拒清廷征召。他学问渊博，著作有几十种，主要的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定》等。

【说明】《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明夷待访录》写成于公元一六六三年，大胆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官制、立法、学校、选举、田制、兵制、财政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改革的办法。《原君》根据古代传说和历史，认为古代君主不仅不是自私自利的，而且能为天下兴利除害，而后世的君主却把天下当作私人的产业，残酷地剥削以至杀害天下的人，从而得出古人爱戴君主、后人怨恶君主的道理，驳斥了小儒的盲目忠君的谬论；最后指出，后世的君主常常免不了亡国灭家的结局，这也是他们把天下当作私产的缘故。《原君》这样鲜明有力地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挑战，向封建政治制度、道德、伦理观念挑战，正代表了当时人民对黑暗的封建统治的抗议，从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黄宗羲学说的民主精神和强烈的现实斗争意义。不过，黄宗羲的这些说法中也反映了他的局限性。例如他把“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看成普遍的入性；又如对古代的君主，他也过分地美化了他们。再联系《明夷待访录》中其他各篇来看，他所理想的政体也只是开明的君主专制政体而已。但从《原君》以至《明夷待访录》全书的主要精神说，是无疑地站在那个时代的前列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二百年后，也就是清末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起了促进作用。

【解释】①原君——推究做君主的道理。原，推究事物的根本和开端。②有生之初——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有生，有生命，指人类。③自私、自利——照作者的原意，

自私、自利是只管自己的事，只为自己工作，不帮助别人，也不侵犯别人。它与通常的解释不大相同。
④莫或——没有什么人。或，代词，指人。兴——举办。
⑤有人者出——有这么一个人出来。
⑥释——免除；消除。
⑦此——则，那么。
⑧这句意思是：按一般人情来说，谁也不愿这样做。居，居其位，处于那个地位。
⑨古之人君——意思是，古人对待“君主”这样一个地位。
⑩这句说：舍弃它而不愿意就任的。
⑪许由、务光——传说尧要把君位让给许由，许由辞谢，逃到箕山下务农过活；汤要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坚决拒绝，后来隐居起来。
⑫这句说：就了位而又离开的。
⑬尧、舜是也——尧命舜代理君位行政；尧去世，就由舜即位。舜预选禹做继承人；舜去世，君位传给了禹。
⑭这句说：起初不愿就任而（终于）无法离开的。
⑮这句说：也同普通的人情一样啊。夫（扶 fú），助词。
⑯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不敢顾到自己的事，不敢顾到自己的利益。
⑰这句说：（君主）把自己的私利当做天下人的公利。
⑱安——习惯。
⑲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我的家业成就，同老二相比，谁多呢？这是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对他父亲说的话。仲，指刘邦的二哥，他善于经营产业，常受他父亲的夸奖。
⑳逐利——争利。
㉑溢之于辞——充分表露在言语里。
㉒客——客体。
㉓毕世——一辈子。
㉔无地而得安宁——没有一个地方得到安宁。
㉕是以——所以。
㉖这句意思是：杀害天下人的性命。
㉗子女——指家属。
㉘博——求得。
㉙曾不惨然——一点也不曾感到惨痛。
㉚奉——供。
㉛花息——利息。
㉜为——成为。
㉝向使——假使。
㉞呜呼——感叹词。
㉟这句说：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原来就是这样

的吗？ ③拟——比。 ④诚——实在。 ⑤视之如寇仇——这是用孟子的话。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君主把臣民看成为轻贱的泥土、草芥，那么臣民就会把君主作为强盗、仇敌一样来看待。 ⑥独夫——众叛亲离的暴君。 ⑦固其所也——原是应得的（结果）。 ⑧小儒——眼光短浅的读书人。规规矩矩——拘谨地。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为君主主宰一切、臣民效忠于君主的伦理关系是存在于天地之间而无法逃避的。 ⑨桀——夏代国王，残暴无道，被商族领袖汤推翻。纣——商代国王，荒淫残暴，被周武王推翻。 ⑩这句说：虚妄地传说伯夷、叔齐那种没根据的事。相传，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他们在马前劝阻，认为臣不应该伐君。汉代以前的书上没有这种记载，所以说这是无稽之事。无稽，无从查考。 ⑪兆人万姓——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百万称为兆。 ⑫曾——乃；竟然。 ⑬私——偏爱。 ⑭孟子之言——指孟子议论君臣、君民关系的话。 ⑮这句说：想用（君主）“如父如天”的空洞名义。 ⑯窥伺（四 sì）——暗暗地等着机会（夺取君位）。 ⑰这句说：都感到他（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 ⑱废孟子而不立——废除孟子在文庙中的牌位。明太祖曾一度下诏废除祭祀孟子。 ⑲私之——据（天下）为已有。 ⑳摄缄（肩 jiān）縢（藤 téng）——紧紧地捆好。摄，收紧。缄，结。縢，绳。 ㉑固扃（jiōng）𫔎（决 jué）——牢牢地锁好。扃，关纽。𫔎，锁钥。 ㉒这句说：总敌不过天下那么多想得这份产业的人。 ㉓这两句说：长远的不过传了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便丢失君位。 ㉔这两句说：血肉模糊的杀身之祸，便落到他子孙头上了。 ㉕这句说：南朝宋顺帝刘准被迫退位

后，哭着祈祷，愿以后永远不要投生在帝王家里。 ⑨“若何为生我家？”——明毅宗（即明思宗）朱由检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用剑砍自己的女儿，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的家里？”若，你。 ⑩斯——这。 ⑪这句说：回顾（那些开国君主）当时占了天下、创立帝业，（如果有今日，）还有不灰心丧气的吗？废然摧沮（举首）——灰心丧气。废然，颓丧的样子。 ⑫唐——尧的国号。虞——舜的国号。 ⑬绝尘——超绝尘世。 ⑭市井之间——泛指普通人居住的地方。 ⑮旷后世而不闻——后代再没听到过（这样的人）。旷，空。 ⑯俄顷——片刻。 ⑰不易——不掉换。

怪 说

黄 宗 羲

梨洲老人坐雪交亭中①，不知日②之早晚，倦则出门行塍亩间③，已复就坐④，如是而日而月而岁⑤，其所凭之几⑥，双肘隐然⑦。庆吊吉凶之礼尽废⑧。一女嫁城中⑨，终年不与往来。一女三年在越⑩，涕泣求归宁⑪，闻之不答。莫不怪老人之不情⑫也。

老人曰：“自北兵⑬南下，悬书购余者

二^⑯，名捕者一^⑰，守围城者一^⑱，以谋反告讦者二三^⑲，绝气沙焯者一昼夜^⑳，其它连染逻哨之所及^㉑，无岁无之^㉒，可谓濒^㉓于十死者矣。李斯将腰斩^㉔，顾谓其中子^㉕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㉖，岂可得乎！”陆机临死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㉗吾死而不死，则今日者，是复得牵黄犬出上蔡东门，复闻华亭鹤唳之日也。以李斯、陆机所不能得之日，吾得之，亦已幸矣，不自爱惜，而费之于庆吊吉凶之间，九原可作^㉘，李斯、陆机其不以吾为怪乎！然则，公^㉙之默而坐，施施^㉚而行，吾方傲李斯、陆机以所不如，而又何怪哉！又何怪哉！”

【说明】黄宗羲是民族志士，他参加了反抗清统治者的武装斗争。这篇文章明白地说出了清统治者怎样不断地迫害他，可是他居然没有被害死，所以更要珍惜时间、精力，决不能把时间、精力浪费在贺喜、吊丧等世俗的人事应酬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遭遇是多么艰苦，也可以看出他的斗争意志是多么坚强！

文章分两层，先提出问题，后说明问题，字里行间充满着抑郁愤怒的感情，感染力是很强的。

【解释】①梨洲老人——作者自称。雪交亭——亭名。在作者家中。②日——时光。③塍(chéng)——田间。塍，田间的土埂子。④已复就坐——随后

又去坐下。已，随后。 ⑤这句说：这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 ⑥这句说：他所靠的小桌子。 ⑦双肘（昂 zhǒu）忽然——两手的臂节在桌上留下的印痕，隐约地看得出来。形容坐的时候很长久。 ⑧这句说：关于喜事的庆贺、丧事的吊唁等礼节都不去管它。 ⑨一女嫁城中——指作者的大女儿，嫁给朱林。 ⑩一女三年在越——即“一女在越三年”的倒装句。一女，指作者的第二个女儿，嫁给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刘茂林。山阴，古代是越国的地方。 ⑪归宁——旧称已嫁女儿回娘家探望父母为归宁。 ⑫不情——不通人情。 ⑬北兵——指清兵。 ⑭这句说：张贴布告，规定奖赏，这样来捉拿我的有两次。 ⑮名捕者——指名逮捕的有一次。 ⑯这句说：守在被清兵围住的城市内的一次。 ⑰以谋反告讦（洁 jié）者二三——以造反的罪名告发我的有两三次。告讦，告发。 ⑱绝气沙埠（善 shàn）者一昼夜——在沙地里死过去的一昼夜。 ⑲这句说：此外，被牵连到、被巡逻的兵丁盘查到。 ⑳无岁无之——没一年没有这类事。 ㉑濒——近。 ㉒李斯将腰斩——李斯，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曾在秦国任廷尉、丞相。后来遭到赵高陷害。公元前二〇八年七月，秦二世胡亥下命令将他腰斩。 ㉓顾——回过头看。中子——第二个儿子。 ㉔若——你。牵黄犬逐狡兔——指打猎。逐，追赶。 ㉕陆机——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西晋文学家。在西晋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八王之乱”中，遭谗被杀。他被捕时叹息说：“华亭鹤唳（利 lì），岂可复闻乎！”鹤唳，鹤鸣。 ㉖九原可作——（死人）在地下如能起来。九原，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这里泛指墓地。作，起。 ㉗公——疑系“今”字之误。 ㉘施施——缓慢地。

九牛坝观抵戏^①记

彭士望

树庐叟负幽忧之疾于九牛坝茅斋^②之下。戊午闰月除日^③，有为角抵之戏者，踵门^④告曰：“其亦有以娱公^⑤？”叟笑而领之^⑥。因设场于溪树^⑦之下。密云未雨，风木冷然^⑧，阴而不燥。于是邻幼生周氏之族、之宾、之友戚，山者牧樵^⑨，耕者犁犊^⑩，行担簋者^⑪，水桴楫者^⑫，咸停释而聚观焉^⑬。

初则累重案^⑭，一妇仰卧其上，竖双足承^⑮八岁儿，反覆卧起，或鹤立^⑯合掌拜跪，又或两肩接足。儿之足亦仰竖，伸缩自如^⑰。间^⑱又一足承儿，儿拳曲^⑲如莲出水状。其下则二男子、一妇、一女童与一老妇，鸣金鼓^⑳，俚歌杂佛曲和之^㉑。良久^㉒乃下。又一妇登场，如前卧竖，承一案，旋转周^㉓四角，更反侧背面承之；儿复立案上，拜起如前仪^㉔。儿下，则又承一木梔，梔长尺有半，径半之^㉕。两足圆

转^㉙，或竖抛之而复承之。妇既罢，一男子登焉，足仍竖，承一梯可^㉗五级，儿上至绝顶，复倒竖穿级而下。叟悯^㉘其劳，令暂息，饮之酒。

其人更移场他处，择草浅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为桥，距地约八尺许。一男子履^㉚其上，傅^㉛粉墨，挥扇杂歌笑^㉜，阔步坦坦^㉝，时或^㉞跳跃，后更舞大刀，回翔中节^㉟。此戏，吾乡暨江左^㉟时有之。更有高丈余者，但步不能舞。最后设软索^㉛，高丈许，长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两头载石如持衡^㉛，行至索尽处，辄倒步^㉙，或仰卧，或一足立，或伛行^㉛，或负竿行如担，或时坠挂^㉛，复跃起；下鼓歌和之，说白俱有名目，为时最久，可十许刻^㉛。女下，妇索^㉛帕蒙双目，为瞽者^㉛，番跃而登^㉛，作盲状，东西探步，时跌若坠^㉛，复摇晃似战惧^㉛，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盖其衡也^㉛。

方登场时，观者见其险，咸为股栗^㉛，毛发竖，目眩晕^㉛，惴惴^㉛惟恐其倾坠。叟视场上人，皆暇整^㉛从容而静，八岁儿亦斋栗^㉛，如先辈主敬^㉛，如入定僧^㉛。此皆诚一^㉛之所至，而专用之于习^㉛，惨淡攻苦^㉛，屡蹉跌而不迁^㉛，审其机以应其势^㉛，以得其致力之所在；习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㉛，乃始出而行世^㉛，举

天下之至险阻者^⑯，皆为简易。夫曲艺则亦有然者矣^⑰！以是知至巧出于至平^⑱，盖以志凝其气，气动其天^⑲，非卤莽灭裂之所能效^⑳。此其意庄生^㉑知之，私^㉒其身不以用于天下；仪、秦^㉓亦知之，且习之以人国戏^㉔，私富贵以自贼^㉕其身与名。庄所称僚之弄丸^㉖，庖丁之解牛^㉗，伛佝之承蜩^㉘，纪濬子之养鸡^㉙，推之伯昏瞀人临千仞之蹊，足遂巡垂二分在外^㉚，吕梁丈人出没于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间^㉛，何莫非是^㉜，其神全也^㉝。叟又视观者，久亦忘其为险，无异康庄大道中，与之俱化^㉞。甚矣，习之能移人也^㉟！

其人为叟言：祖自河南来零陵^㉟，传业者三世^㉟，徒^㉟百余人。家有薄田^㉟，颇苦赋役；携其妇，与妇之娣姒^㉟，兄之子，提抱之婴孩，糊其口^㉟于四方，贏则以供田赋^㉟。所至江、浙、西粤、滇、黔^㉟，口外绝徼之地^㉟，皆步担^㉟，器具不外贷^㉟。谙^㉟草木之性，据摭续食^㉟，亦以哺^㉟其儿。

叟视其人，衣敝缊^㉟，飘泊羁穷^㉟，陶然^㉟有自乐之色，群居甚和适。男女五六岁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给^㉟。以道路为家，以戏为田^㉟，传授为世业。其肌体为寒暑、风雨、

冰雪之所顽^⑩，智意为跋涉、艰远、人情之所
敝休磨砺^⑪，男妇老稚皆顽钝^⑫。儇敏机利^⑬，
捷于猿猱^⑭，而其性旷然如麋鹿^⑮。

叟因之重^⑯有感矣。先王之教^⑰，久矣夫
不明不作^⑱，其人恬自处于优笑巫觋之间^⑲，
为夏仲御之所深疾^⑳；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
遂其生成^㉑，稗稻并实^㉒，无偏颇^㉓也。彼固
自以为戏，所游历几千万里，高明巨丽之家，
以迄三家一巷之村，亦无不以戏观之，叟独以
为有所用^㉔。身老矣，不能事洴澼絖，亦安所
得以试其不龟手之药^㉕，托空言以记之。固哉^㉖！
王介甫谓鸡鸣狗盗之出其门，士之所以不至^㉗。
患不能致鸡鸣狗盗耳^㉘，吕惠卿辈之谄谩^㉙，曾鸡鸣狗盗之不若^㉚。鸡鸣狗盗
之出其门，益足以致天下奇士，而孟尝未足以
知之。信陵、燕昭^㉛知之，所以收浆博屠者之
用^㉜，千金市死马之骨，而遂以报齐怨^㉝。宋
亦有张元、吴昊，虽韩、范不能用，以资西夏^㉞，
宁无复以叟为戏言也^㉟。悲夫^㉟！

【作者介绍】 彭士望(1610—1683)，字躬庵，一字树庐，
江西南昌人。年少时就很有名声。明朝末年，名臣黄道周蒙
冤下狱，士望受父亲的遗命，竭力营救，几乎遭到危险。明亡

后，移居江西宁都，与魏禧兄弟隐居翠微峰。他一生交游广阔，往来奔走，有一次在湖南漫游，因被战事阻隔，不能回乡，有人乘机想以高官厚禄引诱他出去做官，他坚决拒绝，逃入山中；等他回到江西，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他主张写文章要切合实用，他的文章大多具体生动。著有《耻躬堂集》。

【说明】这篇文章以记乡村中的一次杂技表演，来抒发作者的思想。

杂技艺术在我国有很长久的历史，秦汉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节目也已相当丰富；后来更有发展。可是关于这些艺人的技艺、生活，却很少完整的记载。这篇《九牛块钱抵戏记》是清初杂技表演的生动纪录，写得具体详实，有声有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时杂技表演的情况，动作相当复杂，演出时能注意各种效果，因此非常吸引乡村中的观众。

从作者所发的议论来看，他对这些民间艺人的生活与苦难，寄予深厚的同情。这些民间艺人受着赋役的逼迫，过着流浪生活，受尽种种压迫和煎熬，心地却象麋鹿一般纯洁。他认为这些艺人同样应该有生活的权利，他们的技能还可适当加以利用，引导他们做出有益社会的事来。这些议论跟清初的一部小说结集《虞初新志》的编者张潮的那种反动论调就绝然不同。张潮说：“这类人一定会做贼的，地方官应该禁止他们，纵使不要断绝他们的谋生之路，也不应让他们进城，只许在乡下搬演。”对比起来，就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中的民主性。

文章把表演之前的环境气氛写得幽静中有热闹，读来别有一种田园风味。写艺人的表演真切细致，而叙述则十分简练明净。所发的议论，主要有两点，错落在前后两处：一点是从对杂技艺人的技艺上观察而来的，得出“至巧出于至平”、

“习之能移人”的结论；一点是从对杂技艺人的生活的了解而来的，也适当触及作者的身世之感，说明这些人才不仅不应受到歧视，而且应该导之以利国家社会，发挥他们更重大的作用。

【解释】 ①抵戏——即角抵戏，也叫“相扑”、“争交”，类似现代的摔跤。后来也被用于杂技。这里指杂技表演。
②树庐叟(sǒu)——作者自称。树庐是作者的表字。叟，老人。负幽忧之疾——指孤寂忧伤的生活。茅斋——茅屋。
③戊(务 wù)午闰月——康熙十七年闰十二月（公元一六七九年一、二月间）。除日——每年的最后一天。 ④题门——上门。
⑤其亦有以娱(鱼 yú)公——给您消遣消遣好吗？含有祈使的语气。娱，使人快乐。公，旧时对尊长或平辈的敬称。
⑥颔(旱 hàn)之——点头，表示同意。 ⑦溪树——溪边的树。 ⑧冷(陵 líng)然——清凉的样子。 ⑨山者牧樵——山上的牧童、樵夫。 ⑩耕者犁犊(独 dú)——耕地里扶犁、牵牛的。犊，小牛。 ⑪行担簦(灯 dēng)者——行路挑担、打着笠盖的。簦，古时有柄的笠，形如今日的伞。
⑫水桴(桴 fú)楫(集 jí)者——水上行船、划桨的。桴，木筏。楫，短桨。 ⑬这句说：都停下来，放下东西，聚集起来看了。咸(贤 xián)，都。 ⑭累重(虫 chóng)案——叠起几张桌子。 ⑮承——托。 ⑯鹄(胡 hú)立——象鹄鸟一般地直立着。 ⑰自如——自由。 ⑱向(箭 jiàn)——有时。 ⑲拳曲——屈曲。拳，通“蜷”。 ⑳鸣金鼓——敲锣打鼓。 ㉑俚歌——民间的通俗歌谣。佛曲——佛教的颂曲。 ㉒良久——好久。 ㉓周——环绕。 ㉔前仪——前次的样式。 ㉕径半之——直径有它的长度一半大小。 ㉖圆转——形容动作灵巧宛转。 ㉗可——大约。

②悯(敏 mǐn)——怜惜。 ③履(吕 lǚ)——踩；踏。

④傅——通“敷”，搽。 ⑤杂歌笑——穿插着唱歌和说笑。

⑥坦坦——平坦安全的样子。 ⑦时或——常常。

⑧回翔——旋转飞舞。中节——合乎节拍。 ⑨吾乡——这里指令江西省。暨——及。江左——长江以东的地方，指令浙江省一带。 ⑩索——绳索。 ⑪如持衡——跟拿着天平一样。 ⑫辄(哲 zhé)——就，往往。倒步——倒走。

⑬伛(宇 yǔ)行——曲背而行。 ⑭坠挂——落下来又挂住。 ⑮可十许刻——约十刻时间。古时用漏壶计时，一昼夜为一百刻。这里泛指时间长。 ⑯索——索取，向人要。

⑰为瞽(古 gǔ)者——装成瞎子 ⑱番跃而登——轮番跳上。番，轮流。 ⑲这句说：时常跌倒象要掉下来似的。

⑳摇晃——摇摆。战——通“颤”。 ⑳这句说：为了保持它的平衡的缘故。 ㉑成为股票——都吓得大腿发抖。股，大腿。栗，通“栗”。 ㉒眩晕(渲运 xuànyùn)——昏花。

㉓惴(坠 zhuì)惴——忧惧的样子。 ㉔暇整——“好整以暇”的省称，意指紧张之中能保持镇定。 ㉕斋栗——敬畏。 ㉖先辈主敬——老前辈的专诚虔敬。 ㉗入定僧——僧人静坐，定心于一点，不生杂念，叫“入定”。 ㉘诚——心志专一。 ㉙习——练习。 ㉚惨淡攻苦——苦心地进行艰辛的训练。惨淡，苦思苦想的样子。攻苦，钻研艰深的技术。 ㉛屡蹉(搓 cuō)跌而不迁——屡次失败而不改变意志。蹉跌，失足跌倒，比喻差错。 ㉜这句说：仔细探究事物的关键以适应它的情势。 ㉝不失毫芒——丝毫不错。 ㉞行世——行于世，这里指公开表演。 ㉟举——拿起。至险阻者——最艰险的事。 ㉞夫(扶 fú)——句首助词。曲艺——细小的技艺，这里指杂技。亦有然——也是

这样。 ④至巧出于至平——极精巧的技艺出于极平常的训练。 ⑤志凝其气，气动其天——以意志集中他刻苦锻炼的精神，以这种精神推动他的天赋。 ⑥卤莽灭裂——做事粗鲁冒失。效——有成效。 ⑦庄生——即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哲学家。 ⑧私——爱。 ⑨仪、秦——张仪、苏秦，战国时期的两位纵横家，同学于鬼谷先生，为了求取利禄，揣摩诸侯的贪心，各倡一说，游说各国，玩弄权变，最后都身败名裂。 ⑩习之以人国戏——精通了它而用来玩弄别的国家的命运。人国，别人的国家。 ⑪贼——残害。 ⑫僚之弄丸——宜僚，姓熊，楚国的勇士，善弄丸铃，常八个在空中，一个在手。一次楚国跟宋国作战，宜僚在军前弄丸，宋国的军队停战观看，于是吃了败仗。 ⑬庖丁之解牛——有一个厨子为梁惠王宰牛，技术非常高明，他的一把刀子杀过几千头牛，用了十九年，还跟新的一样。 ⑭伛佝(勾 gōu)之承蜩(tiáo)——孔子到楚国去，路上看见一个曲背的矮子，用竿捉蝉，手法奇巧，捉起来十分容易。伛，曲背。佝，矮而丑。承，接；受。 ⑮纪滑子之养鸡——纪滑子为周宣王养斗鸡，自有一套办法，在四十六天中，经过四个阶段的训练教养，再没有其他的鸡能斗胜他养的鸡。 ⑯这两句说：推而及于伯昏瞀(帽 mào)人，在极高的悬崖小径，倒退着走，脚跟有两分露出在悬崖之外。仞——古长度单位，八尺为仞。蹊(希 xī)——山径小路。逡(qūn)巡——退步而行。 ⑰这两句说：吕梁(今江苏省徐州市东南)的瀑布，高三十仞，流出的泡沫达于四十里之间，许多水族都不敢在那里生活；有一次孔子经过那里，看见一个男子游泳于其中，没入水中有几百步之远才出来。吕梁丈人——即吕梁的男子。悬水——瀑布。 ⑱何莫非是——没有哪

个不是这样。 ⑦其神全也——他们的精神集中而不分散。 ⑧这几句说：老人（作者自称）看看观众，观众在看得久了之后，也忘了它的惊险，仿佛是在平坦的大道上表演一般，感觉上完全与它同化了。 ⑨甚矣——多么厉害啊，习——习惯。移——改变。 ⑩零陵——县名，属今湖南省。 ⑪传业——传承业务。世——代。 ⑫徒——生徒。 ⑬薄田——少量的田地。 ⑭娣姒（四 sì）——兄弟之妻。弟之妻为娣，兄之妻为姒。 ⑮糊其口——本是吃粥的意思，这里比喻勉强维持生活。 ⑯贏——多余。供田赋——缴田税。 ⑰江——江苏。浙——浙江。西粤——广西。滇（颠 diān）——云南。黔（前 qián）——贵州。 ⑱口外绝徼（叫 jiào）之地——长城外面边远地方。徼，边界。 ⑲步担——挑担徒步而行。 ⑳贷——借。 ㉑谙（安 ān）——熟悉。 ㉒据撝（俊直 jùnzhi）续食——摘取来补充食粮。续，延续；引申为接济，补充。 ㉓哺（补 bǔ）——喂养。 ㉔衣敝缊（运 yùn）——穿破旧的粗衣。衣，穿，这里当动词用。 ㉕羁（机 jī）穷——困于穷苦。 ㉖陶然——愉快的样子。 ㉗皆有以自给（挤 jǐ）——都能够维持个人的生活。 ㉘以戏为田——以表演杂技为生活的依靠。田，比喻生活的来源。 ㉙顽——锻炼、强化。 ㉚智意——意志、思想。儆休（触 chù）——因恐惧而引起警惕。儆，通“警”。休，恐惧。 ㉛老稚——老的小的。顽钝——没有知识或知识浅陋。 ㉜儇（宣 xuān）敏机利——敏捷机灵。儇，轻捷。 ㉝猱（挠 náo）——猿属，一种善于爬树的动物。 ㉞麋（迷 mī）鹿——两种性情温顺的动物。麋，驼鹿，与鹿同类而稍大的野兽。 ㉟重——深。 ㉟先王——指古代的君王。 ㉞久矣夫（扶 fú）不明不作——老早就不再倡导、不再推行了。

夫，语助词。明，宣扬。作，行使、施行。
⑩恬(田 tián)——
泰然，优——旧时称戏曲演员。笑——说笑话讲滑稽故事的人。
巫觋(吴席 wúxí)——降神弄鬼搞迷信行业的人。女的叫巫，男的叫觋。
⑪夏仲御——夏统，字仲御，晋代人。
他认为叫女巫来表演歌舞杂技，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深
疾——非常憎恨。
⑫益——更加。物各遂其生成——万物都各自能够适应自己的条件而生长、成熟。遂，顺应；达到。
⑬稗(败 bài)稻并实——稻谷和稗草同时都能结实。稗，叶
形象稻子的禾本科植物，杂生在稻田中。
⑭偏颇——偏
向。
⑮这几句说：他们(杂技艺人)自己固然以为是在演
戏，就是他们所经历过的许多地方，无论是富貴人家乃至于
穷村小巷的人，也都把它当作演戏来看，只有我老头子(作者
自称)偏认为有它的作用。高明巨丽——高楼大厦。高明是
楼观，巨丽是大栋。
⑯这几句说：我已经老了，不能做漂
洗工作，又哪里去弄到这种药品以图一试。洴澼絖(平譬
旷 píngpìkuàng)——在水上漂洗织物。洴澼，漂洗的声音。
絖，绵絮。
不龟(君 jūn)手之药——使手不皲裂的药。古代
宋国有一家世代做漂洗工作的人，善于配制冬天医治皮肤皲
裂的药；有人用金百斤买了这个方子。后来这人做了吴王的
将领。一年冬天与越国水战，天气大寒，他用了这种药品，使
兵士能够顺利运用武器，把越国打败。
⑰固哉——固陋、
鄙陋呀！
⑲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省
抚州市)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这里所引的话见
他的《读孟尝君传》，意思是：“门下养着一批鸡鸣狗盗之徒，
有见识的读书人就不肯来了。”鸡鸣狗盗——指有微小技能
的人。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被秦王扣留，无法回国，门客中
有一个会装狗叫的，帮他偷出重要的东西，另一个会装公鸡

啼的，骗开了城门，救他出城。 ⑯这里作者不同意王安石的意见，说是：只怕不能把“鸡鸣狗盗”者招引得来。患，忧虑；担心。致，罗致；招引。 ⑰吕惠卿——字吉甫，北宋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县）人。初为王安石所信任，附和新法；后来安石去位，他做参知政事，为了追求私利，就竭力排斥安石。最后被贬逐出京师而死。辈——一类人。谄讎（严蛮 chǎnmán）——奉承欺骗。 ⑱曾（增 zēng）鸡鸣狗盗之不若——竟连鸡鸣狗盗的人都不如。曾，竟；乃。 ⑲信陵、燕昭——战国时魏国公子信陵君和燕国的昭王。 ⑳收浆博屠者之用——指信陵君结交的隐者卖酒浆的淳公、赌徒毛公和屠户朱亥，他们都曾为信陵君效劳。 ㉑这两句是说战国时郭隗（伟 wěi）帮燕昭三招贤的故事：燕昭王想招纳贤者，问于郭隗，郭隗告诉他：从前有一个国王，叫他的侍臣以千金去求千里马，过了三年还得不到。后来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已经死了，侍臣用五百金把马骨买了来。国王很生气，那侍臣说：“死马尚且用五百金去买来，何况活马呢？天下的人一定以为您是能买马的，现在千里马就要来了。”不到一年，果然有三匹千里马上门求售。燕昭王听了这番陈述，就优遇郭隗，把他尊为国师，于是各方面有才能的人都来燕国投效，乐毅也从魏国赶来，燕昭王任他为亚卿，叫他处理政务，结果终于大破齐国而报了仇。 ㉒张元、吴昊（浩 hào）——两人都是陕西的才士，他们看到宋朝的边防将领偷安无能，又听说西夏的国王赵元昊有意袭宋，便自号张元、吴昊，去投奔西夏。元昊重用二人，共谋伐宋。韩、范——即北宋政治家韩琦、范仲淹。韩琦，字稚圭，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县）人。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均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改革军事，共同防御西夏，世称韩范。以资西

夏——说张元、吴昊二人，连韩琦、范仲淹这样有明智远谋的人都不能用他们，结果反为西夏所用。但张元、吴昊当时投奔西夏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西夏，宋时在黄河上游的少数民族政权。
②宁——但愿。无复——不再。
③悲夫(扶¹⁰)——表示叹息的意思。

梧 桐

李 渔

梧桐一树，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①也。举世习焉不察^②，予特表而出之^③。

花木种自何年？为寿几何岁？询之主人，主人不知；询之花木，花木不答。谓之“忘年交”^④，则可；予以知时达务^⑤，则不可也。梧桐不然，有节可纪，生一年纪一年，树有树之年，人即纪人之年，树小而人与之小，树大而人随之大，观树，即所以观身。《易》曰：“观我生进退^⑥。”欲观我生，此其资^⑦也。

予垂髫^⑧种此，即于树上刻诗以纪年，每岁一节，即刻一诗，惜为兵燹^⑨所坏，不克有终^⑩。犹记十五岁刻桐诗云：“小时种梧桐，树叶小于艾。簪头^⑪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剥

那^⑫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⑬，人
大复何怪！还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
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
戒^⑭！”此予婴年^⑮著作，因说梧桐，偶尔记及，
不则^⑯竟忘之矣。即此一事，便受梧桐之益，
然则编年之说，岂欺人语乎！

【作者介绍】 李渔(1611—1679?)，字谪(zhé)凡，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剧作家。他出身于有钱人家，一生没有做过官。他的后半生是在杭州、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度过的。他对戏院有特殊的爱好，家里自雇演员，成立戏班，曾到南北各地去表演过，因此有丰富的演出与编导经验。他生活奢侈放荡，思想不受约束。在写作上，竭力要求内容新奇，结构严密，语言新颖，反对陈词滥调，所以他的作品大都能给人一种新鲜、活泼的感觉；但他把文艺仅仅当作供人消遣的娱乐品，强调兴趣，因而有不少作品就成为无意义的游戏文字。著有《笠翁十种曲》、小说《十二楼》以及诗文结集《一家言》等。

【说明】 这是一篇典型的小品文，用很少的文字，来传达自己的某种想法，写得清新灵活。文章通过梧桐不同于其他花木的生长特点，来提醒人们：不应该浪费光阴，虚度年华。这也就是本文的主题。

这篇小品反映了作者平时深刻的观察，细密的体会，实践了作者的创作主张：“说什么人，象什么人；谈什么事，扣准什么事。”

文章一开头就提出梧桐，但未加发挥；中间一段，在谈到

在前之前，先把题意略加引伸，显得新颖有趣；末段又引了自己的一首诗，抒发几句，再呼应开头的编年之说，作为结束，使全篇结构显得紧凑而又完整。

【注释】 ①编年史——一种按年编纂的史书体裁。
②这句说：人们看惯了却没有觉察。 ③这句说：我特为把它表达出来。出，显露。 ④忘年交——忘了年纪的朋友。两人年龄相差很大而结成要好的朋友，称“忘年交”。
⑤予以知时达务——赞许它能够认清时势，通达事务。予，赞许。 ⑥这句话见《易经·观卦》，作者引用它的主要意思是从小的生活的各种变化着眼的，跟《易经》的原意已经有些出入。 ⑦资——资料。 ⑧垂髫（条 tiáo）——头发下垂。古时未成年的人不束发，因此以“垂髫”指童年。 ⑨兵燹（显 xiǎn）——兵火之灾。 ⑩不克有终——不能有始有终。 ⑪簪（zān）头——簪子，头上的饰物，别头发用的。 ⑫忽（恰 chà）那——形容时间很快地过去。 ⑬如许——这般，如此。 ⑭而为悠忽戒——作为虚耗光阴的警戒。悠忽，游荡度日。 ⑮婴年——幼小的时候。 ⑯不（缶 fǒu）则——否则。

与叶讱菴^①书

顾 炎 武

去冬韩元少^②书来，言曾欲与执事荐及

鄙人^③，已而中止^④。顷闻史局中复有物色及之者^⑤。无论昏耄之资^⑥，不能黾勉从事^⑦，而执事同里^⑧人也，一生怀抱^⑨，敢不直陈之左右^⑩。

先妣未嫁过门^⑪，养姑抱嗣^⑫，为吴中^⑬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⑭；国亡绝粒^⑮，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⑯，临终遗命^⑰，有“无仕异代”^⑱之言，载于志状^⑲，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⑳曰：“将贻父母令名^㉑，必果^㉒；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㉓矣！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㉔于天下，使不类之子^㉕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

谨此奉闻^㉖。

【作者介绍】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明代末年，参加过进步知识分子议政组织——复社。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攻占北京，并继续南下。这时候，顾炎武在苏州、昆山等地参加了人民抗清战争。失败后，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奔走，特别用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垦荒种地，联络同志，筹划继续起义。清统治者不断地迫害他；在他晚年，又一再想笼络他，他坚决反抗，直到老死。他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尤其重视国计民生，强调学问要切于实用，这

些都和他的反抗精神分不开的。他的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亭林文集》等。

【说明】清顺治二年(1645)开设明史馆编写《明史》，后来没有进行下去。康熙十八年(1679)，再开明史馆，馆中想找顾炎武前去参加工作。从清朝统治者方面来说，这是对他的笼络。炎武从友人李因笃给他的信中得知消息，就写这信给正在北京做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同乡人叶方蔼，表明态度，并托他设法阻止。信中着重地从母亲临死时的遗命来突出自己必不可去的道理。炎武的嗣母王夫人，因为贞、孝等封建道德，曾受明朝的表扬；但她也富有民族节操，炎武就受了她一定影响。这封信义正词严，表现出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对当时以及后世都有一定的教育和启发作用。

【解释】①叶讱(认 rèn)菴——名方蔼(矮 ēi)，字子吉，与顾炎武同乡。讱菴是他的别号。当时他做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负责院务的官员)。②韩元少——韩菼(tǎn)，字元少，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当时他做着侍讲的官。③执事——古时在王侯、官长左右服役的人；后来用作尊称对方的客气话，即不直称对方而称在他左右服役的人。荐——推荐。鄙人——自己的谦称。④已面——不久。中止——中途停止。⑤顷——方才。史局——指明史馆。物色——寻求。⑥昏耄(貌 mào)——愚昧、衰老。资——资质。⑦黾(敏 mǐn)勉——勤奋。从事——办事，做事。⑧同里——同乡。⑨怀抱——志愿。⑩左右——在身边侍奉服役的人。⑪先妣未嫁过门——顾炎武的嗣父顾同吉十八岁死去，未婚妻王氏按封建礼教嫁过来。先妣，旧称死去的母亲。⑫养姑抱嗣——供养婆婆，抱育嗣子。旧时，自己没有儿子，常拿侄儿或别人的儿子做

儿子，叫嗣子，即习惯上所谓过继儿子。顾炎武便是顾同吉的侄儿而作嗣子的。^⑯吴中——指旧苏州府，辖境相当今江苏省苏州市及吴县、常熟、昆山、吴江等县。^⑰旌(jīng)表——旧时用立牌坊、赐匾额等方式加以表扬，叫做旌表。明代崇祯年间曾旌表顾炎武的嗣母王氏。^⑱归亡绝粒——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攻占北京，并继续南下，第二年七月，昆山等地沦陷，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十五日而死。绝粒，绝食。^⑲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相传商代末年，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一带)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不同意周武王姬发讨伐暴虐的纣王，认为臣下不该攻杀君上。商代灭亡后，他们到了首阳山，不食周代的粮食而死。这里用来借指嗣母反抗清统治者绝食而死。^⑳遗命——这里是遗嘱的意思。^㉑无仕异代——意指不要在清朝做官。^㉒志状——记载一个人的事迹的文章。^㉓记——指《礼记》，儒家经典之一。^㉔贻——给。令名——好的名声。^㉕果——实现。^㉖以身殉之——牺牲生命来保全忠节。^㉗彰(张 zhāng)——显著。^㉘不类之子——不肖子。作者自称的谦词。^㉙奉——用于动词前，表示尊敬对方。闻——达，传达。

与赵韞退大参^①书

王 弘 撰

昨承执事枉驾^②，以贵乡诸先生之命，

属^③为贺相国冯公^④寿文；且云本^⑤之相国意。又述相国尝称弘撰文为不戾^⑥于古法。此虽弘撰所惶悚^⑦不敢当，而知己之谊，则有中心藏之而不忘者，即当欣跃操觚^⑧，竭其所蓄^⑨，直写相国之硕德伟抱、辅世长民^⑩之大略，以求得相国之欢。然而审之于己^⑪，度之于世^⑫，皆有所不可，故敢敬陈其愚^⑬，唯^⑭执事详察焉。

弘撰以衰病之人，谬叨荐举^⑮，尝具词控诸本省抚军^⑯，转咨吏部^⑰，不允；嗣^⑱又奉旨严催，不得已，强勉匍匐以来京师^⑲，复具词令小儿^⑳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昊天寺^㉑僧舍，僵卧^㉒一榻，两月以来，未尝出寺门一步；即大人先生有忘贵惠顾^㉓者，皆不能答拜^㉔，特令小儿持一刺诣门称谢^㉕而已。须白齿危^㉖，两目昏花，不能作楷书^㉗，意欲临期^㉘，尚复陈情冀幸于万一^㉙，蒙天子之矜怜而放还田里^㉚。

夫贺相国之寿，非细故^㉛也。诸先生或在翰苑^㉜，或在台省^㉝，或在部司^㉞，皆闻望^㉟素著，人人属耳目^㉞焉。公为屏障以为相国寿^㉞，则其文必传观都下^㉞，非可以私藏巾笥^㉞者也。弘撰进而不能应天子之诏^㉞，乃退

而作贺相国之寿文，无论学疏才短^①，不能揄扬^②相国之德，即朝廷宽厚之恩，亦未必以此罪，而揆之于法^③，既有所不合，揣之于心^④，亦有所不安；甚至使不知者^⑤，以弘撰于相国素不识面，今一旦^⑥为此文，疑为夤缘^⑦相国之门，希图录用，欺世盗名^⑧，将必有指摘之及^⑨，不但文不足为相国重，而且重为相国累^⑩，此弘撰之所以逡巡^⑪而不敢承也。即执事代为弘撰筹^⑫之，亦岂有不如是者哉？不然^⑬，操天下文章之柄^⑭，为天子教育人材，天下之士，望之如泰山北斗^⑮，伏谒^⑯门下者，咸思得邀相国之一盼^⑰为荣；其间负名位而擅词华^⑱者，固繁有徒^⑲，而相国独属意于贱子^⑳，身非木石，岂不有心识此义者乎？而顾推委而不为^㉑，有此人情也乎？所谓韩愈亦人耳，所行如此，欲以何求耶^㉒？是用直布腹心^㉓，唯执事裁^㉔之谅之，并乞上告相国。倘邀惠^㉕于相国，得归老华山^㉖，为击壤之民^㉗，以遂其畎亩作息之愿^㉘，午夜一灯，晓窗万字^㉙，其不能忘相国之德，将以传之纪载而形之歌咏者，必有在矣^㉚。燕山易水，共闻斯语^㉛，唯执事图之^㉜。

【作者介绍】 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人。明末诸生（即秀才）。明亡后隐居家乡，关门读书，除了与某些民族志士交游外，不问世事。顾炎武同他非常要好，每次炎武到陕西来，必定住在他家里；屈大均来游，诗酒相投，他就介绍自己的妹妹华姜与大均结婚。他书法很好，精通金石之学，尤喜研究《周易》，曾筑“学易庐”以清心养志。清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清代特设的延揽人才的制科之一），曾被大臣举荐，那时他已六十多岁，辞谢不准，被迫于先一年入京，但他仍意志坚决，托病不参加考试，终于得到放归，耕读于华山之下。他的文章切实平正，汪琬说他议论驰骋今古，字字都有依据，非轻率写作者可比。著作很多，有《易象图述》、《华山志》、《砥斋集》、《待庵随笔》等二十多种。

【说明】 作者自明亡以后，隐居华山，表示与清王朝不合作。清康熙帝即位后，为了巩固统治，特开博学鸿词科，规定全国臣民，无论是否做官或有没有功名，凡经荐举，都可以应朝廷定期召试，录取后一般授以翰林官职，想以此收罗一批人才。弘撰也被荐举，那时距明亡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不甘心投靠，当即呈请陕西巡抚转咨吏部辞谢，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康熙十七年（1678），他被迫到了北京，仍然不肯应试，托病住在一所寺院里，足不出户。当时有不少权贵，纷纷拉拢他，他始终不为所动。本篇提到的“相国冯公”（冯溥），一向以“爱才”为世所称，在他六十寿辰之际，想借重弘撰的文章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就委托赵翼退向弘撰关说，诱取他为自己写祝寿文；还打算通过这个关系，迫使弘撰不得不上应试的圈套。弘撰明知其计，就写了这封信，断然拒绝。信写得义正词严，结尾用了“燕山易水，共闻斯语”的誓词，表示他决不妥协的精神，最后连康熙帝也奈何他不得，

只好让他回到家乡。文笔纯正精炼，词意斩钉截铁，评论家说，把它放在汉魏唐宋的作品中，也几乎难以识别。

【解释】 ①赵龌退——名进美，字疑叔，号龌退，山东益都县人。曾任刑、户、礼等科给事中，出为江西按察使副使，转广东、陕西、河南等省布政使司参政，康熙年间特开博学鸿词科；诏赴京师，留京年余后报罢。大参——即参政。明代在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以分领各道；清初相沿设置，乾隆时废。 ②枉驾——屈驾，用作对来访者的敬辞。 ③属（主 zhǔ）——通“嘱”，吩咐。 ④相国——宰相。查当时的官制，已不设宰相，因冯溥为文华殿大学士，官职等于宰相，故如此称呼他。冯公——名溥，字孔博，一字易斋，山东临朐（瞿 qú）人，顺治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⑤本——根据。 ⑥戾（利 lì）——违背。 ⑦惶悚——惶恐惊惧。 ⑧操觚（姑 gū）——指作文。觚是拿着，就是木简。 ⑨竭其所蓄——竭尽自己所积聚的才能。 ⑩硕（硕 shuò）德——大德。辅世——辅助帝王治理国家。长（掌 zhǎng）民——抚养百姓。 ⑪审之于己——从自己来考虑。 ⑫度（duó）之于世——从世情来估计。 ⑬愚——谦词。 ⑭唯——语助词。 ⑮谬叨（miù dāo）——谦词，犹言辱承，错蒙。荐举——作者曾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的制科。 ⑯尝——曾。具词——备文。控——告。抚军——即巡抚，清朝各行省的最高行政官。 ⑰咨（资 zī）——旧时用于同级机关的公文。吏部——清朝中枢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 ⑱嗣——后来。 ⑲强勉——勉强。匍匐（蒲伏 pú fú）——伏在地上，表示竭尽努力的意思。京师——国都，指北京。 ⑳复——又。小儿——对人谦称自己的儿子。 ㉑吴（浩

hào)天寺——在北京城南。 ⑫僵卧——僵着不活动。

⑬忘贵惠顾——不计较地位而来探视。惠是对人的敬语。

⑭答拜——回访。 ⑮刺——名帖。诣(义 yì)——前往。

称谢——道谢。 ⑯须白齿危——胡须发白，牙齿动摇，形容年老。 ⑰楷书——正体书法。 ⑱临期——临到应博学鸿词科殿试的日期。 ⑲陈情——陈述自己的情况或衷情。冀幸于万——希望得到偶然的机会。幸，侥幸。

⑳怜(今 jīn)怜——怜悯。田里——故乡。 ㉑细故——小事情。 ㉒翰苑(怨 yuàn)——翰林院的别称。 ㉓台省——台和省都是从前的官署名，如御史台、中书省。

㉔部司——部和司都是从前中枢的官署名，如吏部、兵部、布政司、通政司。 ㉕闻望——名誉声望。 ㉖人人属(主 zhǔ)耳目——一个个人倾耳而听、注目而看；表示为人所重。

㉗公——共同。屏障——挂在墙上作装饰用的字画直幅，这里是庆祝、颂祷的意思。 ㉘都下——指京中。 ㉙巾笥——巾箱；放置头巾、领巾一类东西的小箱子。 ㉚应——承。诏(照 zhào)——皇帝颁发的文书。 ㉛学疏才短——学识浅薄，缺少才气。 ㉜揄扬——宣扬；赞扬。 ㉝揆(奎 kuí)之于法——依照法理来衡量。 ㉞揣(chuǎi)之于心——从内心来猜度。 ㉟不知者——不了解情况的人。

㉟一旦——一下子。 ㉞夤(寅 yīn)缘——向上攀附。

㉞欺世盗名——用欺骗手段盗取虚名。 ㉞指摘——指责。及——来到。 ㉞不足为相国重(众 zhòng)，而且重为相国累——不能增重相国的威望，而且会给相国加添连累。 ㉞逡(qūn)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㉞筹——筹划。 ㉞不然——否则。 ㉞操——掌握。柄——大权。 ㉞望之如泰山北斗——比喻才学卓

著为人所景仰。⑤伏谒——拜见。⑦咸——都。邀——求取。一盼——看一眼。⑧负名位——享有名望地位。擅词华——拥有文学才能。⑨固繁有徒——原是有很多这样的人。⑩属(主 zhǔ)意——注意。贱子——自己的谦词。⑪顾——却，反而。推委——推诿，推辞，不为——不肯做。⑫韩愈亦人耳——韩愈在《释言》中说：“前之谤(指责)我于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后之谤我于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处而会言(在一起会谈)，若及愈，必曰：‘韩愈亦人耳，彼傲(傲慢)宰相，又傲翰林，其将何求？’”这几句说：韩愈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样做又为些什么呢？⑬是用——因此。布——表达。腹心——真心诚意。⑭裁——判定。⑮邀惠——取得恩惠。⑯得——能。归老——回家去养老。华山——山名，在陕西华阴县南，古时称为“西岳”。作者的故乡是陕西华阴，所以要回到华山去过晚年。⑰击壤之民——太平盛世的老百姓。击壤，上古时代一种投掷木板以取胜的游戏，后来指太平盛世的欢乐。⑱遂——成全。畎(犬 quǎn)亩——田间。⑲这两句说：半夜里点着灯写文章，到天亮写出了一万字；指勤于写作。⑳这两句说：将来必定能够把它记述在文章中，表现在诗歌里。㉑燕山易水——燕山，在河北省蓟(季 ji)县东南，向东直达海岸；易水源出河北省易县。㉒图——考虑。

马伶^①传

侯方域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②。金陵为明之留都^③，社稷^④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⑤，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间桃叶渡^⑥、游雨花台^⑦者，趾相错^⑧也。梨园以技鸣^⑨者，无虑^⑩数十辈^⑪；而其最著者^⑫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

一日，新安贾^⑬合两部为大会，遍征^⑭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⑮，莫不毕集^⑯。列兴化于东肆^⑰，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⑲者。迨半奏^⑳，引商刻羽^㉑，抗坠疾徐^㉒，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㉓，而西肆之为严嵩^㉔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㉕，或大呼命酒^㉖，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㉗。未几更进^㉘，则东肆不复能终曲；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㉙，已易衣遁^㉚矣。

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⑩，乃竟辍^⑪其技不奏，而华林部独著。

去后且三年，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⑫，请于新安贾曰：“今日幸为开宴，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部更^⑬奏《鸣凤》，奉一日欢。”既奏，已而^⑭论河套，马伶复为严嵩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⑮，匍匐^⑯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⑰华林部远甚。

其夜，华林部过^⑱马伶曰：“子^⑲，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⑳李伶。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㉑，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㉒哉？”马伶曰：“固然^㉓。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㉔者，严相国俦^㉕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㉖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㉗其言语，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㉘而去。

马伶名锦，字云将，其先西域^㉙人，当时犹称马回回^㉚云。

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㉛，无所于求^㉜，乃走事昆山^㉝，见昆山犹之见分宜^㉞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呜乎！耻其技之不若^㉟，而去数千里

为卒三年，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归尔⁵⁶。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须问耶？

【作者介绍】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河南商丘人。明朝末年，曾参加复社，对魏忠贤之流的恶势力进行了斗争。魏忠贤垮台后，魏党余孽阮大铖躲在南京，一度想拉拢侯方域，企图借此来洗刷自己，结果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清兵入关后，阮大铖等迎立福王于南京，趁机想加害于他，他只得逃走，行前写了《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阮大铖。南明亡后，清廷曾强迫他参加河南乡试，他因此抑郁不堪，不久病死。他性格豪放，文章很有气势，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现实生活。自编有《壮悔堂文集》十卷和《四忆堂诗集》六卷，后人替他辑补诗文遗稿各一卷。

【说明】《马伶传》写金陵一个姓马的演员，因在竞赛中不能取胜，负气出走，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三年后回来再度演出，技艺大进的故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通过马伶在扮演严嵩的过程中，以顾秉谦做标本，来向他刻意模仿一事，对明末权奸魏忠贤的党徒顾秉谦进行讥弹。但对于我们，马伶本身的故事，比起隐藏在作品后面的写作意图来，却具有更多的意义。马伶之所以值得表扬，是由于他在失败以后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刻苦钻研；作为一个戏剧演员，他竭力争取做到演什么象什么，于是不惜暂停演出，亲身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来充实、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结果终于获得了高度的成就。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只要努力学习和不断实践就一定会得到成功的具体例证。

文章写得明畅流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性也很强。

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文风的影响，往往把市民小说中的语言和手法运用在古文里面，使得他的散文具有一种新的面目，这篇作品便是作者进行这种探索的具体成果之一。

【解释】①伶——戏剧演员。②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梨园部——戏班；剧团。这里指戏班或剧团里的人。③明之留都——明朝初年建都南京，至成祖时，迁都北京，而以南京为留都，建置都与北京一样。④社稷（基 jí）——古时帝王设坛祭祀的土神和谷神。⑤盛（圣 shèng）时——国家兴隆的时期。⑥问——探访。桃叶渡——南京名胜之一，在秦淮河与青溪合流的地方。⑦雨花台——南京名胜之一，在中华门外。⑧趾相错——脚趾相互错杂，形容人多。⑨以技鸣——以技艺出名。⑩无忘——大概；大略。⑪辈——同列者；同等者。⑫最著者——最有名的。⑬新安——徽州的别名，今安徽省歙（射 shè）县。贾（古 gǔ）——商人。⑭征——召；招。⑮妖姬（基 jī）——艳丽的女人。静女——这里指才女。⑯毕集——全都来到。⑰肆——这里指戏场。⑲《鸣凤》——《鸣凤记》，明王世贞所作传奇，演杨继盛弹劾严嵩的事。椒山先生——即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明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人，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⑲迨（代 dài）——等到。半奏——演奏到中间。⑳引商刻羽——符合节拍，讲究声律。商、羽都是我国古音乐五声之一。㉑抗坠疾徐——高低快慢，这里指音调抑扬顿挫，变化很多。㉒两相国论河套——明世宗时，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建议从北方民族鞑靼（达达 dādá）手里收复河套，当时宰相夏言赞成，严嵩反对，后来曾铣被严嵩害死。《鸣凤记》第六出《两相争朝》，即演此事。河

套一 地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因为黄河绕过它的西、北、东三面，形成一个大弯子，所以叫做河套。 ②严嵩——分宜（今江西省分宜县）人，官至太子太师，明世宗很信任他；他大权独揽，结党营私，诬害忠良。后来他的儿子世蕃被弹劾处死刑，他也被罢免。 ③叹——赞赏。 ④命酒——叫拿酒来。 ⑤首不复东——观众的头都不再向东，意思是说马伶的演出再没有人看。 ⑥未几——没有多久。更进——继续进行。 ⑦耻出李伶下——因为比不上李伶而感到羞耻。 ⑧易衣——换装。遁（遁 dùn）——逃走。 ⑨辄以易之——随使用别人来代替他（马伶）。 ⑩辍（辍 chuò）——停止。 ⑪故旧——旧日的伴侣；这里指同戏班的人。 ⑫更——再。 ⑬已而——不久。 ⑭失声——惊骇之极，不觉出声。 ⑮匍匐（蒲伏 pú fú）——伏在地上。 ⑯凌出——超出。 ⑰华林部——指华林部的人。 过——访问。 ⑲予——您，称呼对方的客气话。 ⑳易——胜过。 ㉑至矣——好极了；象极了。 ㉒安从技之——从哪里学来的。掩其上——盖过他；压倒他。 ㉓固然——确实。 ㉔昆山顾秉谦——顾秉谦，昆山（今属江苏省）人，因依附魏忠贤，曾任首辅，后被判流放，赎身为民。 ㉕俦（愁 chóu）——同类，同流。 ㉖门卒——门下差役。 ㉗聆——听。 ㉘罗拜——环列而拜。 ㉙西域——指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中亚细亚的一部分地方。 ㉚回回——旧时对于回族及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㉛夫（扶 fú）——发语词。绝技——无人能及的技艺；极高的本领。 ㉜无所于求——没有办法得到。 ㉝昆山——指顾秉谦。 ㉞分宜——指严嵩。 ㉟技之不若——技艺不如人家。 ㉞尔——表决定的助词，相当于“耳”。

重刻杨椒山^①集序

毛奇龄

少读王章^②传，涕泗被面^③，骤出对客不能饰^④，客讶^⑤问故，曰：“吾读王仲卿传故也。”既而读杨椒山自著年谱^⑥，惊曰：“此非仲卿乎？”仲卿学长安^⑦，独与妻居，疾病无卧被，入牛衣^⑧中，与椒山读书无卧被同。仲卿为谏大夫进左曹^⑨，讦宦官石显，免其官^⑩，与椒山为南部员外进北部^⑪，劾咸宁侯鸾降典史^⑫同。仲卿起司隶校尉进京兆尹^⑬，遽^⑭劾帝舅大将军辅政王凤，下廷尉^⑮狱，既而死；与椒山起刑部员外，迁兵部武选司，遽劾相嵩下诏狱^⑯，辟死^⑰又同。然且仲卿之封事以目食^⑱，椒山入奏亦以目食；仲卿之得罪，以指示张夫人^⑲故，椒山之得罪，亦以攀援二王^⑳故。所不同者，两人之妻皆沮^㉑其上书，而椒山张夫人^㉒乞代夫死，仲卿未有也。然当仲卿下狱时，妻女皆同时收系^㉓，女年十二，

夜起号哭曰：“平时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先死者必君也^②。”及旦^③而仲卿果死。妻女徙合浦^④，则是其妻之罹^⑤惨较有甚于椒山者。

予尝入史馆^⑥，询椒山传，同馆官曰：“未闻^⑦也。”曰：“此一代有数人物，当特为起草，而俟^⑧阉分乎？”同馆官不答。既而微闻同馆有进札子^⑨者曰：“孝宗非令主^⑩，阳明非道学^⑪，东林非君子^⑫。”谓“夫^⑬儒者言事，但当以迁全不以激骹^⑭，东林之争每始于意气而终于朋党^⑮，此皆嘉、隆间戆直诸习有以开之^⑯。”盖^⑰暗指椒山言也。予曰：“然则如汉王章者非君子耶？”曰：“章不识轻重，亢言^⑲杀身，何有乎^⑳君子！子不读胡氏致堂^㉑诸史论乎？其于两汉人物，率诋之不直一钱^㉒。是以朱氏传王荆公为名臣^㉓，而称秦会之太师为致有骨力^㉔，何则？不轻举^㉕也！夫以岳忠武^㉖之死，而犹讥其横、刺其直^㉗，向前厮杀而无所于变也^㉘，他可知矣^㉙。”予气塞而罢。然而归邸^㉚检旧史，见赵宋两朝^㉛，当君国之惨^㉜，死事者^㉝不下十百，而《宋史·忠义传》并无一讲学之徒厕身^㉞其间，然后知薄事功^㉟并薄气节，皆宋学之陋^㉟，而非恒情^㉟。

也。

今予去^⑨史馆又十年余矣。

康熙丁丑^⑩，同邑章子钰^⑪，有感于椒山之为人，取椒山所传年谱与其生平诗若干文，合上下卷，将刻以示世，而属予为叙^⑫。予读之，泪滴滴下，一如畴昔^⑬读王章传时，虽不讲学，不汨^⑭其本心。而章子以艺林之豪攻经生家^⑮，年不及贾生^⑯，独能发奋慷慨^⑰，闻椒山之风而兴起焉，且复辑其遗文，惟恐其不传于后而汲汲示世^⑱，此非君子所用心乎！夫椒山文士，其于圣学未知其有当与否^⑲，然而读其疏而知君臣焉，读其谕儿文而知父子焉^⑳，读张夫人代夫疏而知其夫若妇焉^㉑，读王继津书^㉒与弇州王氏所为状^㉓而知朋友之交焉，至于兄弟，则年谱所记彰彰^㉔也。

近之言学者，动辄轻事功而贱气节，至有讦阳明之学以明得意者^㉕。夫阳明事功固所宜薄，然而气节者君子之梗概^㉖也，椒山不幸与王章同，两汉儒术久为宋学所不许^㉗，而阳明又不幸而龙场以前^㉘同于椒山。道学既难言，而两人气节又百不如权相之骨力^㉙，然而犹尚有读其书感其为人，惟恐其不传于后，而汲汲示世如章子者，则是人心之未亡，而君子

之犹可为也。世有见斯集而兴^⑧者乎？其亦以予之读仲卿传者读之，可矣！

【作者介绍】 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原名甡(shēn)，号初晴，萧山(今浙江省萧山县)人。早年就写诗词，也会制曲。清初，因杀人案亡命为僧。后来同经学家阎若璩交往，开始接触到考索经史的工作；又曾做过施闰章的幕僚。他才识很高，擅长骈散各体文章，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写有《西河诗话》，做学问敢于创言立说，提出新的见解。曾任康熙朝翰林院检讨及明史馆纂修等职。晚年侨寓杭州。著作甚多，后人编为《经集》、《文集》等。

【说明】 对于杨椒山，在当时(特别是明史馆中)，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毛奇龄是极力推崇杨椒山的，可是有些人却对杨椒山采取鄙薄的态度。这已经不是思想方法上的异同，而是政治观点上的出入了。作为一个经学家，毛奇龄竭力反对朱熹的正统派思想，而当时那些鄙薄杨椒山的人，恰恰是借用朱熹的史论来贬抑杨椒山的，他们既想抹煞社会的阶级矛盾，又要遮掩国家的民族矛盾，企图用中庸之道来为投降派辩护，这是毛奇龄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在为《杨椒山集》作序的时候，无情地加以揭穿。他提出“气节者君子之梗概也”的呼号，来揭露那些鄙薄杨椒山的人既少气节，也无梗概之可言。

毛奇龄的这篇序文，写得感慨淋漓，从读王直传到读杨椒山自著年谱，一一加以比较评述，说明这两个人的共同命运，既是可悲的，也是可敬的。

【解释】 ①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别号椒山，明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人。少时家贫好学，嘉靖年间中进士，任

吏部主事，敢于直言。曾因劾大将军仇鸾误国而遭贬斥，仇死后复职，任兵部武选司。又因上疏指陈严嵩的五奸十六罪，被构陷下狱，受尽酷刑，最后被处死。他的文章亢直锋利，文字朴茂，书法也倔强有劲。遗著有《杨忠愍集》。

②王章——字仲卿，汉巨平（今山东省泰安县）人。少时即很有才学。曾贫病卧牛衣中，以为将死，哭着与妻子诀别。后又做了官，刚正敢于直言。汉成帝即位，帝舅王凤举荐他做京兆尹，他不肯依附权势，反而上奏章弹劾王凤，结果下狱被害。

③涕泗被面——满脸眼泪鼻涕。涕，眼泪。泗，鼻涕。被，盖。
④骤出对客——匆匆忙忙出来会客。不能待——来不及整治清洁。

⑤讶（亚 yà）——惊疑。

⑥既而——不久。年谱——一种用编年体裁记载个人生平事实的著作。
⑦学长安——在长安学习。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⑧牛衣——用草编织成的披在牛身上象蓑衣一类的东西。

⑨为谏大夫进左曹——原任谏大夫（规劝进言之官），升为左曹中郎将（皇帝的侍卫官）。
⑩这句说：因攻击大宦官石显，被免掉了自己的官职。讦（杰 jié），攻击。

⑪为南部员外进北部——明时南京和北京都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南京的叫南部，北京的叫北部。这句说：从南部的员外郎调升到北部做员外郎。
⑫这句说：因弹劾咸宁侯仇鸾，被降为狄道典史。狄道，旧县名，今甘肃省临洮县。典史，知县的属官。

⑬起司隶校尉进京兆尹——两者都是西汉时期朝廷的直属官名。前者掌纠察京师百官，后者是京兆区域的行政长官。
⑭遽（具 jù）——骤然。
⑮廷尉——汉代掌刑法的衙门。
⑯这句说：因弹劾宰相严嵩，被关进诏狱。诏狱，奉诏监审罪犯的衙门。

⑰辟死——处刑而死。
⑱仲卿之封事以日食——王章以

日蚀而奏亨。汉制：臣下奏事，用袋子封固，以防泄密，叫做封事。^⑯张美人——是王凤小老婆的妹妹，已经嫁过人，王凤把她送进后宫，以接近皇帝。美人，妃嫔的称号。^⑰推授二王——牵连到裕王和景王。杨继盛的疏中要求明世宗召问裕、景二王，因为只有他们不治严嵩。^⑱沮（举 jǔ）——阻止。^⑲张夫人——张是杨妻自己的姓。^⑳收系——捉起来关进监狱。^㉑这几句说：平常监狱中夜里点名，常呼九个人的名字，今晚叫到八个人就为止了，其中先死的一定自己的父亲。囚（求 qiú）——罪犯。^㉒及旦——到天亮。^㉓徙（喜 xǐ）——被流放。合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㉔罹（离 lí）——遭遇。^㉕史馆——掌管监修国史的机构。毛奇龄曾任明史馆纂修。^㉖未阄（纠 jiū）——指各篇传记，由史官拈阄起草，这时杨继盛的传还没有轮到拈阄。阄，拈阄，做法类似抽签。^㉗俟（四 sì）——等待。^㉘微闻——隐约听到。札子——指奏事书信。^㉙孝宗非令主——明孝宗（朱祐樘）不是好君主。^㉚阳明非道学——王阳明不是道学家。王阳明，名守仁，明代哲学家，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对后代有很大影响。^㉛东林非君子——东林党都不是正派人。东林党是晚明的政治集团，神宗万历后期，政治腐败，无锡人顾宪成辞职回家，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批评人物，反映了人民心里的一些愿望和要求，世称为东林党。^㉜夫（扶 fú）——句首助词。^㉝但当以让全不以激骫（伟 wěi）——只应当以迂缓求全，不能以偏激枉法。骫，枉曲。^㉞每始于意气而终于朋党——往往从闹意气开始，而以结成派系告终。朋党，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㉟嘉、隆间憲（壮 zhuàng）直诸习有以开之——嘉靖、隆庆年

同那种刚直而固执的风气所影响的。嘉靖是明世宗的年号，仁庆是明穆宗的年号。^③盖——表示大概的语助词。^④亢旨——言论刚直。^⑤何有乎——怎么说得上。^⑥胡氏致堂——胡寅，字明仲，号致堂，南宋学者，著有《读史管见》。^⑦率(帅 shuài)诋(抵 dǐ)之不直——钱——大都被斥骂得一钱不值。率，大抵。诋，毁谤。直，同“值”。^⑧朱氏传王荆公为名臣——指南宋学者朱熹把王安石列入他的《宋名臣言行录》。传(篆 zhuàn)，传述。王荆公，指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⑨会之——南宋投降派茶桧的字。致有——极有。^⑩不轻举——行动不轻率随便。^⑪岳忠武——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宋孝宗时谥武穆，宁宗时改谥忠武。^⑫讥其横、刺其直——讥刺他这样，讥刺他那样。^⑬这句的意思是：说他(岳飞)只知道向前厮杀，不知道灵活应变。^⑭他可知矣——其他更可以想见了。^⑮邸(抵 dǐ)——旧时官员的住所。^⑯赵宋两朝——宋朝的皇帝姓赵，故称赵宋。两朝，指北宋和南宋。^⑰当吾国之惨——在国家危亡的悲惨时候。^⑱死事者——死难者。^⑲厕身——置身。^⑳薄——轻视。^㉑皆宋学之陋——都是宋代理学的浅陋之见。^㉒恒情——常情。^㉓去——离开。^㉔康熙丁丑——清康熙三十六年是丁丑年，即公元一六九七年。^㉕同邑章子钰——同县的章钰，子是对他表示客气的称呼。^㉖若——和。^㉗属(主 zhǔ)予为叙——嘱咐我写序文。属，通“嘱”。^㉘畴(踌 chóu)昔——过去。畴，语助词，无义。^㉙砾(古 gǔ)——埋没，^㉚攻——治。经生家——指经学家的学问。^㉛贾生——贾谊，西汉的政论家、辞赋家，受当时权贵的排斥，政治上很不得志，抑郁而死，年才三十三

岁。⑯慨慨——激昂。⑰汲汲示世——急切地印出来给世人看。⑲这句说：杨继盛是个文人学士，他对于圣人（儒家）之学的了解，不知是否正确。这句话是正话反说。⑳这两句说：读他的奏章就知道他对君臣之道的理解，读他信儿子的文字就知道他对父子之道的看法。㉑代夫疏——张夫人曾上过一封奏章，要求代她的丈夫服罪。夫若妇——夫和妻，这里指杨继盛和张夫人之间的夫妻关系。
㉒王继津书——杨继盛的友人王继津写给杨继盛的信。
㉓京(滇 yān)州王氏所为状——王世贞所做杨继盛的行状。王世贞，字元美，号弇州山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㉔形影——很明显。㉕这句说：甚至有攻击王阳明的学说自鸣得意的。
㉖梗概——大要。㉗这句说：西汉、东汉的儒学久为宋代以来的理学所反对。按两汉儒学后称汉学。汉儒治经注重名物训诂考证；宋儒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正与汉学对立。
㉘龙场以前——被贬龙场以前。王阳明早年因为上封事反对宦官刘瑾，被降级为贵州龙场驿丞。
㉙这两句也是说的反话，隐含着对某些史官的讥评。
㉚兴——有所感动兴奋。

吾 庐 记

魏 禧

季子礼^①，既倦于游^②，南极琼海^③，北

抵燕^④，于是作屋于勺庭之左肩^⑤，曰：“此真吾庐矣！”名曰吾庐。

庐于翠微址最高^⑥，群山宫之^⑦，平畴崇田^⑧，参错^⑨其下，日之所周^⑩，大约数十里，故视勺庭为胜^⑪焉。

于是高下其径，折而三之^⑫。松鸣于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华^⑬，荫^⑭于径下，架曲直之木为檻^⑮，垩以蜃灰^⑯，光^⑰耀林木。

客曰：“斗绝^⑱之山，取蔽风雨足矣。季子举债而饰之，非也。”或曰：“其少衰^⑲乎！其将怀安^⑳也。”

方^㉑ 季子之南游也，驱车瘴癲^㉒之乡，蹈不测之波^㉓，去^㉔朋友，独身无所事事^㉕，而之^㉖琼海。至则飓风夜发屋^㉗，卧星露之下。兵变者再^㉘，索^㉙人而杀之，金铁^㉚鸣于堂户，尸交于衢^㉛，流血沟渎^㉜。客或以闻诸家^㉝，家人忧恐泣下，余谈笑饮食自若^㉞也。及其北游山东，方大饥，饥民十百为群，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绝根，树无青皮。家人闻之，益忧恐，而季子竟至燕。

客有让^㉟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唯子言之从^㉞。今季子好^㉞举债游，往往无故

冲危难，冒险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无死^⑧也。吾之视季子之举，债冒险危而游，与举债而饰其庐，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为适^⑩。终身守闻^⑪门之内，选匣越超^⑫，盖井而观^⑬，腰舟而渡^⑭，遇三尺之沟，则色变不敢跳越，若是^⑮者，吾不强之适江湖^⑯。好极^⑰山川之奇，求朋友，揽^⑱风土之变，视客死如家，死乱如死病^⑲，江湖之死如衽席^⑳，若是者，吾不强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乐为之，而吾何暇禁^㉒？”

季子为余言，渡海时舟中人眩怖^㉓不敢起，独起视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变，阖^㉔而坐，作《海南道中诗》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忧恐泣下也。

庐既成，易堂诸子^㉕，自伯兄^㉖而下皆有诗；四方之士闻者，咸以诗来会^㉗，而余为之记。

【作者介绍】 魏禧(1624—1680)，字冰叔，一字叔子，号勺庭，江西宁都人。明末生员，明亡以后，隐居翠微峰，专攻经史，并尽力于写作古文。四十岁时到江苏、浙江游历，广泛

地位文懿逸之士。他很有民族气节，康熙十七年（1678）升博学鸿词科，清朝统治者打算选拔他去做官，他假托有病，不肯参加。曾与他的兄弟和朋友在翠微峰创设易堂讲学，与兄祥、弟礼，有“宁都三烈”之称。他的散文简洁雄健，慷慨激昂，富丽淋漓。著有《魏叔子集》。

【说明】这篇文章是魏禧借着为吾庐作记，而记他弟弟魏礼（季子）的为人。他有诗云：“烈士轻沟壑，至人遗形骸。”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所在。魏禧比他的弟弟大五岁，兄弟间感情非常亲密，他一向要培养他弟弟有一种“勃然挺然之气”。从《吾庐记》来看，魏礼并没有辜负他哥哥对他的期望，他已经养成这种“勃然挺然之气”，而魏禧也正对这一点感到骄傲，这是我们能够从文章的语气中感觉到的。

一个青年不应该做暖房中的花朵，而应该在风雪中得到锻炼。每一个青年应该有远大的抱负，敢于乘风破浪，与困难作斗争，做一件事，一定要达到目的才肯罢休，这是《吾庐记》给我们的一点启发。

文章开头叙吾庐的得名与景物；到中间语气一转，以客人设问，主人答问的形式，说出他弟弟的行为，并说明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最后提一下写这篇文章的缘由。从全文来看，作者很讲究文章的起伏、呼应和断续，每到文章转接的地方，能够做到曲折变化以自尽其意。

【解答】①季子礼——魏禧的弟弟，名礼，字和公，自号季子。这里的“季子”，又含有小弟的意思。②既倦于游——对长期在外游历已感到厌倦了。③南极琼海——南面直到海南岛。④燕——泛指今河北省一带。⑤勺（音 shǎo）庭——魏禧在翠微峰的住屋。左肩——左首。⑥在于翠微址最高——吾庐在翠微峰上地址最高。翠微峰，

在今江西省宁都县西北，为金精山十二峰之一。⑦宫之——环绕着它。⑧平畴(愁 chōu)崇田——高高低低的田地。畴，田地。⑨参(cēn)错——不整齐的样子。⑩目之所周——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周，至。⑪视勾庭为胜——看来比勾庭更好。⑫高下其径，折而三之一——屋前自上面下筑一条小路，曲折成为三段。⑬辛夷——又叫木笔，是玉兰的变种，花芳香美艳。华——通“花”。⑭荫——遮蔽。⑮槛(jiàn)——长廊中的栏杆。⑯垩(饿 è)以蜃(慎 shèn)灰——涂上蛤壳灰。垩，涂料。蜃，大蛤。⑰光——指蛤壳的光泽。⑱斗绝——高峻峭绝。斗，通“陡”。⑲少——稍。衰——减。⑳怀安——思念安逸的生活。㉑方——当。㉒瘴疠——同“瘴疠”。我国南方山地的郁热之气。㉓蹈不测之波——指渡海。不测之波，易发生意外的海波。㉔去——离开。㉕小事——做事，治事。前“事”字是动词，后“事”字是名词。㉖之——往。㉗飓(巨 jù)风——大台风。发屋——把房屋吹倒。㉘兵变者再——几次发生军队的哗变。㉙索——搜索。㉚金铁——兵器。㉛衢(渠 qú)——四通八达的大路。㉜沟渎(毒 dù)——沟渠。㉝这句说：偶或有人来把这种情况告诉我家里。㉞自若——如常。㉟让——责备。㉟这两句说：您的弟弟跟您是同一个人生出来的，又很听您的活。㉜好(耗 hào)——喜欢。㉞无死——不会死。㉞且夫(扶 fú)——而且。夫，语助词，无义。㉞得行其志——能照自己的志愿来行动。适——舒适，合适。㉞闺(归 guī)——本指内室，后多指妇女的卧室。㉜选冥(xuǎnruǎn)——怯弱。选，通“冥”。冥，通“软”。趑趄(趑拘 zījū)——欲进不进。㉞盖井而

观——覆盖着井看外面。 ④腰舟而渡——带着腰舟渡水。腰舟，能浮水的葫芦，作救生之用。 ⑤若是——如此。
⑥适江湖——到江湖上去。 ⑦极——纵情。 ⑧揽——采集。 ⑨这句说：死在变乱之中跟病死一样。 ⑩衽（认 rèn）席——床席，指平常寝卧的地方。 ⑪这句说：有志之士，死在沟壑（贺 hè）中也不在乎。是孔子说的话。沟壑，山沟。 ⑫这句说：我赞成都来不及，哪有工夫去禁止？ ⑬眩怖——头晕惊恐。 ⑭阖（河 hé）——关闭。
⑮易堂诸子——易堂诸先生。当时魏禧和他的哥哥祥，弟弟礼，还有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彭士望、林时益等人，在翠微峰创立易堂，讲授古文实学，称为“易堂九子”。 ⑯伯兄——大哥，指魏祥。 ⑰咸（贤 xiān）——都。会——聚会。

周忠介公遗事^①

汪 琰

周忠介公顺昌，字景文，明万历中进士^②，历官吏部文选司员外郎^③，请告归^④。

是时太监魏忠贤乱政^⑤，故给事中嘉善魏忠节公忤忠贤^⑥，被逮过苏^⑦，公往与之饮酒，三日，以季女^⑧许嫁其孙。忠贤闻之，恚甚^⑨。御史倪文焕承忠贤指劾公^⑩，遂削籍^⑪。

而会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与故应天巡抚周公起元及公有隙^⑬，追劾起元^⑭，窜^⑮公姓名其中，遂遣官旗逮公^⑯。公知之，怡然不为动^⑰。

比宣旨公廨^⑱，巡抚都御史毛一鹭、巡按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⑲，小民聚观者数千人，争为公呼冤，声殷如雷^⑳。诸生王节等直前诘责^㉑ 一鹭，谓：“众怒不可犯^㉒也。明公^㉓何不缓宣诏书，据实以闻于朝^㉔。”一鹭实无意听诸生，姑^㉕为好语谢之。诸生复力争，稍侵^㉖ 一鹭，一鹭勃然^㉗曰：“诸生诵法^㉘ 孔子，知君臣大义^㉙，诏旨在，即君父^㉚在也，顾^㉛群聚而哗如此！”皆答曰：“岂惟君父，二祖十宗实式冯焉^㉛。诸生奉^㉜明公教，万一异日立朝^㉝，不幸遇此等事，决当以死争之。明公奈何教人谄邪^㉞？”巡按御史见诸生言切^㉟，欲解^㉟之，乃语诸生曰：“第无哗^㉟！当商所以善后^㉟者。”众方环听如堵^㉟，官旗见议久不决，又讶巡按官不以法绳^㉟ 诸生也，辄手锒铛擿^㉟之地有声，大呼：“囚安在^㉟？”且曰：“此魏公^㉟命，可缓邪！”众遂怒曰：“然则伪旨^㉟也。”争折阑楯^㉟，奋击官旗，官旗抱头东西窜，或升木^㉟登屋，或匿^㉟厕中，皆战栗乞

命^④，曰：“魏公误我！”有死者^④。巡抚幕中诸将率骑卒^⑥至，或拔刃^⑤胁众，众益怒，将夺刃刃^⑥一鷙，备兵使者张孝鞭卒以徇^⑦，始稍定。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⑧，复数为温言辟之^⑨，众乃解^⑩去。或谓公盍返私室^⑪，公不可^⑫，遂舍^⑬一鷙署中。

是日^⑭也，他官旗之浙者^⑮，道胥门^⑯入城，强市酒肉^⑰，瞋目叱^⑱市人，市人复群殴^⑲之，走焚其舟^⑳，投橐装^㉑于水，官旗皆泅水以免^㉒。

一鷙惧，召骑卒介^㉓而自卫，夜要御史上疏告变^㉔，檄有司捕民颜佩韦等十余人系之^㉕。越^㉖八日，公竟就逮。既至京师^㉗，下诏狱^㉘，坐赃拷掠^㉙，瘐死^㉚狱中。而忠贤复矫旨杀佩韦等五人^㉛，杖戍^㉜马信等七人，又黜诸生王节等五人^㉝。

崇禎元年^㉞，忠贤败^㉟，公之长子茂兰刺血上书白公冤^㉟，诏赠太常寺正卿^㉟，谥^㉟忠介，予特祠^㉟。一鷙亦以忠贤党被罪家居，白昼见公乘舆^㉟。佩韦等骑而从，直入坐中堂，一鷙大怖，遂病死。

汪琬曰：“亡兄搢九尝私次^㉟忠介公事，予以示公之孙旦龄以为信^㉟，乃稍节其冗

者^⑧，参以殷氏所作年谱^⑨，授其家俾奔之^⑩。”

【作者介绍】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庵，晚年又号尧峰，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十一岁时就死了父亲，家里很穷。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做过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官，托病退职，回乡住了九年。后来被迫参加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做了翰林院编修，参加《明史》的编纂工作六十天，又托病请求还乡。他两次休官在家专心读书、写作，前后共有二十年。论文要求明于辞义，合乎经旨。著有《尧峰文钞》等。

【说明】 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把持国家大权，反对他的人很多被他杀害。公元一六二六年三月，他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江苏巡抚毛一鹭、苏杭织造太监李实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一向遭到人民反对，这次逮捕周顺昌又与他们有关，苏州人民更加愤怒；这篇文章写的，主要就是宣读逮捕周顺昌的命令时，苏州人民的反暴政斗争。

这次斗争，规模很大，是历史上有名的苏州民变。文章表扬了人民的斗争精神，也揭露了魏忠贤的恶势力以及爪牙们的仗势行凶，特别是对于毛一鹭的险恶凶残，有更多的刻画。和明末清初以这次斗争为题材的其他文章比较，本篇对斗争场面的直接描写是显得很突出的。

【解释】 ①忠介——周顺昌(1584—1626)的溢号。遗事——流传在外未经官编史书记载的事迹。 ②万历中进士——周顺昌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万历，明神宗年号(1573—1619)。 ③历官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做到吏部文选司的员外郎。吏部，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核、升降、

调动等事项的中央机构；文选司是吏部中的一司，管理官吏升迁、改调等具体工作。天启二年（1622），周顺昌调文选司；同年五月，升任文选司员外郎。员外郎是从五品的官。
④请告归——请假回家乡。 ⑤是时——这时。魏忠贤（？—1627）——肃宁（今河北省肃宁县）人。明熹宗时专权的宦官，号称九千岁，广蓄爪牙，结党营私，排斥贤良，许多正直官员遭到杀害或放逐，弄得政治越来越败坏。 ⑥故——旧任；曾任。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掌管监察、纠弹官吏等职务。魏忠节公——魏大中（1575—1625），嘉善（今浙江省嘉善县）人，做过工科、礼科给事中及吏科都给事中等官。因弹劾魏忠贤而降官、离京。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诬陷他受贿，假传皇帝命令把他捉去北京，害死在监狱中。忠节，是后来给他的谥号。忤（忤 wǔ）——抵触。 ⑦逮——捉。苏——苏州（今属江苏省）。 ⑧季女——小女儿。这里指周顺昌的第二个女儿。 ⑨恚（恚 huì）甚——非常愤恨。 ⑩御史——执掌监察、弹劾的官员。倪文焕——魏忠贤的义子。魏忠贤爪牙“五虎”之一。承忠贤旨——接受魏忠贤的意旨。 ⑪遂——于是。削籍——旧时官吏革职称为削籍，意思是削除官籍中的姓名。 ⑫会——恰巧碰上。织造太监——明代设置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专门掌管织造的太监，织造各项丝织品供给皇帝及宫中消费。当时宦官专权，这些织造太监到处横行。李实与故应天巡抚周公起元及公有隙——天启三年（1623），周起元做应天巡抚（管辖苏州等十府的地方高级长官），主持公道，弹劾李实贪污等罪状，魏忠贤包庇李实，假托皇帝的命令把周起元革职。周起元是海澄（今福建省龙海县）人，周顺昌做了一篇《送中丞绵贞周公序》的文章送周起元，文章里指斥了李实，也触及到魏

忠贤。隙(细 xi)，原意为裂痕，引伸作怨仇。^⑬追劾起元——天启六年(1626)，李实上奏章诬陷周起元做巡抚时贪污公款十万两银子，又诬陷周顺昌走私人门路，并侵吞公家的财物。另一说法是：魏忠贤捏造了周起元等的罪状，取了李实已盖过印的空白奏章写了上去，向皇帝诬告的。追劾，对以往的事情追加弹劾。^⑭窜——暗中放上。^⑮遣——差。官旗——捉人的吏役。逮——捉。^⑯怡然——安适的样子。不为动——不为此而动心。^⑰比——到了。宣旨——宣读皇帝的命令。公廨(xie)——官署；旧时官吏办事的地方。^⑱巡抚都御史毛一鹭——毛一鹭当时任应天巡抚兼都御史。他是魏忠贤的爪牙，自称“义子”。巡抚，地方高级行政长官。都御史，掌管监察的高级官员。巡按御史——明代分十三道，各道都设巡按御史，巡查州县，考察官吏。道、府——地方行政区划的单位。府隶属于道。这里指主管这些地区的官员。列——行列。^⑲照当时人姚希孟写的《开读本末》一文的记载，当官吏把周顺昌捉到苏州城后，四乡老百姓纷纷进城；三月十八日，听说要宣读皇帝的命令，合城群众都赶了去，城墙上也站满了人。^⑳殷——声音震动的样子。^㉑诸生——考取在府、州、县学的学生，即习惯上所谓秀才。王节——字贞明，号惕斋，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直前——走上前去。诘责——责问。^㉒犯——触犯。^㉓明公——旧时对有名位者的尊称。^㉔以闻于朝——报告朝廷。^㉕姑——暂且。^㉖侵——触犯。^㉗勃然——发怒、变色的样子。^㉘诵法——陈述、效法。^㉙君臣大义——君臣间的伦理关系。^㉚君父——旧时有把君比作父的。^㉛顾——却，反而。^㉜二祖十宗——指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

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式冯(平 píng)——照临；照察。冯，通“凭”。 ③奉——接受；遵从。
④异日——他日。立朝——做了官。 ⑤奈何——如何。
⑥谄(产 chǎn)——奉承；谄媚。指毛一鹭奉承谄媚魏忠贤，
无辜陷害正直的人。邪——通“耶”。 ⑦切——切责。
⑧解——调解。 ⑨第无咤——但只要不要大声说话或喊
叫。 ⑩善后——妥善地处理事后遗留的问题。 ⑪环
听——围绕着听。堵——堵。 ⑫诇——惊怪。抚按——
巡抚、巡按。绳——约束。 ⑬辄(哲 zhé)——即。手——
拿着。锒铛(郎当 lángdāng)——链条。擿(至 zhì)——扔，
抛。 ⑭安在——何在。 ⑮魏公——指魏忠贤。
⑯伪旨——假圣旨。 ⑰阑楯(吮 shǔn)——阑干。楯，阑
干的横木。 ⑱升木——爬上了树。 ⑲匿(昵 nì)——
隐藏。 ⑳乞命——请求饶命。 ㉑有死者——有死掉
的。 ㉒巡抚幕中——巡抚衙门中。骑卒——骑兵。
㉓刃——兵器。 ㉔刃刃——前面的“刃”是名词，指兵器；
后面的“刃”是杀的意思，是动词。 ㉕鞭卒以徇(迅
xùn)——鞭打士兵来平息众怒。徇，曲从。 ㉖知府、知
县——府、县的行政长官。 ㉗数(朔 shuò)——多次。
辟——同“譬”，晓谕。 ㉘解——散。 ㉙或——代词，
相当于“有人”。盍(河 hé)——何不。私室——自己的家。
㉚不可——不许可。 ㉛舍——住。动词。 ㉜是日——
这天。 ㉝他官旗之浙者——这是魏忠贤派往浙江捉另一
正直官员黄尊素的。之，往。 ㉞道——经过。胥门——
苏州的一座城门。 ㉟强市酒肉——硬买酒肉。 ㉟瞋
(chēn)目——瞪出或睁大眼睛。叱(赤 chì)——大声喝骂。
㉞殴(殴 ōu)——打。 ㉞走焚其舟——跑去烧了他的船。

⑥橐（驼 tuō）装——橐中装的东西，指金玉之类。 ⑦泅（求 qiú）水以免——游水逃命而没有死。 ⑧介——披甲。
⑨要（腰 yāo）——要挟。御史——巡按御史徐吉。上疏告变——上奏章报告发生了事变。 ⑩檄（习 xí）——命令。
有司——官吏。颜佩韦——商人子弟，苏州人。系之——关了起来。 ⑪越——过了；经过。 ⑫京师——国都。
指北京。 ⑬诏狱——拘押下诏逮捕的犯人监狱。
⑭坐赃——周顺昌是被诬加了贪污的罪名的。坐，特指办罪的因由。拷掠——拷打。 ⑮瘐（羽 yǔ）死——病死在监狱中叫瘐死。一说，周顺昌是被杀害于狱中的，时间是天启六年（1626）六月十七日。 ⑯矫（狡 jiǎo）旨——假托皇帝的命令。
佩韦等五人——即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他们都是苏州市民，有正义感，积极参加斗争。
⑰杖——古代的一种刑罚，是用木棍子打脊背、臀部或腿部。
戍（恕 shù）——被流放去守卫边疆。 ⑱黜（触 chù）诸生
王节等五人——革去了王节等五人的秀才身份。这五人是王节、刘羽仪、殷献臣、王景皋、沙舜臣。 ⑲崇祯元年——
公元一六二八年。崇祯，明思宗年号（1628—1644）。
⑳忘贤败——明思宗即位后，有些官员弹劾魏忠贤，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将他逮捕，贬谪凤阳（今安徽省凤阳县）看守皇陵；路过阜城（今河北省阜城县）时，自缢而死。 ㉑茂兰
刺血上书白公冤——周茂兰字子佩，号芸斋，崇祯元年十二月，用刀刺手指和舌头出血，写奏章给皇帝替父亲诉冤。白，
诉说。 ㉒赠——封建帝王给予官员的荣典。太常寺卿——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 ㉓谥（逝 shì）——封建时代，帝王、大官等死后，按照生前事迹，另立一个称号，内中含有褒或贬的意思，这叫“谥”。官员的谥，由朝廷给予。

⑥予特祠——给造专门的祠堂。 ⑦舆(余 yú)——车。
⑧亡兄——已死去的哥哥。私次——私自编排。 ⑨旦
龄——字汉绍。以为信——认为是真实的。 ⑩冗
(rǒng)——繁杂，多余。 ⑪殷氏所作年谱——殷献臣所
编写的《周忠介公年谱》。 ⑫俾——使。弆(jǔ)——收
藏。

核 工 记

宋 起 凤

季弟获桃坠一枚^①，长五分许^②，横广四分。全核向背^③皆山。山坳插一城，雉历历^④可数。城巅具^⑤层楼，楼门洞敞^⑥，中有人，类司更卒^⑦，执桴鼓^⑧，若寒冻不胜^⑨者。枕山麓^⑩一寺，老松隐蔽三章^⑪。松下凿双户，可开阖^⑫。户内一僧，侧首倾听；户虚掩，如应门^⑬；洞开，如延纳状^⑭——左右度之无不宜^⑮。松下东来一衲^⑯，负卷帙踉跄^⑰行，若为佛事^⑱夜归者。对林一小陀^⑲，似闻足音仆仆^⑳前。核侧出浮屠七级^㉑，距滩半黍^㉒。近滩维^㉓一小舟，蓬窗短舷^㉔间，有客凭几假寐^㉕，形若渐寤^㉖然。舟尾一小童，拥炉嘘

火^㉗，盖供客茗饮^㉘也。舣舟处当寺阴^㉙。高阜钟阁踞^㉚焉。叩钟者貌爽爽自得^㉛，睡足徐兴乃尔^㉜。山顶月晦半规^㉝，杂疏星数点。下则波纹涨起，作潮来候^㉞。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㉟。

计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㉛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㉜一，浮屠一，舟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㉟，且并其愁苦、寒惧、疑思诸态，俱一一肖之^㉛。

语云：“纳须弥于芥子^㉛。”殆谓是欤^㉛！

【作者介绍】 宋起凤，字来仪，康熙时河北人。曾有人荐举他去应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没有去应考。喜欢游历，到过南北各地。著有《家塾座右铭》等。

【说明】 这是一篇记写核刻工艺的文章。全文详细地描写一枚桃核上所镂刻的人物、景色、器用的情状、位置与含意。在一枚小小的桃核上包容了这么许多东西，要描述起来，不是容易的事，可是这篇文章写得层次十分清楚，而且描绘得很生动，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景物配置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所以给人的印象较深。体现了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意。

在一个不到半寸见方的桃核上，刻镂出这许多刻画入微

的人物、风景，这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雕刻工艺的特色，它把传神、精细、复杂这三种特点熔为一炉。正是由于这类文章，使我们得以想见，我国古代雕刻工艺的高度造诣。

【解释】①季弟——小弟弟。桃坠（缀 zhuì）——桃核做的坠子。②许——左右，表示约数。③向背——指前后两面。④雉（志 zhì）——城墙垛子。历历——清清楚楚。⑤颠——顶上。具——有。⑥洞敞（chǎng）——大开。⑦类——好象。司更卒——打更的差役。⑧桴——鼓槌。⑨不胜——受不了。⑩枕山麓——靠山脚下。⑪三章——三株。⑫阖（河 hé）——关闭。⑬这两句说：门关着而没有闩上，好象在等人一样。⑭如延纳状——好象请人进来的样子。延，请。纳，放进来。⑮左右度（夺 duó）之无不宜——不管怎么忖度都很相宜。⑯衲（纳 nà）——僧徒的衣服，这里指和尚。⑰负倦帙（志 zhì）——背着书卷，这里指佛经之类。踉跄（亮呛 liàngqiāng）——走路不稳。⑱佛事——指念经等活动。⑲小陀——小和尚。⑳仆仆——走路的声音。㉑浮屠七级——七层宝塔。㉒半黍（暑 shǔ）——半分长。㉓维——拴着。㉔舷（贤 xián）——船边。㉕凭几假寐（昧 mèi）——靠在茶几上打盹。㉖寤（务 wù）——醒。㉗拥炉嘘火——当着炉子吹火。㉘盖——承接上文说明原因的虚词。茗饮——喝茶。㉙舣（以 yǐ）舟处——船只靠岸的地方。阴——背后。㉚阜（负 fù）——土山。踞（具 jù）——蹲着。㉛叩——敲。爽爽——轻松。自得——快活。㉜徐——慢慢地。兴——起来。乃尔——才这样。㉝晦（惠 huì）——暗。半规——半个圆圈。㉞作潮来候——

呈现出潮水要来的迹象。⑩这两句出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⑪宫室——原指房屋，这里泛指一般建筑物。⑫招提——寺院。⑬殊致殊意——各有不同的情趣和意态。⑭俱——肖之——一样样都象各自的样子。俱，都。肖，象。⑮纳须弥于芥子——把一座高山容纳在一粒芥子中。须弥，佛经中所说印度的高山。⑯殆谓是欤——大概就是说的这个吧。

奇零草^①序

姜宸英

余得此于定海^②，命谢子大周^③抄别本以归，凡五七言近体若干首^④，今久失之矣，聊忆其大概，为之序以藏之。

呜呼^⑤！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⑥，而沉星殒气于穷荒绝岛之间^⑦，犹能时出其光焰，以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⑧，虽其掩抑于一时^⑨，然要^⑩以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⑪焉不可得也。客为余言，公在行间^⑫，无日不读书，所遗集近十余种^⑬，为逻卒^⑭取去，或有流落人间者^⑮。此集是其甲辰以后

将解散部伍，归隐于落伽山所作也^⑯。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节制^⑰，及九江遁还^⑱，渐有掣肘^⑲，始邑邑^⑳不乐。而其归隐于海南^㉑也，自制一椑^㉒置寺中，实粮其中^㉓，俟粮且尽^㉔死。门有两猿守之，有警，猿必跳鄖哀鸣^㉕。而闻之至也，从后门入^㉖。既被燭会城^㉗，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㉘，无不持纸素至燭所争求翰墨^㉙。守卒利其金钱，喜为请乞。公随手挥洒应之^㉚，皆正气歌^㉛也，读之鲜不泣下者^㉜。独士大夫家或^㉝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㉞。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㉟人心，而征于^㉟事业，发于文章，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历观前代，沈约撰《宋书》^㉟，疑立《袁粲传》^㉟，齐武帝^㉟曰：“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欧阳修不为周韩通立传^㉟，君子^㉟讥之。元听湖南为宋忠臣李芾^㉟建祠，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㉟，此帝王盛德事。为人臣子，处无讳之朝^㉟，宜思引君当道^㉟。臣各为其主^㉟，凡一切胜国语言^㉟，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㉟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㉟之采，犹惧搜访未遍，将日就放失^㉟也。悲夫^㉟！

【作者介绍】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慈溪(今浙江省慈溪县)人。曾经参加《明史》的编纂工作，他写的《刑法志》揭露了明代为加强专制集权而设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的祸害。到七十岁才考中进士，做了翰林院编修。康熙三十八年(1699)担任顺天(今北京市)乡试副考官，因为正考官贪污受贿，连累他也进了监狱，病死在监狱中。著作有《湛园未定稿》、《苇河诗集》等。

【说明】 《奇零草》是明末清初的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的诗集，作品强烈地反映出作者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康熙三年(1664)清统治者杀害张煌言后，一直把他的著作定作禁毁书，姜宸英却在康熙年间给《奇零草》写序，赞扬张煌言和《奇零草》，这就可以看出这篇序文的历史意义了。

序文里也明显地存在着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这是作者的思想局限。不过有些地方，又是作者有意借用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来表彰民族志士的，这是在写法上可以注意的地方。

【解释】 ①《奇零草》——明末清初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的诗集之一。由于国家多难，作者又从事武装抗清斗争，很多诗篇已经零落散失；又因旧传我国有一卷最古的兵书叫《握奇经》(其实是唐代以来伪托的著作)，上述诗集中的诗大多是在军旅中的作品，所以命名为《奇零草》。照作者自序，编订于公元一六六二年，即在南明时候。 ②定海——今浙江省定海县。 ③谢大周——生平不详。 ④凡——共计。近体——包括律诗、绝句。与古体相对而称近体。若干——表示不定数。 ⑤呜呼——感叹词。 ⑥这几句是形容明代覆亡的情景。晦冥——昏暗。霾(mái)——尘沙飞扬，俗称“落黄沙”。 ⑦沉星殒(允 yǔn)——于穷荒绝岛

之间——指张煌言领导浙东义师，在舟山一带活动的事。沉星，下坠的星。殒，坠落。⑧睹——看见。⑨这句说：虽然它暂时被掩盖。⑩要——总要。⑪终晦——永远埋没。⑫行（航 háng）间——行伍之间。古时军队编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⑬所遗集近十余种——现在还流传着的，只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北征录》、《乡荐经义》等几种。⑭逻卒——指张煌言被捕后巡察的兵士。⑮或有流落人间者——相传张煌言被押送杭州的路上，有个派来防守的兵士叫史丙，夜半人静时坐在船头上唱苏武牧羊曲，意思是讽劝煌言要有民族气节，煌言很感动，向他表白了自己的意志很坚定，并和他接近，因而藏下了煌言的遗集。或，也许。⑯《奇零草》中的诗篇，写于甲辰年（1664）以前，这里说“甲辰以后”所作，与事实不符。将解散部伍，归隐于落伽山——公元一六六二年四月，明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杀死，五月，在台湾的抗清民族英雄郑成功病死，九月，坚持在浙东的明朝的鲁王又死于金门；同时，清朝又实行了迁界的政策，即将沿海居民迁往大陆和内地，隔断了海中各岛的义师和沿海居民的联系。在这样的形势下，张煌言不得已，于公元一六六四年六月解散了义师，自己隐蔽在落伽山附近名叫悬岙（奥 ào）的小岛上。落伽山，在今浙江省定海县东的海中，俗称普陀山，今属普陀县。⑰强藩——有很大实力的地方藩镇。节制——控制。⑱九江遁还——公元一六五九年，张煌言、郑成功联兵伐清，煌言在安徽节节胜利；成功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打了败仗，撤兵离镇江入海。清兵截断了煌言的归路，因九江（今江西省九江市）一带还有他的一万多人的部队，他坚决西上，中途受清兵阻击，他辗转遁逃，回到浙江。⑲掣肘——阻

挠。 ②0邑邑——忧闷的样子。 ②1海南——悬挂在舟山群岛以南大海中，所以这里称海南。 ②2椁（僻 pì）——棺材。 ②3实粮其中——藏满粮食在那（棺材）里面。 ②4且尽——将完。 ②5相传张煌言当时养了两只猿猴担任警戒，只要有船靠近小岛，它们便会在树梢上鸣叫报警。 ②6间之至也，从后门入——出卖张煌言的叛徒，在深夜领清兵从后山攀登。间，间谍。 ②7羁（鸡 jī）——拘押。会城——省会。指浙江的省会杭州。 ②8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泛指社会上的下层群众。市井，这里指市镇上。屠贩，屠户、小贩；旧指出身微贱的人。 ②9纸素——纸和绢帛。羁所——拘押的处所。翰墨——笔墨，这里指字幅。 ③0随手挥洒应之——随手写出来给了人家。挥洒，形容运笔迅速流利。 ③1正气歌——南宋文天祥被元代统治者囚禁在大都（今北京市）狱中，写了一首五言古诗《正气歌》，表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里指张煌言的气节和文天祥有共通处，所以给人写的字幅都也同《正气歌》一般。 ③2鲜不泣下者——很少有不流泪的人。 ③3或——有的。 ③4不祥——不利，意指怕惹祸。 ③5根于——发源于。 ③6征于——表现于。 ③7沈约——字休文，南朝齐梁间武康（今浙江省武康县）人。《宋书》——记载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书。 ③8疑立袁粲传——袁粲，字景倩，南朝刘宋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顺帝时，萧道成渐有代宋自立为帝的意思，袁粲打算杀死他，没有成功而死。沈约在萧道成建立的齐朝写《宋书》，对于应否给袁粲立传以资表彰，迟疑不定。 ③9齐武帝——齐高帝萧道成的儿子萧赜。 ④0欧阳修不为周韩通立传——韩通，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后周太祖郭威很信任他。他筑城，浚渠，防御辽国，很有功绩。赵匡胤

发动兵变，进开封灭后周而自立，韩通策划抵御，被小校王彦升杀死。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他在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编写《五代史》，没有给韩通立传。^④君子——旧指有才德的人。^⑤听——听任。李芾（芾 fèi）——字叔章，广平（今河北省永年县）人。南宋末担任湖南安抚使，元兵攻占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时死难。^⑥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省宁海县）人，建文帝时翰林学士。公元一四〇二年，燕王朱棣攻破京师（今江苏省南京市），夺取了帝位，史称明成祖，强迫方孝孺写诏书宣告即位，孝孺不答应，成祖用分裂肢体的酷刑把他处死，并杀害了有亲族关系的以及学生等共八百七十三人，历史上称为“灭十族”。照《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在明成祖时，凡收藏方孝孺文章的，就得死罪。这里想是根据别的记载说的。长陵，明成祖的坟墓，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这里以长陵借指成祖。^⑦处无讳之朝——生活在不必讲忌讳的时代。这里是作者故意作出的曲折笔法。^⑧当道——正当的道路。^⑨臣各为其主——这句话，本身是一种封建道德的忠君思想的表现，但在这里，作者是借用来表彰明末参加反清斗争的爱国志士的。^⑩胜国语言——前一朝代的言论。胜国，前朝。^⑪掇（多 cuō）拾——收集、拾取。^⑫惇（吨 dūn）史——忠实而公正的史书。^⑬放失——散失。^⑭夫——语末助词，表感叹。

梁九传

王士樞

康熙三十四年^①，重建太和殿^②。有老工师^③ 梁九者董匠作^④，年七十余矣。自前代及本朝^⑤初年，大内^⑥兴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制木殿一区^⑦，献于尚书所^⑧，以寸准尺，以尺准丈^⑨，不逾数尺许^⑩，而四阿重室^⑪，规模悉具^⑫，殆绝技^⑬也。

初^⑭，明之季^⑮，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自万历至崇祯末^⑯，老矣。九往执役门下^⑰数载，终不得其传^⑱；而服事左右^⑲，不懈^⑳益恭。一日，九独侍^㉑，巧顾^㉒曰：“子可教^㉓矣！”于是尽传其奥^㉔。巧死，九遂隶属冬官^㉕，代执^㉖营造之事。

予因叹夫一技之必有师承^㉗，不妄授受如此^㉘，矧^㉙道德文章之大者乎？柳子厚^㉚作《梓人^㉛传》，谓画宫于堵^㉜，盈尺而曲尽其制^㉝，计其毫厘^㉞，而构大厦^㉟，无进退^㉟焉。

殆类是欤^⑩？乃为之传^⑪。

【作者介绍】 王士禛（1634—1711），因避清世宗胤禛讳，改名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从徵扬州推官起，历任翰林院侍读和侍讲学士，直至尚书。他是清代的著名诗人，门生众多，论诗提倡“神韵说”，影响很大。散文写得也颇明净。著有《带经堂集》、《蚕尾集》、《渔洋精华录》、《池北偶谈》等。

【说明】 《梁九传》是作者为一位建筑技师写的小传。梁九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师父非常尊敬，师父也就毫无保留地把技艺传授给他。梁九在接受师父传授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被叹为绝技的建筑设计模型。这篇小传，集中地写了这件事，并以此来概括梁九平时的为人，在写作上，是有特色的。至于最后“道德文章”的说教，则显得生硬了。

【解释】 ①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九五年。康熙是清圣祖的年号。 ②太和殿——清宫三大殿之一，就明宫皇极殿（一名奉天殿）拆除重建；规模宏大，雕刻精致。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受百官朝贺以及大朝会等，都在这里举行。 ③工师——技工。 ④董——监督管理。匠作——工匠的操作。 ⑤前代——指明代。本朝——指清朝。 ⑥大内——皇宫的总称。 ⑦木殿一区——木制的宫殿模型一座。 ⑧尚书——指工部尚书。所——处所。 ⑨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以一比十的比例。 ⑩逾——超过。许——左右、上下。 ⑪四阿（ē）——房屋的四角。重室——二重的房屋。 ⑫悉具——全都具备。 ⑬冶——

大概。⑯初——起先。⑰季——末期。⑱自万历至崇祯末——万历，明神宗年号；崇祯，明思宗年号。自万历至崇祯末，共计七十二年。⑲执役——供职。门下——属下；领导或指导下。⑳不得其传——得不到他的传授（指建筑技术的窍门）。㉑服事左右——在他身边执役效劳。㉒懈（谢 xiè）——偷懒。㉓独侍——单独陪从在旁边。㉔顾——看着。㉕子——你。可教——能够教导培养。㉖奥——秘诀；窍门。㉗隶（利 lì）籍——所属的编制方面。冬官——指工部。㉘执——从事。㉙夫（扶 fú）——语助词。师承——师徒相传的理论和方法。㉚这句说：严格地进行教和学到这种程度。㉛矧（审 shěn）——况。㉜柳子厚——唐代文学家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㉝梓（子 zǐ）人——古时木工的一种，后世也称建筑工人为梓人。㉞画宫于堵——在墙上画出宫殿的图样。堵，墙壁。㉟盈尺——长宽刚满一尺。曲尽其制——把它的体制全都细微曲折地画了出来。㉟这句说：仔细按照图样的比例推算。㉜构——构成。大厦（shà）——巨大的房屋。㉟无进退——没有出入，就是计算得很清楚的意思。㉟殆类是欤——大概与此相同吧？㉟乃为之传——于是做了这篇传记。

与邓卫玉^①书

郑 日 奎

阅来渝^②，其论次仆文^③，似多假借^④，不敢当。至谓仆以京华清署^⑤，日与诸名公卿负海内文章重望者游^⑥，以故风气日上^⑦，似有所师承云云^⑧，仆捧读之余^⑨，不胜悚息^⑩。以仆文为佳，固未也；谓有师承，则无之矣。长安人物所萃^⑪，巨公名流^⑫多在焉，则就正有道^⑬，是其地；又仆前官翰林^⑭，文学臣^⑮也，近虽改部郎^⑯，部务亦甚简，与读书论文事不妨，是其时；又仆嗜诗文，尝乐得从胜己者游^⑰，非专己自是者比^⑱，是其人。以是三者，宜乎来渝云云乃尔也^⑲。抑^⑳知有大不然者乎？仆负性素拙且介^㉑，足下^㉒所知，雅^㉓不乐游尊显者门。或当迁除^㉔，朝参^㉕后，故例必往谒^㉖，不获已^㉗，问道已经^㉘，得其状^㉙，赧^㉚甚，然不可免也。姑造^㉛焉，则必先贿阍者^㉜，为婉词求其通^㉝。

阍者犹不遽达^㉙，直曰：“属方^㉚有公事，君且去。”约以他日^㉛。既不敢强^㉜，复^㉝不敢违约。如期往，或不值^㉞；值矣，则下马拱立^㉟门外，阍者将刺^㉟入，良久^㉟，始出报曰：“属方倦，少憩^㉟也。”或曰：“甫^㉟进餐。”或曰：“方与某客谈未竟^㉟，君姑俟。”乃引至别室中，几席略不备^㉟，苟然^㉟命坐。良久，口且^㉟燥，腹且饥，或疲欲就卧。当此之时，面目不可以告妻子^㉟，每愤起欲弃去不顾，度^㉟于理又不可，勉俟之。良久，阍者趋前^㉟曰：“请见矣。”急从之^㉟入。相见时，尊显者礼殊简贵^㉟；坐定，慰劳外，寥寥数语，都不及^㉟文字。然公卿大臣，立功报主，是其职也，固不当仍活揩大生计^㉟；乃修己^㉟治人之方，经时济物^㉟之道，略不一进教之^㉟，岂我辈未可与言^㉟耶？抑^㉟尊卑相见之礼，自古而然耶？茶罢^㉟，三揖^㉟而别，如是而已。如是者一旦甚，其可再乎^㉟？

夫今之负海内文章望者，大半皆居显贵、据要路者也。一旦以闲署郎官骤通其门^㉟，而曰余以文章求教者也，谁则^㉟信者？今既无以厌^㉟阍者欲，初至必姑辞^㉟之；再则且箕踞以对^㉟；三往，鲜不^㉟笑且骂矣。此虽主人之

意必不然，然谒者之难，昔人已叹之^⑩，况我辈尚未得入其门，登其堂，奉其色笑^⑪；又安测^⑫主人意旨所在哉！仆性既拙且介，不工为佞^⑬，一旦作此举动，足未进，口未言，面已发赤；即使请益有获^⑭，所得几何^⑮，所丧已大，是以离群索^⑯居，不能坐进^⑰于此道，明矣。

且夫文章信^⑱有师承，抑师又何常之有乎？韩得于《左》^⑲，柳得于《国》^⑳，庐陵得于西汉^㉑，眉山父子得于《战国策》^㉒，固未尝亲炙其人^㉓，受其提命^㉔者也。昔有行路得师^㉕者，今名公卿手笔^㉖，固所景慕^㉗，然得其诗若^㉘文，读而私淑^㉙之，足矣；无已^㉚，更进而求之古，亦足矣。外以欺于人，而内以欺于心，则岂郑子^㉛所敢出哉？足下深于古^㉜者也，肯进而教之，以匡所不逮^㉝，亟请得执鞭以从^㉞。

【作者介绍】 郑日奎，字次公，号静庵，江西贵溪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出任礼部郎中。康熙四十一年(1702)，简派与王士禛同往四川主持乡试，他是同考官(副主考)，士禛赠诗说他“风流似郑虔”。(郑虔是唐玄宗时的博士和著作郎，诗、画、书法都好，当时称为“郑虔三绝”。)他在写作上主张自立文风，发挥各自的特点，竭力反对

门户之见。所作散文，大都质朴简古，能够洗净浮词，记传多寄托深远，书信能直抒所见，在清代文坛上，也能自成一家。著有《静庵集》。

【说明】这封信的内容是与友人论文，主要着眼于文章与品德的关系，多少有点“士贵器识而后文章”的意味。他不承认文章有所谓“师承”，说无论写诗作文，要在各有所见，自立文风。从这一点出发，他竭力表白，他极不愿意奔走于巨公名流之门，以求达到“外不欺人、内不欺心”的境地。就从这信来看，他对当时上层社会的丑态恶习，揭露得酣畅淋漓，态度磊落，气势凌厉，也能够独标清韵，有卓然不同流俗之概。

【解释】①邓卫玉——作者的友人，名瑗，字卫玉，广信（今江西省上饶县）人。②谕——上对下的文书；这里是对来信的敬语。③论次仆文——评论我的文章。仆，对人自称时的谦词。④假借——宽容。⑤京华——京师，指北京。清署——清贵的官职，指作者曾任职翰林院。⑥公卿——泛指朝廷中的高级官吏。负——享有。游——交游；往来。⑦以故——因此。风气日上——文章的风格气度越来越高。⑧师承——师徒之间一脉相承的学说和方法。云云——如此等等的说法。⑨之余——以后。⑩不胜——禁不住。悚(耸 sǒng)息——惶恐叹息。⑪长安——借指北京。萃——聚集。⑫巨公——大人物。名流——知名人士。⑬就正有道——向有才学和德行的人请求指正。⑭前官翰林——以前在翰林院担任官职。按清朝的制度，凡是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者，都称翰林。⑮文学臣——唐代翰林原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明清两代设翰林院，掌管文章著作等事，所以本文说翰林是文学臣。

⑩部郎——旧时中枢各部的职官称郎；郎官的名目很多，有侍郎、郎中、员外郎等等。作者当时任礼部郎中，⑪得从往已者游——能够跟比自己高明的人来往。⑫这句说：不是那些自信过甚、自以为是的人可比。⑬乃尔也——是这样的了。⑭抑——表转折的连词，相当于“然而”。
⑮负性——犹秉性。素拙且介——向来笨拙而且孤僻。
⑯足下——旧时对平辈朋友的敬称。⑰雅——很；向来。
⑱或当——有时遇到。迁除——调动官职。⑲朝参（餐cān）——上朝参见皇帝。⑳故例——传统的例规。谒（业yè）——进见。㉑不获已——不得已。㉒这句说：向有阅历的人请教。㉓得其状——得知那种情况。
㉔赧（nǎn）——羞惭得脸发红。㉕姑——姑且，造（cào）——前往。㉖贿（惠 huì）——互通。阍（昏 hūn）者——看门人。㉗求其通——请求他向主人通报。
㉘逮（具 jiù）达——立即上达。㉙属（主 zhǔ）方——附巧。㉚他日——过几天；以后。㉛强——勉强；强求。
㉜复——又。㉝值——逢着。㉞拱立——拱手而立，表示恭敬。㉟将刺——拿着名帖。㉜良久——好久。
㉞少憩（气 qì）——稍稍休息。㉟甫——别刚，㉞竟——完毕。㉞几席——桌、椅、凳之类。略——概，
不备——不具备；不完备。㉞苟然——草率的样子。
㉞且——将要。㉞这句说：难堪的样子，连自己的妻子都
不好意思告知。㉞度（夺 duó）——估量。㉞趋前——
走到前面。㉞从之——跟着他。㉞礼——礼教。
殊——很。简贵——轻忽待慢的意思。㉞不及——不接
触到。㉞措大生计——穷人谋生的方法；指写文章等事。
措大，贫寒的读书人；后泛称穷人为措大。㉞修己——自

我修养。 ⑦经时济物——治世益民。 ⑧这句说：概不进一步一件一件地给以指教。 ⑨未可与言——不值得跟我们谈。 ⑩抑——还是；或。 ⑪茶罢——请饮茶后。 ⑫揖——拱手为礼。 ⑬这两句说：这种情况即使一次已经要不得，还可以再来第二次吗？ ⑭一旦——一下子。 ⑮（宙 zhòu）通其门——突然去拜访他。 ⑯则——语助词，无意义。 ⑰厌——满足。 ⑱辞——谢绝。 ⑲箕踞——坐时两脚伸直岔开，形似簸箕；表示傲慢。 ⑳舛不——很少不是。 ㉑渴者之难，昔人已叹之——战国时苏秦到楚国，三天才见到楚王，苏秦慨叹道：“渴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 ㉒奉其色笑——意即看他的脸色。 ㉓安测——怎能测知。 ㉔工——善于。 ㉕（泞 nìng）——谄媚。 ㉖请益有获——请教而有得益。 ㉗几何——多少。 ㉘索——孤单。 ㉙坐进——不费力地进取。 ㉚信——确实。 ㉛这句说：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得力于古书《左传》。 ㉜这句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773—819），得力于古书《国语》。 ㉝这句说：北宋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他的散文，很受西汉作家（特别是司马迁）的影响。 ㉞这句说：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苏洵（1009—1066）和他的儿子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都是北宋文学家，他们的文章，得力于古书《战国策》。 ㉟亲炙（zhì）其人——亲身受到那人的熏陶。 ㉟提命——耳提面命，形容教诲殷勤亲切。 ㉢行路得师——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 ㉣手笔——指诗文。 ㉤景慕——仰慕。 ㉥若——和。 ㉦私淑——仰慕某人的道德学问，未能亲受其教，而引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称私淑。 ㉧无已——不

得已。①郑子——作者自称。②深于古——对于古代文学有很深的研究。③匡所不逮（代 dài）——纠正我所见不到的地方。④亟（吉 jí）——迫切。得——能。执鞭以从——跟随着给你驾驶车马；引伸为景仰追随。

与余生^①书

戴名世

余生足下^②：

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③，为足下道滇黔间事^④，余闻之载笔^⑤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⑥，余六七年前尝^⑦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⑧，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⑨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⑩者，传闻之间必有讹^⑪焉。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⑫，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⑬，二者将何取信哉^⑭？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⑮，而史犹得以备书

其事^⑯，今以弘光之帝南京^⑰，隆武之帝闽、越^⑱，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⑲，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⑳，揆以《春秋》之义^㉑，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㉒！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㉓，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㉔之间，有屢屢志其梗概^㉕，所谓存什一于千百^㉖，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㉗，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㉘，相继澌^㉙尽，而文献无征^㉚，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㉛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㉜无史。金匱石室之藏^㉝，恐终沦散放失^㉞，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㉟！世无于长、孟坚^㉟，不可聊且命笔^㉟；鄙人无状^㉟，窃^㉟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㉟，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㉟乎！

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㉟，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㉟，民间汰去不

以上^⑭，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官之所不及知者^⑮，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⑯！

余夙昔之志于明史^⑰，有深痛焉，辄^⑱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⑲，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⑳，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作者介绍】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二十岁起，做了十多年书馆教师；后来给官僚做幕友，给书坊编选、批注文章选本。康熙四十八年(1709)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参加《明史》的纂修工作，这时他已五十七岁。他富有民族思想，所作史传，有不少是记述抗清志士和遗民事迹的。公元一七一年冬，御史赵申乔告发他的《南山集》有“狂悖”的话，公元一七一三年，清圣祖亲自下令杀害他，牵连被杀的共有三百多人，是清初文字狱中有名的“《南山集》之狱”。所著《南山集》遭到禁毁，百余年后才有人辑录他的遗稿刻印出来，已经远远不是原貌。

【说明】 清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等的地位，进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不愿别人私自编写明代历史，特别想抹杀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山海关后广大人民反清斗争

的历史事实，不承认从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六三年之间的南明政权的存在，严禁称用南明朝廷的年号。戴名世在这信里却不仅感叹南明历史不能流传，而且肯定南明为正统，认为它是正义的，而清朝是僭伪。同时他还表白了自己要私下编写《明史》的决心，虽则困难重重，也总一直不忘记这个心愿，体现了他的反抗精神。虽然从实质上说，戴名世以汉人帝统为正统的观念，并没有跳出封建政论的圈子，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中包含着的民族思想；因为在当时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这种正统观念也是作为武器来运用的。

这信要余生约犁支来商榷南明的某些历史事实，中间说到编写南明历史的意义、编写明史的困难以及作者的意愿等等，有些地方写得比较含蓄，个别也有用曲笔的地方，而更多的是反复感叹。总而言之，文中用了多种方法，来表达作者沉痛、悲愤的思想感情。

【解释】①余生——姓余名湛，字石民，生于顺治年间。年轻时跟戴名世读过书。康熙五十一年(1712)，《南山集》文字狱发生，余生也被捕，四月十六日死在狱中。②足下——旧时对人的敬称。③浮屠——和尚。永历——南明桂王的年号(1647—1661)。宦者——太监；宦官。④滇（颠 diān）黔（前 qián）间事——指南明桂王政权在云南、贵州等地的活动。滇，指今云南省。黔，指今贵州省。⑤载笔——带着笔。⑥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桐城方孝标有《滇黔纪闻》一书，记南明历史，用永历等年号。戴名世的《南山集》有很多地方采用这书的说法。后来《南山集》文字狱兴起，方孝标虽已死去，还被清代统治者开棺戮尸，一编一部。⑦尝——曾经。⑧及是——到现在。是书——这书。⑨盖——原来。⑩悬殊——

相差极远。⑪讹(鵠 ē)——错误。⑫核——翔实。
⑬睹——看见。⑭这句说：两种说法采取和信从哪一种呢。
⑮这几句是说：公元一二七六年，元军进入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把南宋恭帝赵㬎(xiǎn)等俘虏了去，陆秀夫、张世杰等保卫了益王赵昱(夏 xià)、卫王赵昺(bìng)沿海南逃，并拥护赵昱称帝。公元一二七八年，赵昱死，赵昺继位，退入厓山。公元一二七九年，元军进逼，张世杰等奋战失败，赵昺、陆秀夫、张世杰等先后死难，南宋灭亡。厓山在今广东省新会县南，面临南海，所以称区区海岛一隅。区区，小。隅，角落。弹丸，弹子；黑子，黑色的痣，都比喻地域的狭小。不逾时，没过多少时候。⑯备——详尽。⑰弘光之帝南京——公元一六四四年四月，清兵进山海关，五月，进北京；明朝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光。⑱隆武之帝闽越——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攻占南京，明福王政权被摧毁；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年号为隆武。闽，指今福建省。越，指今浙江省。
⑲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公元一六四六年八月，明唐王政权被清军攻灭。同年十一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今广东省肇庆市)称帝，改年号为永历。肇庆在广东的西部，所以说西粤。后来桂王入贵州，把政府迁到安隆所(今贵州省安龙县)；后来又到云南昆明；所以说“帝滇黔”。帝，作动词用，“称帝”的意思。⑳这句说：从弘光元年(1645)到永历十五年(1661)共一七年。从公元一六四四年五月福王称帝算起，到一六六二年四月桂王被杀为止，实足十八年。㉑揆(kuí)以《春秋》之义——用《春秋》的说法来衡量。这里所说《春秋》的说法，指“兴灭国，继绝世”的说法。㉒宣遗(拒 jù)——难道就。昭烈之在蜀——公元二二一年，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

备在成都称帝，有今四川、云南全部和陕西的一部分土地。蜀，指今四川省。帝昺之在崖州——公元一二七八年，南宋益王赵昺在崖山称帝，帝昺即赵昺。崖州即崖山。^㉓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这里是作者故意这样说的；事实上，作者自己后来就遭到文字狱，被杀害。^㉔菰(姑 gū)芦——菰，菰米；芦，芦苇，它们都生长在水中，用来借指江湖等水地。泽——聚水的洼地。^㉕匱(紧 jǐn) 犹志其梗概——仅只记下它的大概。匱，通“仅”。志，记。^㉖存什一于千百——从千、百之中保留下了十、一。^㉗好(耗 hào)事者——对这类事有兴趣的人。掇(多 duō)拾——收集。^㉘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指从明代生活过来的将士臣民。^㉙澌(斯 sī)——尽。^㉚文献无征——文献方面无可验证。文献，前人遗留下来的图书文物。征，证验，^㉛夫(扶 fú)——语助词。效死——尽力到死。播迁——流离迁徙。^㉜终明之末三百年——明代从公元一三六八年起到一六四四年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为止，共二百七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从山海关入侵，占领北京；以后，南方先后拥立明代诸王称帝，抵抗清兵，历史上称为南明，到公元一六六三年灭亡。这里，三百年是指整数而说的。^㉝金匮石室之藏——指国家所藏历史资料。^㉞沦散放失——散失掩没。^㉟嗟乎——感叹声。^㉟子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 145—前 86)，字子长。孟坚——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字孟坚。^㉟聊且——姑且。命笔——写作。^㉟鄙人——自称的谦词。无状——无成绩，无能力。^㉟窃——私下。常用作谦词。^㉟有明全盛之书——记明代兴盛时期的史书。有，助词，无义。^㉟夜郎、筭(穷 qióng)、笮(昨 zuó)、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

之轶事——指南明桂王政权的历史。夜郎、筰、笮，都是汉代西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夜郎在今贵州省。筰、笮在今四川省。筰又写作邛，笮又写作笮。昆明，即昆明湖，也称滇池，与洱海都在今云南省。这里，指贵州、四川、云南等曾隶属桂王政权的地方。轶事——指流传在外未经官编史书记载的事迹。^②翰林院——掌管编修国史、给皇帝起草命令等事务的官署。遗书——散失的书。州郡——原是地方行政区域的名称，这里指所属各地方。^③自神宗晚节事涉辽疆者——从明神宗晚年起，事情牵涉到边疆的。具体地说，指清王朝前身女真族开始侵略明代的历史。神宗，公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一九年在位。公元一六一六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建国，国号金（历史上称为后金），于公元一六一八年開始侵略明朝。^④汰去不以上——除去而不送呈。^⑤沿德幽光——不为人知而有德行的人，以及有关他们的记载。稗官——小官；后来用为小说或小说家的代称。这里指野史。碑志——指放置在墓道前和坟墓中的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神道碑、墓志铭等。^⑥甚矣其难也——“其难也甚矣”的倒装句。^⑦夙（速 sù）昔之志于明史——向来有志于编写明史。^⑧缧（缧 zhē）——即，就。^⑨这句浅：自己和士大夫接触很少。身——本身，自己。^⑩寡——少。

醉 乡 记^①

戴 名 世

昔余尝至一乡^②，辄颓然靡然^③，昏昏冥冥^④，天地为之^⑤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⑥，心为之荒惑^⑦，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⑧，甘旨之尝^⑨，以徜以徉^⑩，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⑪？古之人不余欺^⑫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⑬矣。当是时^⑭，神州陆沉^⑮，中原鼎沸^⑯，而天下之人，放纵恣肆^⑰，淋漓颠倒^⑱，相率入醉乡不已^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尔^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㉑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墮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

者歟？而荒惑败乱者率^②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③！

【说明】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后，革命果实却被满族贵族篡夺，形成以满族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大地主等，对各族劳动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清王朝。这时，封建士大夫中，醉生梦死、颓废放浪的人越来越多，本篇嘲讽、批判了他们不仅自己无忧，而且非笑真正有忧的人，真是全无心肝的“醉乡之徒”！这是对当时某些封建士大夫的有力鞭挞。今天读来，仍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当时社会的认识。

文章用的是杂文体裁。它描述了醉乡和入醉乡者的议论、非笑，着重地指斥了这种议论和非笑的谬误，在指斥谬误时，有严正的批判，也有辛辣的嘲讽，篇幅虽短，写法上却变化多端，灵活生动。

【解释】①醉乡——指喝醉酒后神志不清的状态。
②尝——曾经。乡——地方。③辄(zhé)——就、颓(tuí)然靡然——委靡；软乏。④昏昏冥冥——糊里糊涂。
⑤之——它(指醉乡)。代词。⑥眩——发花；发晕。
⑦荒惑——迷乱。⑧酣适之方——畅快舒服的地方。
⑨甘旨之尝——有美好的酒食可以尝到。甘旨，本指美好的食品。⑩以徜(常 cháng)以徉(羊 yáng)——可以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徜徉，徘徊，盘旋。⑪呜呼——感叹词。类似现代汉语里的“唉”。⑫歟——表示疑问的语气。
⑬不余欺——“不欺余”的倒装句。⑭夫——语助词。刘伶、阮籍——刘伶字伯伦，阮籍字嗣宗，魏晋时候人。他们生当乱世，为了避祸等的需要，经常喝酒而且大醉。这里借指任性纵酒的人。徒——指同类的人。⑮是时——这个时

候。⑯神州——中国。陆沉——陆地无水而沉，比喻国家丧乱。⑰中原鼎沸——指国家不安定。中原，本指黄河流域。鼎沸，如锅里开水的沸腾。⑱放纵恣肆——任性而为，无所顾忌。⑲淋漓颠倒——醉得很严重的样子。淋漓，形容酣畅。⑳相率——相互带动。不已——不止。㉑或——有人。云尔——语气词。有“据说如此”的意思。㉒抑亦——却也。㉓率——常；都。㉔已——语气助词，与“矣”大略相同。

狱中杂记

方苞

康熙五十一年①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②者，日③三四人。有洪洞令④杜君者，作⑤而言曰：“此疫作也⑥。今⑦天时顺正，死者尚稀⑧，往岁⑨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⑩。杜君曰：“是疾⑪易传染，遘者虽戚属⑫，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⑬。禁卒⑭居中央，牖其前⑮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⑯。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⑰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⑱，矢溺⑲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⑳；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㉑，

春气动，鲜不疫^㉑矣。狱中成法^㉒，质明^㉓启钥；方夜中^㉔，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㉕，无可旋避^㉖，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㉗，杀人重囚，气杰旺^㉘，染此者十不一二^㉙，或随有瘳^㉚。其骈死^㉛，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㉜。”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㉝，有五城御史司坊^㉞，何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逐年^㉟狱讼，情^㉛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㉛；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㉛，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㉛、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㉛，少有连^㉛，必多方钩致^㉛。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㉛，置老监，俾^㉛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㉛，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㉛，而官与吏剖分^㉛焉。中家以上^㉛，皆竭资^㉛取保。其次^㉛，求脱械^㉛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㉛。唯极贫无依，则械系^㉛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㉛，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㉛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㉛，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同系朱翁、余生^㉛，及在狱同官^㉛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㉛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㉛

焉，以杜君言泛讯之^{⑥2}，众言同，于是乎书^{⑥3}。

凡死刑狱上^{⑥4}，行刑者先俟^{⑥5}于门外，使其党^{⑥6}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⑥7}，曰：“顺我^{⑥8}，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⑥9}，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⑥10}，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⑥11}，然犹质其首^{⑥12}。用此^{⑥13}，富者賂数十百金，贫亦罄^{⑥14}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⑥15}，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⑥16}，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⑥17}，皆缚至西市待命^{⑥18}。其伤于缚者，即幸留^{⑥19}，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⑥20}。

余尝就老胥^{⑥21}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⑥22}，非相仇也，期有得^{⑥23}耳；果^{⑥24}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⑥25}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⑥26}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⑥27}。”主梏扑者^{⑥28}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⑥29}，一人于^{⑥30}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⑥31}；一人倍之，伤肤，兼旬^{⑥32}愈；一人六倍，即夕^{⑥33}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⑥34}，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⑥35}？”曰：“无差，谁为多与者^{⑥36}？”孟子曰：“术不可不慎^{⑥37}。”信夫^{⑥38}！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⑨，文书下行直省^⑩，多潜易之^⑪，增减要语^⑫，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⑬，犹未敢然。功令^⑭：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⑮；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⑯。狱词上^⑰，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羈晷刻^⑱。有某姓兄弟，以把持^⑲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⑳，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㉑。”叩其术^㉒，曰：“是无难，别具本章^㉓，狱词未易^㉔，但取案未^㉕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㉖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㉗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㉘，倘复请之^㉙，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㉚。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呴舌挢^㉛，终不敢诘^㉜。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㉝。”胥某一夕暴卒^㉞，人皆以为冥谪云^㉟。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㉟；经秋审入矜疑^㉞，即免死。吏因以巧法^㉞。有郭四者，凡四杀人^㉞，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㉞。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㉞。或叩以往事，一一

详述之，意色扬扬^⑫，若自矜诩^⑬。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⑭；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⑮为功，而不求其情^⑯，其枉民也，亦甚矣哉^⑰！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⑱，颇有奇羨^⑲。山阴^⑳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㉑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㉒，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㉓。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㉔。盖以律非故杀^㉕，必久系，终无死法^㉖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㉗。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㉘，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㉚，至再三，不得所请^㉛，怅然而出。

【作者介绍】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进士。康熙五十年(1711)，因“《南山集》案”牵连被捕。《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富有民族气节，是方苞的同乡旧友，方苞曾给《南山集》作过序，《南山集》的木板又藏在他家，因此被牵连下狱。后来经过大官僚竭力营救，才得免死；被编入汉军旗下为奴。由于他素来有文学名气，才得在皇帝的南书房当差。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免除奴籍，并升为内阁学士。乾隆年间，升礼部侍郎。著有《望溪文集》。

方苞以他的文章与文论，被人尊为桐城派的始祖。其实方苞本人生前并没有自树宗派的想法；不过他的文章与文

论，对以后的桐城派作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就居于桐城派创始人的地位。

他论文提出“义法”之说。“义”就是要言之有物，“法”就是要言之有序，“义法”就是既要有内容，又要讲形式，而且形式的变化应该合乎内容的要求。但我们联系他的写作实践来看，方苞的文论和其他论说性文章，大都缺乏深刻的内容，倒是他的叙事、抒情的短文，却有一些生动可取的佳作。

【说明】这篇《狱中杂记》是方苞因为“《南山集》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刑部狱以后亲眼目睹的纪录。它以丰富的事材料，严峻的批判态度，揭露了封建时代监狱中的重重黑幕，有力地抨击了当时司法部门的罪恶情况。

归纳篇中揭露监狱的黑暗与残酷，重要的有下列几点：一、监狱中的起居与卫生条件极端恶劣，不顾犯人的死活，以系囚的人多为有利可图，因此往往造成疾疫大作。二、刽子手、主缚者以及专管上镣铐和打板子的狱卒，都以自己执行的职务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穷凶极恶，无以复加。三、在监狱里任职多年的役吏，私自篡改文书，偷换奏章，改填姓名，玩忽人命，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四、在狱中住久了的屡次犯罪的坏分子，与差役、狱卒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以监狱为牟利之所。

从以上事实来看，这种监狱对那些蒙冤的小百姓来说，简直是人间的活地狱；对那些强徒恶吏来说，则是为非作歹的乐园；对整个社会来说，毋宁是产生罪恶的渊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当时最高司法机关（刑部）与它直接管理的监狱里，那么对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也就不难概见了。

本文在记述狱中种种骇人听闻的事实的时候，处处表现

了作者对于含冤负屈、贫而无告的受害者的深厚同情，这种思想感情贯穿在整篇文章的叙述之中，也明显地表现在间或插入的作者一些议论当中。这就跟那些专以描写耸动听闻的黑幕新闻为能事的作者毫无共同之处。

这篇文章的材料丰富，头绪纷繁，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处理得井井有条。文笔平易谨严，不作浓郁的渲染，无论写人叙事，都能做到扣人心弦，却又不失它的真实性。

【解释】 ①康熙五十一年——公元一七一二年。方苞因为“《南山集》文字狱”的牵连，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被捕下狱，这时已经解到北京的刑部狱中。 ②死而由窦（豆 dòu）出——死掉的囚犯从牢狱墙边开的小洞拖出去。窦，洞。 ③日——每天。 ④洪洞（童 tóng）——今山西省洪洞县。令——县令；知县。 ⑤作——起。 ⑥此疫作也——这是疫病发作了。 ⑦今——现在。 ⑧稀——少。 ⑨往岁——往年；前些年。 ⑩叩所以——问是什么原故。 ⑪是疾——这种疾病。 ⑫遘（够 gòu）者——得病的。遘，遭遇。戚属——亲属。 ⑬这句说：监狱里有四个“老监”，每一个“老监”有五间屋子。 ⑭禁卒——狱中管制囚犯的差役。 ⑮牖（友 yǒu）其前——在前面墙上开个窗洞。牖，窗，这里用作动词。 ⑯屋极——屋顶。 ⑰系囚——拘禁囚犯。 ⑱薄暮——傍晚。管键——锁钥。 ⑲矢溺（niào）——大小便。矢，尿；溺，同“尿”。 ⑳相薄（帛 bō）——相迫；相混杂。 ㉑席地而卧——把草席铺在地上睡。 ㉒鲜（显 xiǎn）不疫——很少不害病的。鲜，少。 ㉓成法——老规矩。 ㉔质明——天亮的时候。 ㉕夜中——夜半。 ㉖并踵顶而卧——头靠头、脚靠脚地并排睡在一起。 ㉗旋避——回避。 ㉘积贼——犯案

多次的窃贼。 ②9气杰旺——精神特别旺盛。 ③0十不一二——十个中没有一两个。 ④1或随有瘳(指 chōu)——或者随即好了。有瘳，病愈。 ④2其骈(pián)死——那些并肩接踵地死去的。骈，并列。 ④3轻系——因轻罪被囚。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被牵连到或被捉来作证并不犯法的人。法所不及，法律所干涉不到，即并不犯法的意思。

④4京兆狱——顺天府的监狱。京兆，即当时的顺天府，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 ④5五城御史司坊——五城巡查御史衙门的监狱。五城，指京师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

④6迩(尔 ěr)年——近年。 ④7情——情节。 ④8专决——擅自判决。 ④9九门提督——即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管北京九门(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的守卫工作。纠诘——盘问。 ④10十四司正副郎——清朝初年，刑部设十四司，每司长官，正的是郎中，副的是员外郎，总称郎官。好事者——喜欢兜揽事情的人。书吏——官署中管公文的小吏。 ④11这句说：都喜欢被囚的人多些，好借以谋利。 ④12少有连——稍微有点牵连的。 ④13钩致——象用钩子钩东西一样弄来。 ④14械手足——把刑具加在手脚上。械，刑具，这里作动词用。 ④15俾——使。

④16导以取保——劝诱他们去找保人。 ④17这句说：估量他们家里财产的多少以定勒索的数目。剂，标准。 ④18吏——官府的属员和差役。剖(pōu)分——分股取去。剖，破开。

④19中家以上——中产以上的人家。 ④20竭资——尽量拿钱财出来。 ④21其次——比中产之家差一点的。 ④22脱——解脱。 ④23金——计算货币的单位。 ④24械系——戴着刑具拘禁在“老监”中。 ④25同系——同案被囚禁的人。

④26罹(黎 lí)——遭受。 ④27寝食违节——睡觉吃饭都不正

常。 ⑮朱翁、余生——俩人都是当时因“《南山集》文字狱”的牵连而被拘禁在刑部狱的。参看《与余生书》的说明及解释。 ⑯同官——今陕西省铜川市。 ⑰左右邻——指“以不孝讼其子”的某氏的邻居。 ⑱感——发生感慨。 ⑲泛讯之——普遍地问狱中的囚犯。 ⑳书——写下；记下。 ㉑死刑狱上——判决死刑的案件奏准执行。

㉒俟(四 sì)——等。 ㉓党——同伙。 ㉔其——其中。极刑——分裂肢体的酷刑。 ㉕顺我——依从我的条件。

㉖绞缢——用绳索勒死。 ㉗加别械——加用别的刑具。

㉘大辟——砍头的死刑。要(yāo)——要挟。 ㉙质其首——留下死者的头作抵押，不让死后身首完整，以进行勒索。 ㉚用此——因此。 ㉛罄(庆 qìng)——卖尽。

㉜主缚者——掌管捆绑犯人的人。亦然——也是这样。

㉝每岁大决——封建时代规定每年秋季将大批罪犯执行死刑，称秋决，也叫大决。 ㉞这几句说：每年秋决以前，刑部把判死刑的罪犯的姓名奏上，请皇帝用朱笔勾一下，勾着的立刻执行死刑，没勾着的留到以后执行。被勾着的大致占总数的十分之三、四，留下的占十分之六、七。 ㉟西市待命——到西市等待执行的命令。西市，京城行刑的场所，在今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西口。 ㉞即幸留——即使侥幸而留下。 ㉟痼疾——一辈子治不好的残疾。 ㉜老胥——任职多年的役吏。 ㉟彼——指行刑者与主缚者。刑者、缚者——受刑者和受缚者。 ㉞期有得——希望取得财物。 ㉟果——果真。 ㉞仁术——好心；善行。 ㉞惩(城 chéng)后——警戒后来的人。 ㉞幸心——万一可以免掉的想法。 ㉞主梏(固 gù)扑者——专管上镣铐、打板子的狱卒。牿是桎梏的略语；牿是脚镣，牿是手铐。 ㉞这句

说：同我一起被捕的人中，用板子、夹棍刑审的有三个人。

㊶予——给。 ⑯病间月——病了一个多月。间，隔。

㊷兼旬(巡 xún)——二十天。兼，加倍。旬，十天。 ⑮即

夕——当天晚上。 ⑯有无不均——贫富不齐。 ⑰以

多寡为差——按出钱的多少分别对待。 ⑲这两句说：假

使没有差别，还有哪个肯多给钱呢？ ⑳这句意思是：人的

思想跟他的职务有关，因此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 ㉑信

夫(扶 fú)——真对啊。夫，语助词。 ㉒伪章——假造的

印章。 ㉓这句说：公文往下发到各省。各省都直属中央，

所以叫直省。 ㉔多潜易之——多半偷偷地换掉。 ㉕增

减要语——增加或删去关键性的语句。 ㉖这句说：那些

上奏皇帝的公文和送达各部的公文。移关，移文和关文，都

是平行机关来往的公文。这里作动词用。 ㉗功令——政

府的法令。 ㉘止——只；仅。立决——立刻执行死刑。

㉙发配——分发充军；处以流刑。 ㉚狱词上——审判书

奏上去。 ㉛羁(机 jī)——停留。晷(鬼 guǐ)刻——时刻。

㉜把持——揽权专断。 ㉝狱具矣——罪案已经

成立了。 ㉞吾生若——我使你活。生，活。若，你。 ㉟叩

其术——问他的办法。 ㉟别具本章——另外准备一份

奏章。 ㉜狱词未易——审判书的文词不改。 ㉞案

末——在同案罪犯中名列最后的。 ㉟封奏——加封上奏。

㉟同事者——一同参与这事的人。 ㉟主谳(厌 yàn)者——

主审此案的官员。谳，审案判罪。 ㉟倘复请之——倘使

主谳者发现错误，再上奏章请示。 ㉟罢去——罢免职务。

㉟主者——主谳者。口嗟(驱 qū)舌挢(矫 jiǎo)——口张舌

翘，形容惊骇的样子。 ㉟诘——问。 ㉟这句说：他的

头是用某某的头换来的。 ㉟暴卒——突然死去。 ㉟冥

谪(zhé)——阴曹地府的处罚。这是迷信的说法。云——语助词，无义。
⑫无谋、故者——没有预谋杀人和有意杀人的罪名的人。
⑬入矜(今 jīn)疑——归入矜疑一类。矜疑，其情可怜，其罪可疑。
⑭巧法——舞弊。
⑮凡四杀人——共杀人四次。
⑯随遇赦(射 shè)——随即遇到赦免。
⑰这句说：每天同他的一伙人饮酒作乐，从夜间直到天亮。徒，一伙人。
⑱扬扬——很得意的样子。
⑲若自矜诩(许 xǔ)——自己象煞很得意。矜诩，夸耀。
⑳这两句说：唉！贪污的官吏忍心贪赃枉法，这也用不着责备了。噫，叹词，犹“唉”。渫(谢 xiè)，污。鬻(yù)狱，出卖讼案，就是借讼案勒索钱财的意思。
㉑良吏——善良的官吏。这里指那些虽不贪赃枉法，但随便把杀人犯列入矜疑减等的糊涂官吏。脱人于死——使人免受死刑。
㉒情——实际情况。
㉓这两句说：它的危害人民也太厉害了呀！枉民，使人民遭受冤屈。
㉔这句说：同差役、狱卒内外勾结。
㉕颇有奇羡(鸡献 jīxiān)——很赚了些钱。奇羡，赢余。
㉖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
㉗致——弄到；取得。
㉘康熙四十八年——公元一七〇九年。
㉙这句说：在外面住了几个月，没有事做，无聊得很。漠然，寂寞无聊的样子。
㉚这句说：就代替那人承担杀人的罪名。
㉛律非故杀——按法律不是故意杀人。
㉜这句说：最终不会被处死刑。
㉝援赦减等谪戍(哲恕 zhésù)——根据大赦条例，减罪充军。谪戍，发配充军。
㉞故例——旧例。
㉟移顺天府羁(机)候——移解到顺天府的监狱里关起来，等候发配。
㉞这句说：姓李的写呈文请求留在刑部狱里等待到春天遣送。
㉟这句说：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

送冯文子序^①

方 范

往者^②，长洲韩公为吏部^③，听事^④而归，喟然^⑤叹。余问曰：“公何叹？”公曰：“昔有医者与吾故且狎^⑥，吾叩^⑦焉，曰：‘人皆谓子之医能杀人，何也？’曰：‘非吾之医能杀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罢^⑧而死也。吾固知吾术之不足以已^⑨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⑩。不获已^⑪，以物之泛而缓者试焉^⑫。其感之浅^⑬，而与吾方相中者^⑭，固尝有瘳矣^⑮。其浸寻^⑯反覆，久而不可振者^⑰，吾心惻^⑱焉，而无可如何。今某地告饥^⑲，上^⑳命发粟以赈，而大农持之下有司^㉑，核所伤分数^㉒。夫^㉓民之饥，朝不及夕，而核奏议赈，在三月之外，有不罢而死者乎？吾位在九卿^㉔，与其议而不能辨其惑^㉕，是吾负医者之责也^㉖。”

余曰：“公所见，其显焉者耳。凡官失其职，而事堕于冥昧之中^㉗，皆足以使人罢而死，

而特未见其形也^㉙。姑以所目击于州县者征之^㉚：水土之政不修^㉛，而民罢死于旱潦^㉜矣；两造悬而不听^㉝，情伪失端^㉞，而民罢死于狱讼^㉟矣；弊政之不更^㉟，豪猾之不锄^㉟，而民罢死于奸蠹^㉟矣。岂独残民以逞者，有杀之形见哉^㉟？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㉟，其始皆曰：‘吾不获已。’其既^㉟皆曰：‘吾心惻焉，而无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沉痼^㉟而无告也。”

吾友冯君文于将令于礼县^㉟，为诗四章^㉟，自道其心与俗吏^㉟异。因举昔之所闻于韩公及相语者^㉟以告之。盖^㉟所望于良吏者，谓能已民之疾^㉟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㉟。民之疾常伏于无形，而大吏之为民族^㉟者，复多端而难御^㉟。令之职环上下^㉟而处其中，下以致民之情^㉟，而上为之蔽^㉟。虑于下者不详^㉟，则为民生疾^㉟而不自觉，持于上者不力^㉟，将坐视民之罢死而无如何^㉟，其术不可不素定也^㉟。君，韩公之门人^㉟也，能因是而自审其所处^㉟，则韩公之言，庶几其不旷也夫^㉟。

【说明】冯文子被任为甘肃礼县的县官，方苞写了这篇序送给他，因为冯文子是后学，所以方苞对他加以训导。这篇

序是从一次关于医道的对白说开来的，有的医生虽然不是存心杀人，却为了个人的好处，不知延误了多少病人。现在把医道引申到吏治方面来，也是如此，作者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吏治的不修明，是造成人民疾苦的重要原因，所以决不能拿“不获已”来掩饰、逃避自己的责任。封建士大夫常把医人和医国联系起来，这篇文章也是依据这一命题，却还就近取譬，说得平实而透彻。

【解释】①冯文子——生平未详。序——文体的一种，这里是为送行而写的赠序。②往者——以前。③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韩公——名菼（坦 tǎn），字元少，长洲人。康熙朝会试、殿试皆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迁侍讲，历官至礼部尚书。吏部——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这里说韩公为吏部，疑系礼部的笔误。④听事——办理政务。⑤喟（愧 kuì）然——叹气的样子。⑥故且狎（狭 xiá）——相熟而且亲昵。⑦叩——询问。⑧罢——通“疲”。⑨已——治愈。⑩利其酬——贪图他们的酬金。⑪不获已——不得已。⑫物——指药物。泛而缓者——效用一般而缓和的药味。⑬感之浅——这里指病情不重。⑭与吾方相中（众 zhòng）者——跟我的药方相合的。⑮尝——曾。瘳（抽 chōu）——病愈。⑯浸寻——病情逐渐加深。⑰振——治。⑱恻——悲伤。⑲告饥——报告发生饥荒。⑳上——皇上。㉑大农——大司农的省称，这里指户部，朝廷中主管漕粮田赋的官。持之下有司——把它下达给有关的部门。㉒这句说：核计受灾的程度与数额。㉓夫（扶 fú）——一句首助词。㉔九卿——明、清两代有大小九卿，这里泛指高级官员。㉕与其议——参加讨论。辨其惑——辨别他们的是

非。 ②这句说：这就如我有愧于一个医生的职责一样。
③这句说：使事态陷于昏暗不明之中。 ④这句说：只是没有看清它的表现形态。 ⑤姑——姑且。征之——证明它。 ⑥这句说：不抓水利工作。 ⑦旱潦(老 láo)——旱灾与水涝。 ⑧两造——诉讼中的两方。悬而不听——挂起来不听他们分说。 ⑨这句说：真伪失去头绪。
⑩狱讼——诉讼案件，俗称打官司。 ⑪弊政——腐败的政治。不更——不改革。 ⑫豪猾——强横狡猾的人。锄——铲除。 ⑬奸蠹(渡 dù)——泛指为非作恶的人。 ⑭这两句说：难道只有那些任意残害人民的人，才有杀人的形迹可见的吗？ ⑮这句说：枉害属下以逢迎上司。 ⑯既——过后。 ⑰沉痼——长久而且难治。 ⑱令于礼县——到礼县去任县官。令，县令，这里作动词用。礼县，在今甘肃省。 ⑲四章——四首。 ⑳俗吏——一般的官吏。
㉑相语者——跟他谈的话。 ㉒盖——句首助词。 ㉓已民之疾——治愈人民的疾苦。 ㉔这句说：不只是不增添他们的疾苦就罢了。 ㉕为民疾——造成人民的疾苦。㉖御——防御。 ㉗上——指上司。下——指百姓。 ㉘致民之情——了解老百姓的情况。 ㉙上为之蔽——对上司要为老百姓作荫蔽。 ㉚这句说：为下面考虑得不周详。
㉛生疾——增添疾苦。 ㉜这句说：在上司面前不尽力坚持。 ㉝无如何——无可如何，没有办法。 ㉞术——办法，素定——预先确定。 ㉟门人——弟子，学生。
㉞自审其所处——自己审察他所处的位置。 ㉞庶几——也许可以。不旷——不落空。也夫——表示感叹的句末助词。

游万柳堂记

刘大櫆

昔之人贵极富溢^①，则往往为别馆^②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③，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④，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⑤。

临朐相国冯公^⑥，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⑦，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⑧。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⑨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⑩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⑪以为池，而累^⑫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⑬，云水萧疏可爱^⑭。

雍正^⑮之初，予始至京师^⑯，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⑰。再至，则向之飞梁^⑱架于水上者，今欹卧^⑲于水

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②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①，盖略与此园等^②。然则士苟有以自得^③，宜其不外慕^④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⑤，又何必朞民之膏以为苑囿^⑥也哉！

【作者介绍】 刘大櫆(葵 kui)(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二十九岁到北京去应试，那时方苞在京城的名望已经很高，却对他的文章大加推许，因此很快地使他出了名。在科举考试中，他一直很不得意，直到六十岁以后才得了个安徽黟(医 yi)县的学官，不久就告老回家了。

刘大櫆以方苞为师，姚鼐又是他的弟子，所以他是桐城派的中坚人物。他论文重在神气，对于音节、字句也十分讲究。他写文章能够吸取古人的长处，自成一体。著有《海峰诗文集》。

【说明】 刘大櫆的这篇《游万柳堂记》，从三游万柳堂所见的情况，来寄托他的感慨。他说做官的既忙于国事，根本就不应该考虑建造什么别馆，来供自己的享乐；对那些达官贵人用人民的膏血去建造园林台馆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和谴责。刘大櫆自己属于士大夫阶层，他所发的感慨正表现了他的进步性；不过他的生活只限于那个圈子，这篇文章主要也只是对那些学成以后去做官的读书人发的，因此他所揭示的事实也不可能超出那个范围。

【解释】 ①贵极富溢——富贵到了极点。 ②別

馆——即别墅。本宅之外，另造供游息的住所园林。③这句说：竭尽建筑的精巧。④勤劳王事——忙于国家的事务。⑤类欲——大都想要。震耀其乡里之愚——向家乡那些无知的人夸耀，使他们震动。⑥临朐(瞿 qú)相国冯公——指清代康熙朝的宰相冯溥，他是山东临朐县人。⑦廷——朝廷。訾(子 zǐ)——非议。称——称道。⑧都城——指清朝的首都北京。隅(余 yú)——角。⑨榜——题名。⑩骑行者——骑马而行的人。⑪洼(洼 wā)——低地。⑫累——堆积。⑬蒹葭(蒹葭 jiānjiā)——芦荻。⑭这句说：云彩和池水疏落映衬，显得可爱。⑮雍正——清世宗的年号(1723—1735)。⑯京师——指北京。⑰榭(榭 xiè)——建在水上的楼台。⑱向——过去，以往。飞梁——高耸的桥梁。⑲欹(欹 qī)卧——斜卧。⑳斩焉——一无所有的样子。㉑与时升降——跟着时间的不同，有升有降。㉒盖——大概。略——差不多。㉓这句说：那么士大夫如果能够自己有所体会的话，㉔外慕——对于外物发生羡慕。㉕殷忧之不暇——忙于担忧；就是非常担忧的意思。殷忧，深忧。㉖腋(捐 juān)——剥削。膏——脂膏。苑囿(怨又 yuàn yòu)——园林。

为学一首示子侄^①

彭 端 淑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②；

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③，不逮人^④也，吾材之庸^⑤，不逮人也；旦旦^⑥而学之，久而不怠焉^⑦，迄乎成^⑧，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⑨也，吾材之敏^⑩，倍人也；屏弃^⑪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⑫。然则昏庸聪明之用，岂有常哉^⑬！

蜀之鄙^⑭，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⑮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⑯，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⑰？”曰：“吾一瓶一钵足矣^⑱。”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⑲而下，犹未能也^⑳。子何恃而往！”越^㉑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㉒。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㉓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㉔；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㉕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㉖也。

【作者介绍】彭端淑，字乐斋，丹棱（今四川省洪雅县）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做过吏部郎中等官。乾隆二十年（1755），到广东肇罗道做道员（地方行政长官）。后来辞

了官职，居住家乡，在锦江书院讲学。八十一岁时逝世。著作有《白鹤堂文集》等。

【说明】 难和易，昏庸和聪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的主观努力与不努力。这篇文章的中心指出了这样的辩证关系，勉励人们要有坚定的意志，不论聪明的、昏庸的都应该努力学习，这就是本文的积极意义。

文章从正反两面来说明难和易、昏庸和聪明之间的相互转化，说理非常透彻。另外，作者还用了一件历史事实和一个传说故事，来阐发他的论点。这样更进一步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加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解释】 ①为学——做学问。一首——一篇。示——把事理告诉人。 ②为之，则难者亦易矣——做起来，那末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之，代词。则，那末；那就。 ③资——资质。昏——愚钝。 ④不逮（代 dàí）人——不及别人。 ⑤材——才能。 ⑥旦旦——天天。 ⑦怠——懒惰。焉——语尾助词。 ⑧迄乎成——一直到成功。 ⑨倍人——加倍地高于别人。 ⑩敏——灵敏；敏捷。 ⑪屏（丙 bǐng）弃——丢弃。 ⑫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孔子的道统，终于由资质钝拙的曾参传了下来。圣人，这里指孔子。卒，终于。于，由。鲁，钝拙，这里指孔子的学生曾参。 ⑬这两句说：那末愚钝平庸和聪明能干（对于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岂是不变的呢！ ⑭蜀——今四川省。鄙——边境；偏僻的地方。 ⑮语——告诉。 ⑯欲之——想去。之，往。南海——指今浙江省的普陀山，我国佛教胜地之一，俗称南海。 ⑰子何恃而往——您凭什么前去。子，古时对人的敬称。恃，凭；靠。 ⑱一概一体（拔 bō）

足矣——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就够了。瓶、钵：和尚盛饮食的用具。^⑯买舟——雇船。^⑰犹未能也——还没能去成。^⑱越——过。^⑲有惭色——流露出惭愧的神色。^⑳倾——还；反而。^㉑这句说：是可以依靠而又不可以依靠的。^㉒自败者——自甘失败的人。^㉓自力者——力求上进的人。

梅 花 岭^① 记

全 祖 望

顺治二年乙酉^②四月，江都围急^③。督相史忠烈公^④知势不可为，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⑤，然仓皇^⑥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⑦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⑧慨然^⑨任之。忠烈喜曰：“吾固^⑩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⑪。吾上书太夫人^⑫，谱汝诸孙中^⑬。”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⑭，诸将固^⑮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⑯，遂为诸将所拥^⑰而行。至小东门，大兵^⑱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騤^⑲、任太守民育^⑳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㉑皆

死。忠烈乃瞠目^㉑曰：“我史阁部^㉒也。”被执^㉓至南门，和硕豫亲王^㉔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初^㉕，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㉖。

或曰^㉗：“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㉘，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㉙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㉚大起，皆托忠烈之名^㉛，彷彿陈涉之称项燕^㉜。吴中孙公兆奎^㉝，以起兵不克^㉞，执至白下^㉟。经略洪承畴^㉟与之有旧^㉟，问曰：“先生在兵间^㉟，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㉟未死耶？”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㉟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畴大恚^㉟，急呼麾下^㉟驱出斩之。

呜呼！神仙诡诞之说^㉟，谓颜太师以兵解^㉟，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蜕^㉟，实未尝死。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㉟，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㉟之面目！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㉟。即如忠烈遗骸^㉟，不可问矣；百年而后，予登梅花岭上，与客^㉟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

之面目，宛然可遇^③，是不必问其果解脱^④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⑤，亦以乙酉在扬，凡五死而得绝^⑥。时告其父母火^⑦之，无留骨秽地^⑧，扬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⑨、关中黄遵岩^⑩、粤东屈大均^⑪，为作诗铭^⑫哀词。

顾^⑬尚有未尽表章者：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⑭下，尚有数人，其后皆来江都省^⑮墓。适英霍山师败，捕得冒称忠烈者^⑯，大将^⑰发至江都，令史氏男女来认之。忠烈第八弟^⑱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⑲，守节^⑳，亦出视之。大将艳其色^㉑，欲强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莫敢为之表章者。忠烈尝恨可程在北，当易姓^㉒之间，不能仗节^㉓，出疏纠之^㉔，岂知身后乃有弟妇^㉕，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㉖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㉗，异日有作忠烈祠^㉘者，副使诸公，谅在从祀^㉙之列；当另为别室以祀^㉚夫人，附以烈女一辈^㉛也。

【作者介绍】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银 yīn)县(今宁波市)人。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是明代遗民，明亡后在家隐居。他于乾隆元年(1736)成进士，选任翰

林琬斋吉士，散馆回家后，不再做官。他为人很有风节，任性傲气，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富有爱国心，对于抗清先烈和明末遗民，表彰不遗余力；所作碑铭和传记文字中，有不少有明的重要史料。一生致力于经史的研究，学问非常渊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家里藏书很多，藏书处名为双韭山房。曾经校读《水经注》、修订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并续选宁波遗老故旧的诗歌；著有《经史问答》、《句余土音》、《鮚埼（杰其jié qí）亭集》等，另有诗集十卷。

【说明】梅花岭在扬州城外，明末抗清统帅史可法的衣冠坟就在岭上。本文虽题为《梅花岭记》，但全篇只有两句话直接接触到这座小山，“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一句是实指，“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一句是象征性的虚指。作者不过借这座小山作为叙述史事的关键，他所着力描写的是以民族英雄史可法为首的抗清爱国将领与以钱烈女为代表的广大爱国人民的壮烈事迹，连带写到史可法的弟妇李氏反抗暴力迫害的英勇行为，主旨在于表扬他们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作者在明亡百年以后，怀着无限的悲愤心情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写下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史事，目的在于激励人们由崇敬这些英雄人物而向他们学习、看齐。文中说到当时传说史可法并未遇难，以后抗清义军往往假托他的名义，特别提到声势非常浩大、曾经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极大威胁的英霍山师，意味十分深长；而孙兆奎反诘洪承畴这一插笔，寥寥几句，就写尽了那些卖身投靠、屈膝事敌的降臣们的狼狈相，一经对比，忠奸立见分明，也是很有意义的。此外，文章还批判了那些“兵解”、“蝉蜕”等等神秘主义的迷信说法，指出凡是忠于祖国而具有正义感的人，必然是“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而永垂不朽的。

【解释】①梅花岭——在扬州广储门外，明知州吴秀疏浚运河积土而成；岭上种许多梅树，故名。②顺治二年乙酉——公元一六四五年。③江都围急——清兵围攻扬州，形势很紧急。江都就是现在江苏省扬州市。④督相——督理军务的统帅。因可法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故称督相。史忠烈公——史可法（1601—1645），字完之，又字道邻，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崇祯进士。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改称弘光帝，是为南明，任他为兵部尚书，后加武英殿大学士，称史阁部。马士英等不愿他当政，以督理军务为名，把他派往扬州。他主张用全力抵抗清军，准备北伐。因马士英等多方阻挠，不发粮饷；将领间又屡起纠纷，不能完成计划。公元一六四五年四月，清兵围攻扬州，他坚守孤城，严拒诱降，城破后自杀未死，被清军捉住，从容就义。忠烈是后世人给他的称号。⑤殉（训xùn）——这里指以身就义；为义而死。⑥仓皇——匆忙；慌张。⑦临期——到紧要关头。⑧史德威——史可法部下副将，山西省平阳县人。⑨慨然——无所顾惜的样子。⑩固——本来。⑪后——后代。⑫太夫人——指史可法的母亲尹氏。史可法的父亲名从质。⑬这句说：把你排在孙子一辈里编入家谱中。意思就是承认史德威成为自己的儿子。⑭自裁——自杀。⑮固——赶紧。⑯涕——泪。执刀——拿刀。⑰拥——护卫。⑱大兵——指清兵。⑲马鸣騤——督理扬州军务的副帅，陕西省褒（包bāo）城县人。⑳任民育——字时泽，山东省济宁县人。扬州知府。㉑刘肇基等——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人，史可法部下都督，城破后，巷战死；同时战死的有副将汪思诚、马应魁、庄子固、乙邦才等。此外死难的有扬州同知曲

从直、王缵爵、江都知县周志畏、罗伏龙，丙戌盐运使杨振熙，贵州遵义知府何刚以及史可法的幕僚卢渭等。 ②瞪（挣 chēng）目——瞪着眼睛看，表示愤怒。 ③史阁部——史可法是内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所以称为史阁部。 ④执——捉住。 ⑤和硕豫亲王——名多铎，封和硕豫亲王，简称豫王，清军攻打江南的主将，称定国大将军。按和硕是满洲语，译言部落或旗（满族八旗的旗）。 ⑥初——起先。 ⑦以衣冠葬之——把史可法的衣冠及用具葬在一起，表示纪念。也称衣冠冢。 ⑧或曰——有人说。 ⑨青衣乌帽——青和乌都是黑色，青衣乌帽是庄严的服装。 ⑩殒（允 yǔn）——死亡。 ⑪已而——不久。英霍山师——明末在英山、霍山一带起义抗清的农民军。当时大江南北，义军纷起，英山、霍山成为重要的根据地；屡败屡起，连续十余年之久，直至清顺治八年（1651），清朝用重兵围攻，才告失败。按英、霍都是山名，旧时属安徽六安州。霍山一名天柱山，在今安徽省霍山县南；英山在今湖北省英山县东。 ⑫皆托忠烈之名——清顺治六年（1649），冯宏图托名史可法起义抗清，曾攻克安徽省六安、无为、巢县以及英、霍山区，给了清朝以很大的威胁；次年明宗室（皇帝的家族）朱统桂又称石城王，联络二十四寨，声势更加浩大；后有曾在史可法幕中的房绍伯，也托可法之名，率领起义部队，攻下英、霍附近若干城镇，最后都被清朝用重兵消灭。 ⑬陈涉——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名胜，字涉，阳城（今安徽省宿县）人，雇农出身。秦二世元年（前209），与吴广在蕲（岐 qí）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起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国号张楚，后被秦将章邯（寒 hán）所败，在退兵途中，被叛徒杀害。项燕——秦末楚国的

将军，楚霸王项羽的祖父；在楚国威望很高，陈涉起义时曾假托他的名。仿佛——好象。^③吴中——旧时对苏州府属各县的通称。孙兆奎——字君昌，江苏省吴江县人。明福王时，吴江被清军攻破，他与同县吴易（字日生）率领数千人起义抗清，号称孙吴兵，驻长白荡，战败被清兵捉至南京。

⑤克——胜利。^⑥白下——江宁县旧有白下城，故称白下，即今江苏省南京市。^⑦经略——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掌管一路或数路军、政事务，职位高于总督。洪承畴——南安（今福建省南安县）人。崇祯末年任蓟（计）^⑧（即今河北省）辽（即今辽宁省）总督，与清军战于松山，兵败降清，随多尔衮入关打败李自成，又随多铎攻打江南，做清军的开路先锋。^⑨有旧——有老交情。^⑩兵间——部队里。^⑪故——原。^⑫抑——还是。^⑬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明崇祯十二年（1639），洪承畴总督蓟辽军务，清军攻锦州，承畴前往救援失利，退守松山。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围攻松山城堡，承畴与总兵祖大寿都向清军投降。败讯传至北京，说承畴已殉国，明思宗十分惊悼，命令设坛致祭，并为他建立专祠；后来得知他已投降，才作罢。这里所记反问承畴的话，是孙兆奎有意挖苦他的。松山——在今辽宁省锦州市南，山的西面有城堡，就是洪承畴驻守的地方。^⑭恚（惠 huì）——愤怒；怨恨。

^⑮麾（灰 huī）下——将帅的部下。^⑯诡（鬼 guǐ）诞——怪异虚妄。^⑰颜太师——颜真卿（709—785），唐朝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字清臣。官至监察御史，出任平原（今山东省德县）太守。安禄山叛乱，他起兵抵抗，各郡响应，推他为盟主。后入京，官至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逼他投降，不屈，被绞死。兵解——

学道学仙的人称死于兵刃为兵解，说是借此脱离躯壳而成仙了。相传颜真卿死后十五年，他的旧仆在洛阳同德寺看见他在佛殿上，当时人们便说真卿已得兵解。^④文少保——文天祥(1236—1283)，南宋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字宋瑞，又字履善，别号文山。官至左丞相。曾一再起兵抗元，后兵败退入广东，因叛徒引元兵袭击被俘，送至大都(今北京市)，迭经威胁利诱，不屈就义。悟大光明法蝉蜕(^{退 tui})——文天祥在狱中有诗道：“谁知真患难，忽遇大光明。”后人牵强附会地说是天祥已经超脱于生死之外了。蝉蜕，蝉脱皮而变为另一形态，比喻人脱离躯壳而成“仙”。^⑤这句说：殊不知忠义是圣人、贤者的一脉相承的理论和方法。^⑥出世入世——脱离俗界叫出世，生活在世上叫入世。^⑦为蛇画足——比喻多余的事物。^⑧遗骸(孩 hái)——尸体。^⑨客——这里指客人。^⑩宛然——仿佛。遇——会见；碰到。^⑪解脱——佛教的说法，脱离烦恼而得自在。^⑫丹徒钱烈女——名淑贤，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父钱应式，行医；母卞(变 biān)氏。扬州沦陷，她自杀五次才死，死时年十六岁。冢(zhǒng)——坟墓。^⑬五死——五次自杀。绝——死亡。^⑭火——把尸体烧掉；火葬。^⑮无留骨秽(惠 huì)地——不要把骨骼埋葬在被敌人侵占的肮脏地方。^⑯江右——长江以西的地方，指江西省。王猷(yóu)定——字于一，号轸石，明末清初南昌人。曾在史可法幕中做文书工作，所写诗文很有豪气。明亡后隐居杭州西湖寺院中。著有《四照堂文集》。^⑰关中——指今陕西省。黄遵岩——清初诗人，陕西人。^⑱粤东——指今广东省。屈大均——清初文学家，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曾参加抗清队伍。^⑲铭——文体的一种，常刻于器物上。

以表扬功德；刻于墓碑上的称墓志铭。 ⑬顾——但。
⑭可程——史可法之弟，崇祯进士，升为翰林院庶吉士。曾投靠清朝。后南归，在江苏宜兴病死。 ⑮省(xǐng)——探视。 ⑯冒称忠烈者——指起义抗清的厉绍伯，浙江平湖县人，曾在史可法幕中服务。他的容貌身材与可法有点相似。 ⑰大将——驻扎南京的清军头目，名未详，有些文献上说是“少宰某”。 ⑱忠烈第八弟——名可模（一说名可则），早死。 ⑲其夫人——史可模之妻，史可法夫人之妹，姓李，宛平（今北京市）人。有色——有姿色。 ⑳守节——丈夫死后不再嫁。 ㉑艳其色——羡慕她的美貌。
㉒易姓——从前帝王把国家当作一人一姓的私产，一姓被推翻，朝代就随着更换。 ㉓仗节——执持大节。 ㉔出疏纠之——史可法曾经上奏章给福王，检举史可程投降之罪。纠——检举。 ㉕身后——死后。弟妇——弟之妻。
㉖踵——追随，引伸为继承。兄公——丈夫之兄。余烈——前人遗留下来的正直刚毅之气。 ㉗不染——不沾污浊。
㉘异日——将来。祠——祠堂。 ㉙谅——推想。从祀——以品德高超的人附在祠中陪同受祭。 ㉚祀——祭。
㉛附以烈女一辈——把烈女等附祭在这里。

祭 妹 文

袁 枝

乾隆丁亥①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

山^②，而奠^③之以文曰：

呜呼！^④汝生于浙而葬于斯^⑤，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觭梦^⑥幻想，宁知^⑦此为归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⑧，致孤危托落^⑨，虽命之所存^⑩，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⑪之过也。予幼从先生授经^⑫，汝差肩^⑬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⑭，遽躬蹈^⑮之。呜呼！使^⑯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⑰。

予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⑱，岁寒虫僵，同临其穴^⑲。今于殮^⑳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㉑赴目。予九岁憩书斋^㉒，汝梳双髻^㉓，披单缣^㉔来，温《緇衣》^㉕一章。适先生奓户^㉖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㉗，不觉莞尔^㉘，连呼则则^㉙，此七月望日^㉚事也。汝在九原^㉛，当分明记之。予弱冠粤行^㉜，汝持裳悲恸^㉝。逾^㉞三年，予披官锦还家^㉞，汝从东厢扶案^㉟出，一家瞪视^㉟而笑，不知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㉛，函使^㉛报信迟早云尔^㉛。凡此琐琐^㉛，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㉛，思之凄梗^㉛，如影历历^㉛，逼取便逝^㉛。悔当时不将嬖媿^㉛情状，罗缕纪存^㉛；然而汝

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印证^⑯者矣。

汝之义绝^⑰高氏而归也，堂上阿奶^⑱，仗^⑲汝扶持；家中文墨^⑳，昧^㉑汝办治。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㉒者；汝嫂^㉓非不婉嫕^㉔，而于此微缺然^㉕。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予又长汝^㉖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㉗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㉘也。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㉙，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后虽小差^㉚，犹尚殮蝶^㉛，无所娱遣^㉜，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㉝之事，聊资一欢^㉞。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

汝之疾也^㉟，予信医言无害^㉟，远吊扬州^㉟，汝又虑戚吾心^㉟，阻人走报^㉟。及至绵惙^㉟已极，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㉟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㉟，心知不祥^㉟，飞舟渡江。果予以未时还家^㉟，汝以辰时^㉟气绝；四肢^㉟犹温，一目未瞑^㉟，盖犹^㉟忍死待予也。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㉟游，亦尚有几许^㉟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㉟也。而今已矣^㉟！除吾死外，当无见期^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

得见，又卒^⑦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⑧，天乎人乎！而竟已乎^⑨！

汝之诗，吾已付梓^⑩；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⑪，尚未谋^⑫耳。先茔在杭^⑬，江广河深^⑭，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⑮汝于斯，便祭扫^⑯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两冢^⑰，一为阿爷侍者^⑱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⑲。羊山旷渺^⑳，南望原隰^㉑，西望栖霞^㉒，风雨晨昏^㉓，羁魂^㉔有伴，当不孤寂。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㉕；两女牙牙^㉖，生汝死后，才周啐^㉗耳。予虽亲在未敢言老^㉘，而齿危^㉙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㉚几日？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㉛，九族无可继者^㉜。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㉝飞扬，朔风野大^㉞，阿兄归矣，犹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作者介绍】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地(皆属今江苏省)知县。三十三岁时他的父亲去世，辞职回

家，不再做官，在江宁小仓山建筑了随园，在那里过了将近三十年的生活。在文学上，他是性灵说的提倡者，对当时很有影响。所谓性灵，是指性情和灵感。他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所以往往任情写作，反对为格律所拘束，同时对拟古主义和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很表不满。但他作品中所抒发的性情，大都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很少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虽然清新自如，但格调并不很高。他的散文也能破除陈套，畅达而有才气，注重文章的起伏波澜，轻巧动人；但也时时会流露出一些“俗气”和“乡野气”，而这正是他所竭力主张要避免的，因此也受到学者们的指摘。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和笔记小说《子不语》（一名《新齐谐》）等。

【说明】《祭妹文》是袁枚的著名散文作品。它抒写了作者个人对亡妹素文的悼念，哀惋真切，感染力非常强。历来评论家常把它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并提，称为古今哀悼文章中的杰作。

据作者在《女弟素文传》中所述，他三妹与江苏如皋高姓原是“指腹为婚”（本人尚未出生，孕育在母胎中时就预定的婚姻关系），正式受聘时她还不满周岁。十余年后，高姓因儿子不肖，曾建议解约。她本人由于中封建礼教的毒过深，坚持“从一而终”，才勉强成婚。过门以后，丈夫行为放荡，经常向她勒索嫁妆做嫖妓的费用，不依就百般毒打；后来因赌博输钱，下狠心打算把她卖掉抵债时，她才逃回娘家告官，判决断绝关系。文中“汝以一念之贞”至“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一段，道破了这一悲剧的关键；作者主观上虽不是在反对礼教，但在这里，对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毫不隐讳地表示了怀疑。

作品从儿时的“嬰婉情状”直写到素文气绝以后“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把她的一生经历以及他们兄妹之间的亲密关系，用抒情的笔触作了概括的描写，虽然叙事琐碎，境界狭小，但作者的感情洋溢纸上；特别是把儿时捉蟋蟀的“岁寒虫僵，同临其穴”与“予今殓汝葬汝”对比着写，更为动人。全文充满着感伤的气氛，末后想到自己的身世，调子就更低了。

【解释】 ①乾隆——清高宗的年号（1736—1795）。丁亥——乾隆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七六七年。 ②三妹素文——名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羊山——在南京市东。 ③奠（电 diàn）——祭献。 ④呜呼——叹词，表示叹息。 ⑤斯——这里。 ⑥觭（基 jī）梦——得梦；做梦。 ⑦宁知——怎么知道。 ⑧遇人——嫁人；一般作为遇人不淑的省略，就是说嫁了不好的人。仳（匹 pǐ）离——妇女被遗弃而离去。 ⑨孤危——孤独忧伤。托落——即落托、落拓，失意。 ⑩存——注定。 ⑪予——我。 ⑫授经——讲授经书。 ⑬差（疵 cī）肩——并肩。 ⑭长（掌 zhǎng）成——成长。 ⑮遽（具 jù）——骤然，竟然。躬蹈（蹈 dǎo）——亲身经历。蹈，履行，实践。 ⑯使——假如。 ⑰艰贞——在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若是——象这样。 ⑱奋臂——张开胳膊。出其间——来到捉虫的地方。 ⑲同临其穴——同到埋葬它的洞边。 ⑳殓（练 liàn）——给尸体穿衣入棺。 ㉑惊（井 jīng）然——醒悟的样子。 ㉒憩（气 qì）——休息。与斋——书房。 ㉓簪——把头发束在头顶上。 ㉔单縫（坚 jiān）——细绢的单衫。 ㉕《缁（资 zī）衣》——《诗经·郑风》中的篇名。 ㉖适——恰好。奓（乍 zhà）户——开门。 ㉗琅（郎 láng）琅然——读书的声音。 ㉘薨（薨

wǎn) 尔——微笑。 ②则则——赞叹的声音。 ③望日——阴历每月十五日。 ④九原——墓地。 ⑤弱冠(贯 guàn)——男子成年。粤(月 yuè)行——到广东去。粤是广东省的简称。作者二十一岁由广东到广西，那时他的叔父(名鸿，字健槃在广西巡抚金铁(洪 hōng)幕中，金铁很重视作者的才华，举荐他到北京考博学鸿词科。 ⑥掎(jǐ)——拉住；拖住。恸(tòng)——痛哭。 ⑦逾——过。 ⑧披宫锦还家——指作者于乾隆三年(1738)考中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 ⑨廡——边房。案——狭长的桌子。 ⑩瞪(撑 chēng)视——瞪着眼看。 ⑪长安——借指北京。登科——科举时代称考中进士为登科。 ⑫函使——递信人。 ⑬云尔——如此如此。 ⑭这句说：所有这些琐碎事情。 ⑮填膺(yīng)——充塞胸腔。 ⑯凄梗——悲伤得心头阻塞。 ⑰历历——一个一个清清楚楚的。 ⑱逼取便逝——要想接近它而把它掌握住，它便消失了。 ⑲婴妮(意尼 yīnī)——儿时的言行。 ⑳罗缕(吕 lǚ)——详尽细致地排列起来。纪存——记录保存。 ㉑印证——查对证明。 ㉒义绝——断绝情谊，指离婚。 ㉓堂上——坐在正厅上面的，指父母或祖父母。阿奶——这里指作者的母亲章氏。 ㉔仗——依靠。 ㉕文墨——有关文字方面的事务。 ㉖睐(蝶 dié)——目不正视；有望着的意思。 ㉗明经义谙(安 ān)雅故——了解经书的意义、懂得古训的道理。谙，熟悉。雅故，高超的典章。 ㉘汝娘——指作者的妻王氏。 ㉙婉嫕(意 yì)——柔顺。 ㉚微缺然——稍微欠缺些。 ㉛长(掌 zhǎng)汝——年龄比你大。 ㉜身后——泛指人死后留下来的事情。 ㉝不谓——想不到。先予以去——比我先死。 ㉞终宵——

通夜。刺探——探问。^⑥小差(chāi)——病稍稍好些。差，同“瘥”。^⑦殮碟(夜碟 yèdié)——半卧半坐。^⑧娱遣——娱乐消遣。^⑨稗(bài)官野史——小说和非正式的史书。愕(厄 è)——惊异。^⑩聊——姑且。资——供给。一欢——喜欢一下。^⑪疾——病。^⑫无害——没有危险；不碍事。^⑬吊——探访古迹。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⑭虑戚吾心——怕我心忧。戚，忧愁。^⑮这句说：阻止人家来报信。^⑯绵惙(惙 chuò)——病情沉重，气息微弱。^⑰强应——勉强答应。^⑱诺——答应的声音，表示同意。^⑲诀——决绝；长别。^⑳不祥——不吉利。^㉑果——果然。未时——下午一时至三时。^㉒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㉓四支——两手和两足。支，同“肢”。^㉔瞑(明 míng)——闭紧眼睛。^㉕盖——大概。犹——还；尚。^㉖即——即使。^㉗几许——多少。^㉘共汝筹画(huà)——和你一同商量。^㉙已矣——完了。^㉚见期——相见的日子。^㉛卒——终于。^㉜无涯(牙 yá)——没有边际。憾(旱 hàn)——遗憾，恨。^㉝而竟已乎——终于这样完了吗？^㉞付梓(子 zǐ)——付印。梓，刻印古书的版子。按，素文的遗稿，附印在作者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中。^㉟窀穸(窀夕 zhūnxī)——墓穴。^㉟谋——筹划。^㉟先茔(营 yíng)——祖先的坟墓。杭——浙江省杭州市。作者的故乡。^㉟江广河深——是说路远运输不便。^㉟请母命——请示母亲征得她的同意。宁——安葬。^㉟祭扫——到坟墓前祭吊。^㉟冢(zhǒng)——坟墓。^㉟阿爷——父亲。作者的父亲名滨，曾在各地做幕僚，早已去世。侍者——妾。^㉟阿兄——阿哥。作者对死者的自称。陶氏——作者的妾。^㉟旷渺

(空旷辽阔。)——原隰(席 xí)——原野低地。
栖霞山——山名，一名摄山，在南京市东。昏——黄昏。
羁(jī)魂——寄居他乡的灵魂。作者于乾隆戊寅年(1758)丧子，素文曾写有哭至的诗。写此文时，作者还没有儿子；直到两年以后才由妻钟氏生一男孩阿迟。
姁两女——作者的双生女儿，也系钟氏所生。周卒(zuì)——周岁。作者当时六十一岁，母亲尚健在。
齿危——牙齿动摇。尚复——还能再有。阿品——作者的堂弟，名树，字东萝，任河南正阳县令。亦无子女——据作者的《先妣行状》中说，阿品后来生男名阿通。但在写此文时，阿品尚无子女。九族——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本身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连同本身在内，称九族。可继者——可以继承的人。纸灰——给死人当钱用的迷信纸烧成的灰。朔风——北风。野大——非常大。

黄生借书说

袁枚

黄生允修^①借书，随园主人授^②以书而告之曰：

书非借，不能读也。子^③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④，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

有几？汗牛^⑤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它，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⑥焉。

非独书为然^⑦，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⑧，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⑨。曰：“今日存，明日去，我不得而见之矣！”若业^⑩为我所有，必高束^⑪焉，皮藏^⑫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⑬。”

余幼好^⑭书，家贫难致^⑮。有张氏藏书甚富^⑯，往借，不与^⑰。归而形诸梦^⑱，其切如是^⑲；故有所览，辄省记^⑳。通籍^㉑后，作^㉒去书来，落落^㉓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㉔，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㉕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余^㉖，其借书亦类余。惟余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㉗，若^㉘不相类。然则余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余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㉙书也必速。为一说使与书俱^㉚。

【说明】本篇虽名为“说”，但与论说文的“说”不同。由于黄生向作者借书，作者在交书给他的同时，送了他这篇文章，告诉他借书的好处，勉励他要好好地读书，所以实际上属于“赠序”一类。但全面地看来，文章内容还是着重在说明借书与读书的关系，所以仍然称为“说”，以表明它的主要含义。

全篇的意思非常简单，篇幅虽短，却也有起伏波澜：随手写来，任情说出，文字明白轻快，毫无做作。最后把黄生今日的借书与自己昔日的借书作了对比，指出彼此的遭遇不同，进而勉励他“读书必专”，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解释】 ①黄允修——作者的学生。 ②随园主人——作者自称。作者有别号名随园，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北小仓山。授——付给；交给。 ③子——你。 ④七略——汉成帝命刘向校录群书，向列举篇目，概述要旨；向死后，他的儿子歆（心 xīn）续成，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总称“七略”。四库——《四库全书》的简称。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命开设四库全书馆选录群书，历十年而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 ⑤汗牛——形容书籍极多。汗牛，指牛运书时累得出汗。 ⑥祖父——祖父与父亲。无论——不消说。 ⑦非独——不仅。为然——如此。 ⑧非夫（扶 fú）人之物——不是自家的东西。夫，语助词。强假——勉强借来。 ⑨患——担心。惴（缀 zhuì）惴——恐惧不安的样子。摩玩之不已——不住地观摩、赏玩。 ⑩业——已经。 ⑪高束——束之高阁；高高挂起。束，捆；系。 ⑫庋（鬼 guǐ）藏——搁置不用。 ⑬姑——且。俟（四 sì）——等。异日——他日；过几天。云尔——语助词，而已，罢了。 ⑭好（耗 hào）——喜欢。 ⑮致——求得。 ⑯富——丰富；多。 ⑰与——给。 ⑲这句说：回来梦见借书的情况。 ⑳这句说：求借的心情有如此迫切。 ㉑輶省（醒 xǐng）记——往往能够懂得、记住。 ㉒通籍——籍是竹片，上面写着姓名、年龄、身份等，挂在宫门口，以便进出时查对。通籍是说姓名记在竹片上，可以出入宫门；就是说做了官。

①帑(风 fèng)——旧时官吏的薪水。 ②落落——庄重的样子。
③素蟫(谈 tán) 灰丝时蒙卷轴(轴 zhóu)——蠹鱼和灰丝遮盖在书卷上面；就是说书籍搁置着不去看它。素蟫，蛀蚀书籍的白色蠹虫。卷轴，书卷。
④少时——少年时代。
⑤类余——同我一样。
⑥公书——把图书借给别人共同使用。
吝书——舍不得把书借给别人。吝，吝啬。
⑦若——好象。
⑧归——还。
⑨这句说：写了一篇说明文，把它同书籍一起交付给贊生。

鸣机夜课图记

蒋士铨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①，出南昌^②名族，行九^③。幼与诸兄从先祖^④滋生公读书，十八归先府君^⑤。时府君年四十余，任侠好客^⑥，乐施与^⑦，散数千金^⑧，囊箧萧然^⑨，宾从辄^⑩满座。吾母脱簪珥^⑪，治酒浆^⑫，盘罍间未尝有俭色^⑬。越^⑭二载生铨，家益落^⑮，历^⑯困苦穷乏，人所不能堪^⑰者，吾母怡然无愁蹙状^⑱，戚党人争贤之^⑲。府君由是得复游燕赵间^⑳，而归吾母及铨寄食外祖家^㉑。

铨四龄，母日授四子书^㉒数句，苦儿幼^㉓

不能执笔，乃镂竹枝为丝断之^㉙，诘屈作波磔点画^㉚，合而成字，抱铨坐膝上教之。既识，即拆去。日训^㉛十字，明日令铨持竹丝合所识字，无误乃已^㉜。至六龄，始令执笔学书。先外祖家素不润^㉝，历年饥大凶^㉞，益窘乏。时铨及小奴衣服冠履^㉟，皆出于母^㉟。母工纂绣组织^㉟，凡所为女红^㉟，令小奴携^㉟于市，人辄争购之，以是铨及小奴无褴褛^㉟状。

先外祖长身白髯^㉟，喜饮酒。酒酣^㉟，辄大声吟^㉟所作诗，令吾母指其疵^㉟。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满引一觥^㉟；数指^㉟之后，乃陶然捋^㉟须大笑，举觞自呼^㉟曰：“不意阿丈^㉟乃有此女！”既而摩铨顶^㉟曰：“好儿子^㉟，尔他日^㉟何以报尔母？”铨稚^㉟不能答，投母怀，泪涔涔^㉟下，母亦抱儿而悲，檐风几烛^㉟，若愀然^㉟助人以哀者。

记母教铨时，组紩纺绩之具^㉟，毕置左右^㉟，膝置书，令铨坐膝下读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读^㉟，咿唔^㉟之声，与轧轧相间^㉟。儿怠^㉟，则少加夏楚^㉟，旋复持^㉟儿而泣曰：“儿及此^㉟不学，我何以见汝父！”至夜分^㉟寒甚，母坐于床，拥被覆^㉟双足，解衣以胸温儿背，共^㉟铨朗诵之；读倦，睡母怀，俄而^㉟母摇铨曰：“可

以醒矣。”铨张目视母面，泪方纵横落，铨亦泣。少间^⑯，复令读；鸡鸣，卧焉。诸姨^⑰尝谓母曰：“妹一儿也，何苦乃尔^⑱？”对曰：“子众可矣^⑲；儿一，不肖^⑳，妹何托^㉑焉！”

庚戌^㉒，外祖母病且笃^㉓，母侍之，凡汤药饮食，必亲尝之而后进；历四十昼夜，无倦容。外祖母濒危^㉔，泣曰：“女本弱，今劳瘁过诸兄^㉕，惫^㉖矣。他日婿归，为我言‘我死无恨，恨不见女子成立^㉗。’其善诱^㉘之！”语讫而卒^㉙。母哀毁骨立^㉚，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同党姻娅^㉛，一时咸^㉜以孝女称，至今弗衰^㉝也。

铨九龄，母授以《礼记》^㉞、《周易》^㉟、《毛诗》^㉟，皆成诵^㉟；暇更录^㉟唐宋人诗，教之为吟哦^㉟声。铨每病，母即抱铨行一室中，未尝寝^㉟；少痊^㉟，辄指壁间诗歌，教儿低吟之以为戏^㉟。母有病，铨则坐枕侧不去。母视铨，辄无言而悲。铨亦凄楚依恋，尝问曰：“母有忧乎？”曰：“然^㉟！”“然则何以解忧^㉟？”曰：“儿能背诵所读书，斯解也^㉟。”铨诵声琅琅然，争药鼎沸^㉟。母微笑曰：“病少差^㉟矣。”由是^㉟母有病，铨即持书诵于侧，而病辄能愈。

十岁父归，越一载，复携母及铨，偕游燕赵秦魏齐梁吴楚^㉟间。先府君苟有过^㉟，母必

正言婉言规^⑩，或怒不听，则必屏息^⑪，俟怒少解，复力争之，听而后止。先府君每决大狱^⑫，母辄携儿立席前^⑬曰：“幸以此儿为念^⑭！”府君数倾^⑮之。先府君在客邸^⑯，督铨学甚急；稍怠，即怒而弃^⑰之，数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⑱之，令跪读至熟乃已，未尝倦也。铨故不能荒于嬉^⑲，而母教亦益是以严^⑳。

又十载归，卜居于鄱阳^㉑，铨年且^㉒二十。明年娶妇张氏，母女视之^㉓，训以纺绩织紝^㉔事，一如教儿时。铨年二十有二，未尝去^㉕母前；以应童子试，归铅山^㉖，母略无离别可怜之色。旋补弟子员^㉗。明年丁卯^㉘，食廪饩^㉙；秋，荐于乡^㉚，归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㉛日，遂北行。母念^㉜儿辄有诗，未一寄也。明年落第^㉝，九月归。十二月，先府君即世^㉞，母哭濒死者十余次，自为文祭之，凡百余言^㉟，朴婉沉痛，闻者无不^㉟亲疏老幼，皆呜咽失声^㉟。时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㉟，有南昌老画师游鄱阳，八十余^㉟，白发垂耳^㉟，能图^㉟人状貌。铨延之为母写^㉟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请^㉟于母，且问：“母何以行乐，当图之以为娱^㉟。”母愀然曰：“呜呼！自为蒋氏妇，常以不及奉舅姑盘匜^㉟为恨；而处

忧患哀恸间数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儿，哭女夭折^⑩，今且哭夫矣。未亡人^⑪久一死耳，何乐为^⑫！”铨跪曰：“虽然，母志有乐得未致者^⑬，请寄斯图^⑭也可乎？”母曰：“苟吾儿及新妇能习于勤^⑮，不亦可乎^⑯？鸣机夜课^⑰，老妇之愿足矣，乐何有焉^⑱？”铨于是退而语画士^⑲，乃图秋夜之景：虚堂四敞^⑳，一灯荧荧^㉑，高梧萧疏^㉒，影落檐际^㉓。堂中列一机，画吾母坐而织之，妇^㉔执纺车坐母侧；檐底横列一几，剪烛自照，凭画栏^㉕而读者，则铨也。阶下假山一，砌花^㉖盆兰，婀娜相倚^㉗，动摇于微风凉月中。其童子蹲树根捕促织^㉘为戏；及垂短发持羽扇^㉙煮茶石上者，则奴子^㉚阿童，小婢^㉛阿昭。

图成，母视之而欢。铨谨按吾母生平勤劳，为之略^㉜，以进求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与人为善^㉝者。

【作者介绍】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又字清容、苕生，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为人有志节，重义气，诗文都写得很好，尤精于南北曲，是清代著名的戏曲作家，作有杂剧和传奇十六种，在当时评价很高，但演出不多。诗歌推崇宋人黄庭坚，擅长七言古诗，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散文能用细腻秀雅的

笔调，写凄楚感人的故事。著有《忠雅堂诗文集》、《铜弦词》等。

【说明】蒋士铨的《鸣机夜课图记》，与袁枚的《祭妹文》同样以描写作者自己亲属间的感情为人所称道。两相比较，《祭妹文》似更富于抒情力量，本篇则着重在具体的叙述和细致的描绘，所以作品主人公的形象，就更加鲜明突出。全文写他的母亲的一生经历，把她的言谈、举动、性情、面貌，刻画得十分精细生动，它主要是以形象来吸引读者，与《祭妹文》的以抒情因素来感染读者有所不同。

蒋士铨虽然不属于性灵派，但他主张抒写性情，则与袁枚有相似处。可是，他对性情的解释，与袁枚却又不同；袁枚把性情看作是个人的性情和遭际，他则认为性情就是“忠孝节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本篇写他的母亲的种种“美德”，竭力想把他的母亲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贤良妇女的形象来加以表扬，可说是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解释】①鍾令嘉——别号甘荼老人，著有《柴车倦游集》。②出——出身。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③行(亢 háng)九——排行第九。④先祖——指作者已去世的祖父。⑤归——女子出嫁。先府君——子孙对先世的尊称。这里指作者的父亲，名坚，字适园。⑥任侠——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好(耗 hào)客——喜欢交朋友。⑦乐施与——喜欢拿财物帮助人。⑧散数千金——分散给人家许多金钱。⑨囊(náng)——袋子。箧(qiè)——箱子。萧然——冷落空虚的样子。⑩宾从——宾客以及经常有交往者。辄——常常。⑪脱簪(zān)珥(耳 ěr)——拿下金玉的首饰去换钱。簪，插在发上的针形首饰；珥，珠玉的耳饰。⑫治——备办。酒

粢——泛指酒类。 ⑬盘罍(雷 léi) 间未尝有俭色——杯盘中从来没有寒酸的光景，意思是酒菜都很丰富。 罍，酒杯。 ⑭越——过了。 ⑮家益落——家境越加衰落。 ⑯历——经历过。 ⑰堪——忍受。 ⑱怡然——安适愉快的样子。 愁蹙(促 cù) 状——愁苦的模样。 蹤，皱眉头。 ⑲戚党——泛指亲戚和族人。 争贤之——抢着称赞她好。 ⑳由是——因此。 得——能。 复——再。 燕赵——这里泛指北方地区。 燕，今河北省大部分和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方。 赵，今山西省。 ㉑这句说：叫我的母亲同我到外祖父家里去依靠他们生活。 ㉒四子书——南宋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子书，也称四书。 ㉓苦儿幼——苦恼于孩子年纪太小。 ㉔镂(漏 lòu) 竹枝为丝断之——把竹枝刻成丝再折断它。 镂，雕刻。 ㉕诘屈——弯曲。 波磔(哲 zhé) 点画——四者都是汉字书写的笔法。 波，左撇；磔，右捺。 ㉖训——教。 ㉗乃已——才完毕。 ㉘润——富足。 ㉙历年——好几年来。 饥——饥荒。 大凶——收成很坏。 ㉚小奴——年幼的仆役。 冠履——帽和鞋。 ㉛这句说：都由母亲做出来。 ㉜工——善于。 簪(zuǎn)绣组织——泛指纺织、刺绣一类的工作。 簪，指编组；组织，纺织、编织。 ㉝女红(工 gōng)——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及其产品。 ㉞携——拿到。 ㉟褴褛(褴 lán褛)——衣服破烂。 ㉞髯(rán)——长在两颊上的须。 ㉟酒酣(hān)——酒喝得很畅快。 ㉞吟(银 yín)——朗诵。 ㉞疵(cī)——缺点。 ㉟满引一觥(工 gōng)——举起来满满地喝一大杯。 引，举饮。 觥，大杯。 ㉟数指——指出几次。

②陶然——快乐的样子。 捋(luō)——抚摩。 ③觞
(伤 shāng)——酒杯。 自呼——对着自己叫。 ④不
意——想不到。 阿丈——老头儿。 作者的外祖自称。
⑤既而——不久之后。 顶——头顶。 ⑥好儿子——好
孩子。 ⑦尔——你。 他日——将来。 ⑧稚——幼
小。 ⑨涔(cén) 涔——形容不断地流下。 ⑩檐风几
烛——屋檐下的风吹动小桌上的蜡烛。 ⑪若——如；象。
愀(qiǎo) 然——不快乐的神气。 ⑫组𬘓(xún) 纺
绩——组，织带；𬘓，搓绳；纺，纺纱；绩，缉麻线。 具——
工具。 ⑬毕置左右——一起放在身旁。 ⑭句读
(豆 dòu)——旧时称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
顿处为读。 ⑮咿唔(yīwū)——象声词，形容读书
的声音。 ⑯轧(亚 yà)轧——象声词，形容纺织的声音。
间——交错。 ⑰怠(代 dài)——松懈。 ⑱少加夏(jiǎ)
楚——略打几下。 夏楚，古时责罚人的用具。 ⑲旋——
随即。 复——又。 持——抱。 ⑳及此——趁这时间。
㉑夜分——半夜。 ㉒覆——盖。 ㉓共——同。
㉔俄而——不久。 ㉕方——刚刚。 纵横——交错。
㉖少间——过了一会儿。 ㉗媳——母亲的姊妹。
㉘妹一儿也，何苦乃尔——妹妹只有一个儿子，何必如此。
何苦，有何必的意思；乃尔，如此。 ㉙子众可矣——儿子
多，也就好办了。 ㉚不肖——不贤；不良。 ㉛何托——
靠谁。 ㉜庚戌——清世宗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
㉝且——将要。 笃——病情很严重。 ㉞濒(bīn)
危——迫近病危的时候；临死之前。 ㉟劳瘁(cuì)过错
兄——比她的哥哥们更为劳累。 ㉟惫(bèi)——疲乏。
㉟女——同“汝”，你。 成立——成长而能自立。 ㉟诱

——教导。 ⑦这句说：说完这些话就死了。 ⑧这句说：母亲悲痛万分，以致形貌毁损，骨头突出。 ⑨同党——邻居。姻娅——亲戚。 ⑩一时——当时。咸——都。 ⑪弗衰——不息。 ⑫《礼记》——选录秦汉以前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著，相传西汉戴圣编纂。 ⑬《周易》——也叫《易经》，古代具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

⑭《毛诗》——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本来只称《诗》，内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汉代传《诗》者有四家，东汉以后，通行的是毛传，称为《毛诗》。毛是鲁人大毛公（毛亨）；传是阐述经义的文字。 ⑮成诵——能够背诵。 ⑯录——抄。

⑰吟哦（俄 ē）——将诗歌念出抑扬的声调。 ⑱寝——睡。 ⑲痊——病愈。 ⑳戏——游戏。 ㉑然——是的。 ㉒解忧——消除忧愁。 ㉓斯解也——这就可以消除了。 ㉔诵声琅（郎 láng）琅然，争药鼎沸（费 fèi）——琅琅的读书声与药罐里烧滚的汤药争着发出响声。鼎，炉，罐。 ㉕瘥(chài)——同“瘥”，病愈。 ㉖由是——从此。 ㉗僭(胁 xié)——同。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都是古代诸侯国名，后来作为各省和各地区的代称：燕，河北省；赵，山西省；秦，陕西省；魏，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西南部；齐，山东省；梁，河南省；吴，江苏省；楚，湖南湖北两省。 ㉘苟有过——倘有过失。 ㉙规——劝诫。 ㉚屏息——谨慎害怕，连气都不敢出。 ㉛决大狱——判决重要的案件。 ㉜席前——指审判官（作者的父亲）的座位边。 ㉝这句说：希望要记住这个孩子，意思是叫他不要判错案件，冤屈好人，免得这孩子将来受到果报。 ㉞领（旱 hàn）——点头，表示同意。 ㉟客邸（抵 dǐ）——旅居的寓所。 ㉞弃——不理睬。 ㉟扑——打。 ㉞荒于嬉——

荒废在玩耍中。 ⑪益是以严——越加严格。 ⑫卜居——择定住处。鄱(婆 pō)阳——今江西省波阳市。
⑬且——将要。 ⑭这句说:母亲把她当女儿看待,不把她当儿媳看待。 ⑮纴(认 rèn)——纺织。 ⑯去——离开。 ⑰以应童子试,归铅(延 yán)山——因为要去考秀才回本籍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以,因。应童子试,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凡未经考取入学的称童生,考取入学的称生员,即秀才;应童子试就是去应入学(入府、州、县学)考试。
⑲补弟子员——补上生员的名额,就是说考取为秀才。
⑳丁卯——清高宗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 ㉑食廪(廪 lǐn)饩(细 xì)——廪是谷仓,饩是米谷;廪饩指公家供给的米粮。旧时科举制度,秀才参加岁考成绩优良的,发给膳食津贴,称为廪膳生;食廪饩就是秀才补上廪膳生的名额。
㉒荐于乡——在乡试中被举荐,就是说在省会的乡试中录取成为举人。 ㉓依膝下——在父母亲身边。 ㉔廿(念 niàn)——二十。 ㉕念——记挂;怀念。 ㉖落第——没有被录取。作者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未中,后来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考中进士。 ㉗即世——去世。
㉘凡——总计。 言——字。 ㉙无——不分;无论。
㉚呜咽(夜 yè)失声——嗓音梗塞,哭不成声。 ㉛行年——经历过的年岁。有一——又。 ㉜己巳——清高宗乾隆十四年,公元一七四九年。 ㉝八十余——指年纪。
㉞垂耳——挂下来到耳朵边。 ㉟图——绘。 ㉞延——邀请。写——描绘。 ㉞请——请示。 ㉞娱(余 yú)——欢乐。 ㉞不及奉舅姑盘匜(怡 yí)——没赶上给公婆侍奉饮食、洗涤等,意思是说公婆已经去世。 舅姑,公婆。 盘,盛食物的器具。 匝,盛水的器具,一说匝是洗涤的器具。

㊱夭(yāo)折——短命。 ⑩未亡人——旧时寡妇(死了丈夫的女人)自称。 ⑪何乐为——有什么乐事可为。
⑫这句说：母亲心里有什么喜爱而尚未如愿的。 ⑬寄斯图——寄托在这幅图里。 ⑭习于勤——习惯于勤劳。
⑮不亦可乎——不就好了吗？ ⑯鸣机夜课——夜间在织机声中教儿读书。 ⑰乐何有焉——别的还有什么快乐呢？ ⑲语画士——对画家说。 ⑳敞(厂 chǎng)——开。
⑳荧(yíng)荧——灯光明亮的样子。 ㉑萧疏——稀稀落落。 ㉒檐际——靠屋檐边的地方。 ㉓妇——指作者之妻。 ㉔凭——靠着。 画栏——用彩画装饰的栏干。 ㉕砌(qì)花——陈列在台阶上的花。 ㉖婀娜(ēnuó)——草木茂盛的样子。相倚——互相靠拢。
㉗蹲(吨 dūn)——屈着两膝而屁股不着地的一种动作。促织——即蟋蟀。 ㉘羽扇——鹅毛扇。 ㉙奴子——未成年的男仆。 ㉚婢——旧时供役使的女孩子。
㉛略——大要。 ㉜立言——著书作文，使成为可以传世的言论。与人为善——助人为善。

登泰山^①记

姚鼐

泰山之阳^②，汶水^③西流；其阴^④，济水^⑤东流。阳谷^⑥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

其南北分者^⑦，古长城^⑧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⑨，自京师乘风雪^⑩，历齐河、长清^⑪，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⑫，至于泰安。是月丁未^⑬，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⑭。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⑮，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⑯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⑰；道少半^⑯，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⑯。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⑲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⑳。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㉑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㉒。

戊申晦^㉓，五鼓^㉔，与于颖坐日观亭^㉕，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㉖。稍见云中白若樗蒲^㉗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㉘一线异色，须臾^㉙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㉚，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㉛，绛皓驳色^㉜，而皆若偻^㉝。

亭西有岱祠^㉞，又有碧霞元君祠^㉟。皇

帝行宫^⑤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⑥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⑦。僻不当道^⑧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⑨，皆平顶。冰雪^⑩，无瀑水。无鸟兽音迹^⑪。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作者介绍】 姚鼐(耐 nài)(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穀，有室名惜抱軒，学者因此称他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他早年就跟随伯父姚范学习经学，又跟同乡刘大櫆学习古文。三十二岁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曾担任过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后来辞去官职，主持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扬州等地书院四十余年。

姚鼐继方苞、刘大櫆之后提倡古文，与他们鼎足而三，桐城派到他的时候才真正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古文派别。他在方苞所说的义法的基础上，提出要把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而为一。他认为“善言德行、博学强识”，固是可贵，然而总要能做到“辞足以尽其志”，才能叫做“君子之文”。关于学文的方法，他主张从多读多做开始，要从摹仿而至于自我脱化。他的文章简洁精炼，明润无瑕，但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来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他不及方苞深刻。著有《惜抱軒诗文集》、《九经说》等。他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是近代流传很广、影响很深的一部古文选本。

【说明】 这是一篇游记，写作者在乾隆三十九年年底登

泰山的游程、经过。这篇文章在结构上章法严明，先概括地交代泰山的地形、位置；接着写登山的情况；再写第二天一早在日观亭观日出，这是本篇的重要部分；后面写作者游踪所及的一些名胜古迹；末了综合叙述泰山的特点，突出它的苍劲峻峭的面貌。

其中日观峰观日出是作者这次游览的主要活动，所以是全篇中着力描写的一段，作者细致地写出了他们所见的日出前后的景象。先用大风与云漫布置好日出前的声势；再用极天的一线异色，渐成五彩，来衬托初升如丹的旭日；最后用东海的红光摇动，群峰的绛皓驳色，来渲染日上后辽阔的境界，这就勾勒出了泰山观日出的瑰丽生动的景象。

因为作者是在深冬岁暮乘风雪游泰山的，所以全篇的描写，处处显示出时令的特色。如写登山时“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到山顶，则见“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在日观亭等待日出，又有“大风扬积雪击面”；末尾一段，写出“冰雪，无瀑水”，“雪与人膝齐”，都显示出泰山冬季的森严。而日出前后“白若樗蒱”的峰巅，“绛皓驳色”的群峰，都是因为蒙着一层雪的缘故，才显现出这样的形象和色调。所写泰山的雪景虽然都是实景，但在这篇游记中，却不能不说也是作者有意这样点染的结果，给文章带来一种明丽的格调。

【解释】①泰山——在今山东省泰安县城北，为我国“五岳”（五大名山）之首，称为“东岳”。②阳——山的南面。③汶水——即大汶河。发源于今山东省莱芜县东北的原山，向西南流经泰安。④阴——山的北面。⑤济水——也称沇水。发源于今河南省济源县的王屋山，东流至山东。（清末，济水在山东的河道已为黄河所占夺。）

⑥阳谷——指山南面的山谷里的水。⑦这句说：在阳谷与

阴谷分界的地方。 ⑧古长城——指战国时候齐国所筑的长城。 古，指秦筑长城以前的时期。 ⑨以——在。 乾隆三十九年——乾隆，清高宗的年号。文章所记是阴历十二月底的事，应为公元一七七五年。 ⑩乘风雪——冒着风雪。 ⑪历——经过。 齐河、长清——都是山东省的县名。 ⑫限——界限。 ⑬是月丁未——这个月的丁未这一天。指这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 ⑭朱孝纯——字子颖（影 yǐng），山东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当时做泰安的知府。他与姚鼐都是刘大櫆的弟子。由南麓登——从南边的山脚上山。 ⑮磴（邓 dèng）——山路的石级。 ⑯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著有《水经注》。 ⑰循以入——顺着进去。 ⑲道少半——走了一小半路。 ⑲道有天门——路上有天门。天门，有三处：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再六里至绝顶。 ⑳崖（牙 yá）限——象门户一样的山崖。 ㉑明烛天南——（雪光）明亮地照耀着南面的天空。烛，照。 ㉒徂（cū）徕——山名。在泰安城东南。 ㉓这句说：半山腰里停留着的云雾象一条带子一样。 ㉔戊申晦——戊申这天是月底。指这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㉕五鼓——五更。黎明之前。 ㉖日观亭——日观峰上的一个亭子。 ㉗漫——弥漫。 ㉘樗蒱（初蒲 chūpú）——古赌具。 ㉙极天云——天边的云。极天，天边。 ㉚须臾（偷 yóu）——片刻。 ㉛丹——朱砂。 ㉜这句说：有的被日光照射着，有的没有照着。 ㉝绛皓（耗 hào）驳色——或红或白，颜色错杂。 皓，白色。驳，杂。 ㉞皆若偻（楼 lóu）——都象弯腰曲背的样子。日观峰以西诸峰，都比日观峰低，所以这样说。 ㉟岱祠——即东岳庙。东岳泰

山也称岱宗，所以东岳庙又称岱祠。⑩碧霞元君——女神，据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⑪行宫——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地方。⑫显庆——唐高宗的年号（656—660）。⑬漫失——磨灭缺失。⑭僻不当道——偏僻而不路边。⑮罅（夏 xià）——裂缝。⑯冰雪——到处是冰雪的意思。⑰音迹——声音、踪迹。

重修盘门^①双忠祠记

彭绍升

余观建炎之事，宋之不亡者幸哉^②！方金兵破扬州^③，于时高宗驻平江^④，去敌尚远，平江固^⑤可守也，蹙蹙焉去之临安^⑥，而越而明^⑦，不暇一夕息^⑧。已而敌破建康^⑨，道广德^⑩，趋^⑪临安，由越入明，纵掠海上而归^⑫。使其时平江诸将帅，以劲旅遏其冲^⑬，俾只轮不返无难者^⑭；奈何兵不战而溃^⑮，城不攻而下^⑯，坐使五十万人并命于锋刃而莫之救^⑰？

相传金兵自盘门入，有二士^⑱者拒敌于门外，一死于陈^⑲，一死于水，而盘门破矣。呜呼！彼守城者，或则侍郎^⑳，或则宣抚使^㉑，

非不显且要也^②，委而去之^③若弃涕唾，而独遗^④二士者以殉国之烈，此不可为发愤^⑤而深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死，里人神而祀之^⑥，迄今^⑦六百余年，而灵爽^⑧益著。二士俱汴^⑨人，从高宗南渡^⑩守平江。其一刘姓鼐名，盖^⑪死于陈者也。其一张姓鳌名，盖死于水者也。祠有明永乐中俞楨碑^⑫，以鼐为顺国明王，职天坛传奏司^⑬，以鳌为顺济龙王，职盘溪守御司^⑭。其封爵莫知何昉^⑮，要^⑯其来也则远矣。

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⑰金千两，新其堂宇^⑱。既成，属予记^⑲。祠在盘门外灵岩乡，俗名双土地祠，余更之曰双忠^⑳。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㉑！遂书而记之。

【作者介绍】 彭绍升(1740—1796)字允初，号尺木，又号知归子，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考中进士后，选他做知县，不去。他学问广博，留心当世掌故，喜欢写传记、碑志等文章。著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测海集》、《观河集》等。

【说明】 公元一一二六年，北宋王朝被金灭亡。第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附近)称帝，建立南宋政权，这就是宋高宗。各地爱国军民纷纷起来抗金。但在朝廷中，以赵构为代表，放弃中原、逃奔东南、向金屈辱求和的主张始终占着优势。一一二七年十月，赵构逃奔扬州(今

属江苏省)；一一二九年二月，金兵到扬州，赵构急忙逃到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后来又到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到浙东，甚至从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省)。金兵直追到海上，一一三〇年二月初才退兵，这月二十五日进平江抢掠烧杀。这篇文章里写到的两位宁死不屈的爱国军士刘鼐和张鳌(敖 áo)，就是这次在平江抗金牺牲的。他们被南宋政府抛弃不顾，但是人民却在他们死后，把他们当作神道来尊敬。这篇文章就着重地表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文章对刘鼐、张鳌的事迹写得很简略——可能由于事迹已被埋没，但它从宋高宗以及侍郎、宣抚使等守平江的将帅说起，与刘鼐、张鳌的行为构成强烈的对比，再穿插作者的感叹和议论，主题也就显得突出了。

【解释】①盘门——苏州的一座城门。②建炎——宋高宗年号(1127—1130)。这四年中，金国女真贵族连年南侵，南宋朝廷只知逃跑求和。宋——这里指南宋。③金兵破扬州——建炎元年(1127)十月初一，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从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附近)南逃，二十七日逃到扬州(今属江苏省)；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三，扬州被金兵攻破。④高宗驻平江——建炎三年二月初三日，宋高宗从扬州逃出，初六，逃到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驻，停留。⑤固——本来。⑥鳌(促 cuò)蹙——迫促的样子。之——往。⑦越——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县)。明——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⑧这句说：一刻不敢停留。⑨已而敌破建康——金兵攻陷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是建炎三年阴历十一月廿七日。已而，不久。⑩道——经过。广德——县名，今属安徽省。⑪趋——前往。⑫纵掠海上而归——建炎三年十二月，宋高宗乘船航海避金兵。次

年正月初三到了台州章安镇，十六日，金兵攻破定海（今属浙江省），从海道袭击高宗，高宗逃到温州。二月初三日，金兵从宁波回临安，十三日从临安退兵，廿五日进平江，抢掠烧杀，三月初一日离平江北去。
⑬劲旅——精锐的部队。遏（扼 è）——阻止。冲——交通要道。
⑭这句说：要使敌人全军覆灭，也不怎么难办。只轮，战车上的一只轮子。
⑮奈何——为什么。溃——散；乱。
⑯城不攻而下——敌人没有攻城，城就已被占领。建炎四年（1130）二月廿三日，金兵先头部队一到平江，将领周望、知府汤东野先后逃走，平江便轻易地落入敌人手中。
⑰坐——徒然。并命于锋刃——在锋利的刀刃之下丢掉性命。并，通“屏”，丢掉。
⑱士——军士。
⑲陈——与“阵”同。交战时的战斗行列。
⑳侍郎——指汤东野，他原是工部侍郎；建炎三年（1129）九月任平江知府兼浙西制置使。
㉑宣抚使——指周望，他是两浙、荆湖等路宣抚使，奉命守卫平江。
㉒显要——声望、地位很高。一般指大官。
㉓委而去之——丢了城而逃走。委，丢弃。
㉔遗——留给。
㉕发愤——激发义愤。
㉖神——敬为神道。这里神字作动词用。
㉗祀——祭祀。
㉘迄今——至今。
㉙灵爽——神灵的精气。
㉚汴——河南省。
㉛从——跟。南渡——公元一一二七年，康王赵构称帝，后来南渡长江，建都临安，历史上称为南渡。
㉜盖——发语词。
㉝永乐中俞祐碑——永乐年间俞祐作碑文的石碑。永乐，明成祖年号（1403—1424）。
㉞顺国明王、天坛传奏司——刘祐死后的封爵和职位。
㉟顺济龙王、盘溪守御司——张鳌死后的封爵和职位。
㉞昉（纺 fǎng）——开始。
㉞要——总之。
㉞醵（拒 jù）——凑钱。
㉞新其堂宇——把它

的屋宇修建得象新的一样。③属予记——嘱我写一篇文章把事情记下来。属通“嘱”。④这句说：我改称它为双忠祠。⑤这两句说：他们的忠心，是他们所以成为神道的缘由呵！

冉氏烹狗记^①

崔 述

县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辄搏噬之^②，往往为所伤，伤则主人躬诣^③谢罪，出财救疗之，如是者数矣^④。冉氏以是颇患苦^⑤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杀，故置^⑥之。

刘位东谓余曰：“余尝^⑦夜归，去^⑧家门里许，群狗狺狺吠^⑨，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横扫之，群狗皆远立，独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几伤者数矣^⑩。余且斗且行，过冉氏门而东，且数十武^⑪，狗乃止。当是时^⑫，身惫^⑬甚，幸狗渐远，憩^⑭道旁，良久^⑮始去，狗犹望而吠也。既归，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盗夜往劫之^⑯，狗拒门^⑰而噬，虽数人能入咫尺^⑱地哉！闻冉氏颇患苦此狗，旦^⑲若遇之于市，必

嘱之使勿杀；此狗累千金^② 不可得也。

“居数日，冉氏之邻至，问其狗，曰：‘烹之矣。’惊而诘^① 其故，曰：‘日者^② 冉氏有盗，主人觉之，呼二子起，操械^③ 共逐之，盗惊而遁^④ 。主人疑^⑤ 狗之不吠也，呼之不应，遍索之^⑥ 无有也。将寝，闻卧床下，若有微息^⑦ 者，烛之^⑧ 则狗也。卷屈^⑨ 蹲伏，不敢少^⑩ 转侧，垂头闭目，若惟恐人之闻其声息者。主人曰：嘻^⑪！吾向之隐忍而不之杀者^⑫ ，为其有仓卒一旦^⑬ 之用也，恶^⑭ 知其搏行人则勇，而见盗则怯乎哉？以是故，遂烹之也。’”

嗟乎^⑮！天下之勇于搏人而怯于见贼者，岂独此狗也哉？今夫市井无赖之徒^⑯，平居使气^⑰，暴横闾里间^⑱；或窜名县胥^⑲，或寄身营卒^⑳，侮文弱，凌良懦^㉑，行于市，人皆遥避之；怒则呼其群，持械圜斫之^㉒，一方莫敢谁何^㉓，若壮士然^㉔。一旦有小劫盗，使之持兵仗^㉕，入府廨^㉖，防守不下百数十人^㉗；忽厩^㉘ 马夜惊，以为贼至，手颤颤，拔刀不能出鞘^㉙，幸而出，犹震震^㉚ 相击有声。发火器^㉛，再四皆不然^㉜。闻将出戍地^㉝，去贼^㉞ 尚数百里，距家仅一二舍^㉟，辄号泣^㉙ 别父母妻子，恐不复相见，其震惧^㉛ 如此。故曰：勇于私

斗，而怯于公战，又奚^⑧独怪于狗而烹之。嘻，过矣^⑨！

虽然，畜猫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盗也。苟其职之不举^⑩，斯固^⑪无所用矣；况益之^⑫以噬人，庸^⑬可留乎！石勒欲杀石虎^⑭，其母^⑮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⑯。”其后石氏之宗^⑰，卒^⑱灭于虎。贪牛之快，而不顾车之破，尚不可；况徒^⑲破车而牛实不快乎？然而妇人之仁^⑳，今古同然^㉑；由是言之，冉氏之智，过人远矣^㉒。

人之材有所长，则必有所短，惟君子则不然。鍾毓与参佐射^㉓，魏舒常为画筹^㉔，后遇朋人^㉕不足，以舒满数^㉖，发无不中^㉗，举坐愕然^㉘。俞大猷^㉙与人言，恂恂^㉚若儒生，及提桴鼓^㉛，立军门^㉜，勇气百倍，战无不克^㉝者。若此者，固不可多得也。其次醇谨而不足有为^㉞者；其次跃弛而可以集事^㉟者；若但^㉟能害人而不足济事，则狗而已矣！虽然，吾又尝闻某氏有狗，竟夜^㉟不吠，吠则主人知有盗至，是狗亦有过人者；然则搏噬行人而不御^㉟贼，虽在狗亦下焉者矣。

【作者介绍】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

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嘉庆年间曾做过福建罗源、上杭等县的知县，政绩清廉，后来自请辞职，回家著述终老。他精于考证之学，著述三十四种，其中《考信录》尤为著名。

【说明】这是一篇杂记，通过一件见闻的记述，写出对人事的看法，寓意十分明确。

文章开头竭力描写冉氏狗的凶猛，中间文笔急转，从它的突然被“烹”，揭示出它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丑态。前面都是由他人转述，然后才由作者直接发表意见，也加上一些描摹，引用一些典故，使读者明了“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不仅是冉氏狗而已，还有那些地痞流氓与挂名的役吏兵卒，也都与冉氏狗是同一副形相。对于这类恶棍坏蛋，决不能象石勒的母亲纵容姑息石虎那样，结果造成了莫大的后患。文中提到的“妇人之仁”，虽然表现了作者对妇女的偏见，实质上是指责无原则的同情与怜惜。最末指出即使是狗，那些只会乱咬行人而不会防贼的，在狗里边也是最下等的。文章做到这里，就明白地总结了作者对人事的看法。全篇写得曲折而有变化，语气也淋漓痛快。

【解释】①冉(染 rǎn)氏——姓冉的人家。烹(pēng)——杀。②辄(zhé)——就。搏噬(bó shì)——搏击乱咬。③躬诣(yí)——亲自前往。④如是者数(溯 shuò)矣——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好多次了。⑤患苦——忧虑苦恼于。⑥置——搁置。⑦尝——曾。⑧去——距离。⑨狺(yín)狺——狗叫声。吠(fèi)——狗叫。⑩这句说：有好几次几乎受伤。⑪且——将近。武——古代以半步为武，六尺为步。⑫是时——这时候。⑬惫(bèi)——疲乏。⑭恐

(气 qì)——休息。 ⑯良久——好久。 ⑰藉令——假使。
仇盗——仇敌或强盗。 ⑲拒门——拦住门而对抗。
⑳咫(止 zhǐ)尺——比喻很短的距离。古代以八寸
为咫。 ㉑旦——明日，明早。 ㉒累千金——高价。
累·积累。 ㉓诘——问。 ㉔日者——前些日子。
㉕操械——拿了武器。 ㉖遁(钝 dùn)——逃走。
㉗疑——奇怪。 ㉘追索之——到处找它。 ㉙微息——
细微的喘气声。 ㉚烛之——用灯烛照它。 ㉛卷(拳
quán)屈——身体弯曲。 ㉜少——稍。 ㉝嘻(希 xī)——
惊怒声。 ㉞向——以前。 不之杀——不把它杀掉。之，
代词，它。 ㉟仓卒(促 cù)——一旦———时匆忙急促之间。
㉞恶(乌 wū)——怎。 ㉟嗟(阶 jiē)乎——感叹词。
㉞今夫(扶 fú)——现在。夫，语助词，无义。 市井无赖之
徒——街市上那些不务正业的人。 ㉞平居——平日。
使气——闹事。 ㉞这句说：在乡里间逞强横行。 ㉞窜
名县胥——在县衙门里安插上一个役吏的名字。胥，衙门中
的役吏。 ㉞这句说：有的到军营里去充当一名兵卒。
㉞凌良懦(诺 nuò)——欺侮懦弱的好人。 ㉞圈(环 huán)
斫(浊 zhuó)之——包围拢来砍人。 ㉞这句说：一地的人
都不敢奈何他们。 ㉞若壮士然——象是壮士的样子。
然，表示比拟的助词。 ㉞兵仗——兵器。 ㉞府廨
(谢 xiè)——官府办事的地方。 ㉞这句说：不少于一百多
人担任警备守卫。 ㉞厩(就 jiù)——马房。 ㉞鞘
(窍 qiào)——刀套子。 ㉞震震——形容声音的响亮。
㉞火器——用火药引爆射击的武器。 ㉞不然——没有点
着。然，同“燃”。 ㉞出戍(恕 shù)地——出发到驻防的地
方去。 ㉞去贼——距离盗匪(所在的地方)。 ㉞舍——

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 ⑤号泣(弃 qì)——号哭。

⑥震惧——惊惧。 ⑦奚(希 xī)——何;为什么。 ⑧过矣——过分了。 ⑨苟——倘使。 不举——不能胜任。

⑩斯——这。 固——诚然。 ⑪益之——加之。

⑫庸——岂;难道。 ⑬石勒——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319—330在位),羯(jié)族人,据有今山西、河南一带之地。石虎——石勒的侄子,勇猛而喜欢杀人。石勒死后,他的儿子石弘以石虎为丞相,不久石虎杀弘自立,称大赵天王。 ⑭其母——指石勒的母亲。 ⑮这几句说:跑得快的牛,在小的时候,总会弄破车子,你稍稍容忍他一些吧。

⑯石氏之宗——石氏王室的正统。古代宗法制,以嫡长子为正统。 ⑰卒——终于。 ⑱徒——仅仅。 ⑲仁——好心肠;仁慈之心。 ⑳同然——同是这个样子。 ㉑这句说:远远地超过别人了。

㉒锺毓(育 yù)——三国魏颍川平社(今河南省许昌县)人。锺繇(yóu)的儿子。官至徐州、荊州都督。 参佐——僚属;属官。 射——射箭。

㉓魏舒——字阳元,三国魏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人。迟钝质朴,不大被人看重。性喜骑射。曾为锺毓长史。后来在晋朝,官至司徒。画筹——计数。画,同“划”。 ㉔朋人——同人,这里指参加射箭的人。 ㉕这句说:叫魏舒来充数。

㉖中(众 zhòng)——射中目标。 ㉗举坐愕(厄 è)然——合座的人都惊愕。 ㉘俞大猷(由 yóu)——明代抗击倭寇的名将,字志辅,福建晋江人,当时与戚继光齐名。

㉙恂(巡 xún)恂——恭顺的样子。 ㉚桴(浮 fú)鼓——鼓槌。 ㉛军门——营门。 ㉜不克——不胜。 ㉝醇(纯 chún)谨——纯厚谨慎。 不足有为——不能够大有作为。 ㉞躑躅(唾池 tuòchí)——放荡而不知检点。 集

事——成事。 ⑤但——只。 ⑦竟夜——通夜；整夜。
⑧御——抵抗。

游庐山后记^①

恽 嵩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②，皆在庐山之阳^③；
闻其阴益旷奥^④，未至也^⑤。

四月庚申^⑥，以事赴德化^⑦。壬戌^⑧，侵晨^⑨，沿麓行^⑩。小食东林寺之三笑堂^⑪。循高贤堂^⑫，跨虎溪^⑬，却游西林寺^⑭，测香谷泉^⑮。出太平宫^⑯，漱宝石池^⑰。甲子^⑱，渡江览溢口形势^⑲。乙丑^⑳，返宿报国寺^㉑。大雨，溪谷皆溢焉。

丙寅^㉒，偕沙门无垢^㉓，篮舆^㉔曲折行洞中，即锦涧^㉕也。度^㉖石桥，为锦绣谷^㉗，名殊^㉘不佳；得红兰数本^㉙，宜改为红兰谷。忽白云如野马^㉚，傍腋^㉛驰去；视前人，在绡纨^㉜中。云过，道旁草木罗罗然^㉝，而涧声清越相和答^㉞。遂蹑半云亭，睨试心石，经“庐山高”石坊^㉟，石势秀伟不可状^㉟。其高峰皆

浮天际，而云忽起足下，渐浮渐满，峰尽没。闻云中歌声，华婉^⑧动心，近在隔涧，不知为谁者。云散，则一石皆有一云缭^⑨之。忽峰顶有云飞下数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为千百，渐消至无一缕，盖须臾^⑩之间已如是。径天池口^⑪，至天池寺。寺有石池^⑫，水不竭。东出为聚仙亭、文殊岩^⑬。岩上俯视，石峰苍碧，自下矗立，云拥之，忽拥起至岩上，尽^⑭天地为绡纨色，五尺之外，无他物可见，已^⑮尽卷去，日融融然^⑯，乃复合为绡纨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东至佛手岩^⑰，行沉云^⑱中，大风自后推排，云气吹为雨，洒衣袂^⑲。蹊坐升仙台^⑳，拊御碑亭^㉑，云益重。至半云亭，日仍融融然耳。无垢辞去，遂独过铁塔寺^㉒而归。

天池之云^㉓，又含鄱岭、神林浦之所未见^㉔；他日当羸^㉕数月粮居之，观其春秋朝夕之异，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㉖观览，以言纪焉^㉗，或有发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作者介绍】 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先后做过浙江的富阳、江山，江西的新喻、瑞金的知县。嘉庆十七年(1812)，做南昌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同知(知府的佐官)，十

九年(1814)被人诬告，革职。他年轻时候喜欢骈文，后来专写散文，与张惠言同为阳湖派的创始人，在清代散文方面有较大的影响。所作多为碑传和学术性文字，也有部分山水小品，风格清峻。著有《大云山房文稿》等。

【说明】我国的名山之一庐山，耸峙在长江和鄱阳湖的环抱中，千岩万壑，云阵雾带，特别是春夏之交，庐山“云海”成了人人称道的奇景。本文作者恽敬，在嘉庆十八年(1813)三月游览庐山南部，做了一篇《游庐山记》，着重写云的诡变。四月，再游庐山西北部，写了本篇，和前篇成为姐妹篇。本篇开头，承接《游庐山记》，说上次游览已听说庐山北部更加空阔幽深，给这次游览作了引线。这次，从四月廿五日开始，游览东林寺等名胜古迹，都只概括叙述而已。廿九日游览的天池山、锦绣谷等地的景色，特别是见到的“云海”，才是本篇写的重点。作者是从锦涧入锦绣谷，然后登天池山的。首先在锦绣谷中，遇见了野马般的白云。接着，便沉在一片“云海”之中。“云海”变化多端，景象万千，作者以游程为叙述的线索，集中笔力描摹了云景的奇幻变化，可以说历历如绘。末了，小结说，这次云景是以前在庐山南部没有见到的，这又和上次游览以及前一篇游记相呼应；接着提出将来的愿望和计划，来告诉读者：庐山的“云海”以及其他景色都还远远没有写尽，令人驰想不已。

【解释】①庐山在今江西省北部，周围约二百五十公里。作者在嘉庆十八年(1813)三月，游了庐山一部分地方，写有《游庐山记》。这次游了另一部分，而写了本篇，因称《游庐山后记》。②这句指三月里作者已游的范围。白鹿洞，在五老峰南的后屏山，属庐山的东南部。栗里，在庐山西南部。③阳——山的南面。④闻——听说。阴——山的北面。

益——更加。旷奥——空阔幽深。 ⑤未至也——指三月里尚未游到。 ⑥四月庚申——指嘉庆十八年(1813)旧历四月廿三日。 ⑦以——因。德化——今江西省九江县。 ⑧壬戌——旧历四月廿五日。 ⑨侵晨——清早。 ⑩麓(鹿 lù)——山脚。 ⑪这句说：在东林寺的三笑堂里稍微吃了点东西。东林寺，在庐山西北部。 ⑫循——顺着。高贤堂——在东林寺。 ⑬虎溪——在东林寺前。 ⑭西林寺——在东林寺西。 ⑮测——量水的深浅。香谷泉——在西林寺后。 ⑯太平宫——在东林寺东北。 ⑰漱——漱口。 宝石池——在太平宫内。 ⑱甲子——旧历四月廿七日。 ⑲江——长江。 溢(盆 pén)口——在德化县西，溢水流入长江的地方。 ⑳乙丑——旧历四月廿八日。 ㉑报国寺——在庐山西北部。 ㉒丙寅——旧历四月廿九日。 ㉓偕——同。 沙门——和尚。梵文的音译。无垢——人名，报国寺的和尚。 ㉔篮舆——竹轿。 ㉕锦涧——在庐山西北部。 ㉖度——过。 ㉗锦绣谷——沿锦涧向东南为锦绣谷。多杂花，因而得名。 ㉘殊——很；极。 ㉙数本——数株。本，指草木的根或茎干，引伸为计量花木的单位。 ㉚野马——野外的奔马。 ㉛腋(腋 yè)——胳肢窝。 ㉜绡纨(绡丸 xiāowán)——白色的薄纱。 ㉝罗罗然——清疏的样子。 ㉞这句说：涧水的声音清畅高扬，好象互相唱和、答对。 ㉟半云亭、试心石、“庐山高”石坊——从锦涧经锦绣谷登天池山，路侧有半云亭、试心石、“庐山高”石坊等物。“庐山高”石坊，石坊横额凿刻“庐山高”三字。 跋(聂 niè)——登。 瞒(睨 nì)——斜视。 ㉞不可状——难以描摹。 ㉟华婉——美好。 ㉜缭——围绕。 ㉙须臾(余 yú)——一片

刻。⑩径——经过。天池口——即天池山山口，在庐山中部偏西。⑪石池——面积一平方丈左右。⑫东出为聚仙亭、文殊岩——聚仙亭、文殊岩在天池寺西，“东出”应写作“西出”。⑬尽——整个。⑭已——随即。⑮融融然——很明亮的样子。⑯佛手岩——在天池寺东北。有岩石象手，五指历历，因而得名。⑰沉云——深沉的云。⑱袂（妹 mèi）——衣袖。⑲蹊（肴 xī）坐升仙台——一直走到升仙台坐下。升仙台，在佛手岩西南数百步；又名白鹿升仙台。迷信传说：有人在这里乘白鹿成仙升天。⑳拊（府 fǔ）——抚摩。御碑亭——在升仙台南。亭中碑上刻着明太祖朱元璋作的《周颠仙人传》，因而称为御碑亭。㉑铁塔寺——不只一处；这里说的大约在庐山西北部。㉒天池之云——指上述登天池山以及天池寺、天池口一带所见的云。㉓含鄱岭——在庐山中部偏南。神林浦——在星子县东。当年三月，作者在含鄱岭、神林浦见过庐山的一些云景，写在《游庐山记》中，但是还未曾看见这次在天池碰上的云景。㉔羸——装足。㉕次第——依着一定的先后。㉖以言纪焉——用文字把它记下来。纪，同“记”。焉，这里用作代词。

书山东河工事^①

张惠言

嘉庆二年^②，河决曹州^③，山东巡抚伊江

阿临塞之④。

伊江阿好佛⑤，其客王先生者，故⑥僧也，曰明心⑦，聚徒京师⑧之广慧寺，诖误⑨士大夫，有司杖而逐之⑩，蓄发养妻子⑪，伊江阿事之谨⑫。王先生入则以佛家言耸惑⑬巡抚，出则招纳权贿，倾动州县⑭。官吏之奔走⑮巡抚者，争事⑯王先生。河工调发薪刍⑰夫役之官，非王先生言不用也。不称意⑱，张目曰：“奴敢尔⑲！吾撤⑳汝矣！”其横如此。内閣侍读学士蒋予蒲⑳，王先生广慧寺之徒⑳也，以母忧去官⑳，游于山东，伊江阿延之幕中⑳，相得甚⑳，奏请留视河工⑳，有旨许之。

巡抚择良日，筑坛于公馆⑳之左，僧、道士绕坛诵经者数十人。巡抚日再至⑳，蒋学士、王先生从⑳，及⑳坛，蒋学士北面拜⑳，巡抚亦北面拜；王先生冠毗卢冠⑳，加沙偏袒⑳，升坛坐，学士、巡抚立坛下，诵经毕，乃去。如是者数月，河屡塞辄复决⑳。

其明年正月，王先生曰：“堤所以不固，是其下有孽龙⑳，吾以法镇之⑳，某日当合龙⑳，速具扫⑳！”巡抚曰：“诺⑳！”先期一日，扫具⑳，役夫数百人维扫以须⑳。巡抚至，王先生佛衣冠⑳，手铁长数寸⑳，临决处⑳，噭音诵经咒⑳

良久，投铁于河，又诵又投，三投^⑯，举手贺^⑰曰：“龙镇矣！”巡抚合掌^⑱曰：“如先生言。”明日，水大甚，巡抚命下扫^⑲，众皆谏^⑳，不许。扫下^⑳，数百人皆死。居^㉑数日，王先生又至，投铁者又三，扫又下，死者又数百人，堤卒不合^㉒。

张惠言曰：“余居江南^㉓，辄^㉔闻山东河工事，未审^㉕；及来京师，杂询^㉖之，多目击^㉗者。呜呼^㉘！佛氏之中人^㉙，至此极哉^㉚！书其事，使来者有所儆^㉛焉！”

王先生既蓄发，名树勋，以资入^㉜，待选通判^㉝。本扬州^㉞人，或曰常州之宜兴^㉟人。当其为僧时，故^㉟有妻子也。僧号嘿然^㉛，嘿然者，亦其未为僧时号。伊江阿谪戍伊犁^㉛，王先生送之戍所^㉛。闻其将归谒选云^㉛。

【作者介绍】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祖上三代都是秀才。惠言四岁时死了父亲，家里很穷，依靠母亲和姐姐做针线过活，有时也饿肚子。嘉庆四年(1799)考中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等官。他年轻时候，喜欢辞赋，后来才做散文。散文方面，他和恽敬并称为阳湖派的创始人；词方面，他开创了常州派，都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著作有《茗柯文编》、《茗柯词》等。

【说明】 嘉庆二年(1797)，黄河在曹州决口，这是关系

到广大人民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的严重事件。可是，主持堵塞决口工程的大官僚山东巡抚伊江阿，却沉溺在宗教迷信活动中。他不仅不设法治河堵缺，而竟发疯似地支持还了俗的和尚王树勋去搞什么“镇龙”的勾当。伊江阿悍然迫使劳动人民葬身于汹涌的波涛，每次数百人，使事态恶化到极为严重的程度。文章通过伊江阿、王树勋等的一系列具体言行，以及众多百姓无辜惨死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爪牙的凶残任性行为和昏庸反动本质。文章采用让事实本身来说话的方式，然后才由作者直接站出来一段话，强调事实的千真万确，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最后，文章还用“附记”的形式，介绍王树勋的籍贯、经历等等，点出这是一个不择手段，拼命要想钻进统治集团中去的官迷。当然，从堵塞黄河曹州决口工程产生的整个事件来说，王树勋不过是个帮凶，首恶应该是伊江阿，本篇对这个贵族官僚却轻轻地放过了，这是思想内容上的一个缺陷。

【解释】①书——记。山东河工——山东省的黄河工程。②嘉庆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嘉庆，清仁宗年号(1796—1820)。③河决曹州——黄河在曹州决口。曹州，清代曹州府，约当今山东省菏泽地区。④巡抚——清代一省的地方最高长官。伊江阿——满族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嘉庆元年(1796)六月，任山东巡抚。临塞之——到来主持堵塞决口的工程。⑤好(hào)佛——相信佛教的意思。⑥故——从前；本来。⑦曰明心——名叫明心。⑧京师——国都。这里指北京。⑨诖(guà)误——贻误；连累。⑩有司杖而逐之一官吏责打、驱逐了他。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杖，旧时用木棍扑打的刑罚。⑪蓄发养妻

子——不再做和尚，留起头发，娶妻生子。 ⑫师事——象对老师般服侍。 谨——恭敬、小心。 ⑬佛家言——佛教及佛教徒的说法。 坐(sòng)惑——扇动，迷惑。 耸，惊动。
⑭倾动州县——操纵州县官的命运，使州县中人感到震惊。 倾，倾覆。 ⑮奔走——寻门路。 ⑯事——侍奉；服事。
⑯刍(锄 chú)——草。 ⑰称意——合意；满意。
⑲奴——表示轻蔑的称呼。 尔——这样。 ⑳撤——开除。
㉑内阁侍读学士——京官，职掌是奉命撰写文章、校理经籍等。 蒋予蒲——河南睢(虽 suī)州(今河南省睢县)人。乾隆年间进士，任吏部主事、郎中等，后升任内阁侍读学士，并在广慧寺受戒。 ㉒徒——徒弟。 ㉓这句说：因母死而休官。
㉔延之幕中——把他邀请在衙门中。 幕，旧时地方军政大官的衙门也称幕府。 ㉕相得甚——极为亲密融洽。 得，投合。 ㉖这句说：向皇帝请求把蒋予蒲留下来视察黄河工程。 ㉗公馆——旧时称官僚的住房。 ㉘日再至——每天来两次。 ㉙从——跟着。 ㉚及——到。
㉛北面拜——向北礼拜。 ㉜冠毗(疲 pí)卢冠——戴着有毗卢佛小像的帽。 第一个“冠”作动词用， 戴的意思。
㉝加沙——即袈裟，佛教徒的法衣。 偏袒——指右肩以下没有袖子的袈裟。 ㉞屡塞——一次次堵住。 辄(zhé)复决——又一再决口。 ㉟其下有孽(涅 niè)龙——它(堤)的下面有妖龙。 这是迷信说法。 ㉟以法镇之——用“法术”制服它(孽龙)。 这也是迷信说法。 ㉜合龙——修复堤坝时最后留下的缺口叫“龙口”，封口截流叫“合龙”。 这是截流过程中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阶段。 ㉞速具扫——迅速办妥“扫工”的材料及准备工作。 具，备办。 扫，扫工，河道工程中的专门名词。 一般采杨柳等梢条包裹砂砾和碎石，用铅

丝捆成“梢料”，然后一层料、一层土累积起来成为“扫工”。
③9诺——答应声。 ④0扫具——“扫工”的准备事项办妥。
④1维扫以须——专听“扫工”的需要。维，同“唯”。须，通“需”，
需要。 ④2佛衣冠——穿戴着佛教徒的衣帽。 ④3手铁
长数寸——手拿几寸长的铁家伙。 ④4临决处——到决口
的地方。 ④5呗音诵经咒——用佛教徒的音调念了经、咒。
呗，原指佛教中所唱的赞歌。经，佛经。咒，旧时僧道谎言可以
驱鬼降妖的口诀。 ④6三投——投了三次。 ④7贺——
祝贺。 ④8合掌——两手当胸前、两掌相合，表示敬意，佛教
用它作为礼节。 ④9下扫——即进行“扫工”，企图使缺口合龙。
⑤0谏——劝止。一般用于下对上。 ⑤1扫下——将“梢料”等物在缺口投下。 ⑤2居——停。 ⑤3卒
不合——终于不合龙。 ⑤4余居江南——张惠言是江苏武
进人，在长江以南。 ⑤5辄——就。 ⑤6未审——没有
详查细究。 ⑤7杂询——多种询问。 ⑤8目击——亲眼
看见。 ⑤9呜呼——感叹词，相当于“啊”。 ⑥0佛氏之中
人——佛门中的人。 ⑥1至此极哉——到这般严重的地步
呵！ ⑥2来者——以后的人。儆——警戒。 ⑥3以资入——
将钱送进政府捐官，取得做某一品级官员的资格。 ⑥4待
选通判——捐了做官资格后，到吏部登记，等候选授通判的
官职。通判，府(州、县之上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僚属。
⑥5扬州——清代扬州府，今江苏省扬州市。 ⑥6或曰——
有的说。常州之宜兴——常州府(今江苏省常州市)的宜兴
县(今属江苏省镇江地区)。 ⑥7故——原。 ⑥8号——指
名字以外的自称。嘿(mò)——同“默”。 ⑥9伊江阿滴戍伊
犁——嘉庆四年(1799)春天，因结交权臣和珅等罪名，伊江
阿被革去巡抚官职；六月，被贬到伊犁(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谪(哲 zhé)戍(恕 shù), 将有罪的官员差去防守远方, 叫做“谪戍”。⑩送之戍所——送伊江阿去到谪戍的地方。之, 到; 前往。⑪将归谒选——将回京进见吏部主管人员, 等候选授官职。云——语助词, 无义。

书史忠正公家书^①后

方东树

道光十三年^②四月, 树与宝山毛生甫、岳生同客武进县斋^③, 生甫出忠正此书搨本^④, 曰: “此吾亡友镇洋彭甘亭兆荪所贻^⑤也。”又曰: “有汪有典^⑥者, 为书名《史外》^⑦, 别载公三书^⑧, 接其词旨^⑨, 似俱在此书后。”因言: 《明史》称大兵^⑩以四月二十日至扬州, 二十二日薄^⑪城下。《明史》不言破城日, 《明史稿》纪^⑫以为二十五日。公此书称四月十八日围城, 从其始至也^⑬。又云“越二日, 炮击城西北隅”^⑭。是公此书发于二十一日, 距公死仅五日。顾有所不尽本末^⑮。

史言公初娶李夫人, 继娶杨夫人, 皆无子, 夫人尝欲为置妾^⑯, 公太息^⑰曰: “王事方

殷，敢为私计耶^⑯？”后遗命以副将史德威为后^⑰，而是书所云炤儿者，为公何人耶^⑱？公母弟^⑲二人，可模早卒^⑳，可程为庶吉士^㉑，都城陷，降贼^㉒，公请置之理^㉓，福王以公故贷令养母^㉔，是书所属为保护其母者，皆公从父与兄行^㉕，而不及可程^㉖，岂薄之不及耶^㉗？独汪氏所载三书^㉘，最后一书乃遗其伯叔父及兄若^㉙弟，则所谓弟者可程耶？

武进李申耆兆洛^㉚言曰：“《明史》以可程为母弟，独宜兴史屺铭以为从弟^㉛。”又曰：“屺铭名问和，有学行^㉜，所为《孝烈李孺人传》^㉝事，尤有足感人者。”李孺人者，李夫人女弟^㉞，为可模妻。可模卒，李哭泣五昼夜，绝食几死^㉟。太夫人素病瘵^㉟，忠正殉国后益剧^㉟，李侍汤药久不倦，病革^㉟，李割臂肉以进^㉟，太夫人卒得生^㉟。其后，平湖孝廉冯洪图冒忠正名起兵^㉟，破巢县及无为州^㉟，兵败被执^㉟，坚冒公名不改^㉟，大帅命太夫人面质之^㉟，李偕杨侍以往^㉟。李有国色^㉟，奸人聂某见而艳之^㉟，欲强取之以媚^㉟大帅，且休以必从^㉟。币至^㉟，太夫人惊悸^㉟不能决，则以授李^㉟，李从容^㉟曰：“是^㉟不难。”即携币、器入，割鼻及两耳投器中，使仆妇捧以至^㉟。太夫人号痛^㉟谓使者

曰：“为我持谢贵人^⑩。”聂失措跃马逸去^⑪。当是时，李氏之节几与忠正比烈^⑫，何者？事起仓卒，而断行之无难也^⑬。汪氏书^⑭亦载此事，但以可模为可则，冯洪图为冯韶伯，既曰盐城人，又曰浙人^⑮。

【作者介绍】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桐城(今安徽当涂县)人。他是县学生员(即秀才)，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以后就在安徽、广东等地的书院中讲学，有时被人请去编纂文集或地方志等。晚年主张禁吸鸦片、抵制外国侵略而努力自强，突出地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著作有《汉学商兑》、《昭昧詹言》、《仪卫轩文集》等。

【说明】 民族英雄史可法抵抗满族贵族侵略、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忠烈事迹，已经书写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公元一六四五年四月下半月，满族贵族豫王多铎领兵攻打扬州，史可法困守围城时，先后写给家属的几封信，都非常感动人。这篇文章，是作者读了史可法四月廿一日的家信后作出的一些说明，提出的一些疑问，接着连带说到史可法弟妇李孺人的事迹，特别是她反抗暴力迫害的英勇行为。文章大体上都是质朴的叙述，却体现出了作者对史可法的敬爱和怀念；同时也热烈地歌颂了李孺人的抗暴精神，关于李孺人的斗争，写得十分精炼、生动，是远远超过其他记述李孺人的著作的。

【解释】 ①书——书写。史忠正公——史可法。忠正是清朝给他的称号。家书——写给家里人的信，内容如下：“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

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
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
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焰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
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太太指母亲。杨太太
指岳母。北兵指清兵。^②道光十三年——即公元一八三
三年。道光，清宣宗的年号（1821—1850）。^③树——作者
方东树自称。宝山——县名，今属上海市。毛生甫岳生——
毛岳生字生甫，一字蘭生，宝山人。著有《休复居诗文集》。武
进——县名，今江苏省常州市。县斋——县署中的房舍。
^④搨（榻 tā）本——史可法的这封家信，乾隆四十二年（1777）
刻在扬州梅花岭史忠正祠的壁上；把刻在壁上的文字印到纸
上，叫搨本。^⑤镇洋彭甘亭兆荪——彭兆荪字甘亭，镇洋
(今江苏省太仓县)人。^⑥贻——赠送。^⑦《史外》——由《方正学
(孝孺)传》等一百六十多篇传记组成。^⑧别裁公三书——
另外记载了史可法的三封信。《史外》卷六《史相国传》中记
着他给母亲的信说：“儿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诸苦备尝，不能
有益于朝廷，徒致旷违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于天地之间？
今日殉城，死不足赎罪，望母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副将史德
威完儿后事，母以亲孙抚之。”给妻子的信说：“可法死矣！前
与夫人约，当于泉下相俟也。”给伯叔父、兄、弟的信说：“扬州
旦夕不守，一死以报朝廷，亦复何憾！独先帝之仇未复，是为
大恨耳。”^⑨揆（葵 kuí）——猜度。词旨——语意。
^⑩《明史》——清代张廷玉等编写。大兵——指清兵。^⑪薄
(博 bō)——迫近；逼近。^⑫《明史稿》——清代王鸿绪等
编写。纪——同“记”。^⑬从其始至——从清兵刚到扬州
算起。^⑭又云越二日炮击城西北隅——《明史》、《明史

稿》都有“越二日……炮击城西北隅”等话，但是却没说清具体日期；史可法家书于二十一日，说“至今尚未攻打”，可见“炮击”当在二十一日之后，家书在二十一日当天寄发。越——过。^⑯这句说：但仍没完全弄懂事情的根底。

^⑯这句说：夫人曾经想给史可法娶妾。^⑰太息——大声叹气。^⑱王事方殷——国家的事正繁。私计——个人打算。^⑲遗命——遗嘱。后——后代。^⑳这两句说：这信所说到的焰儿，是史可法的什么人呢？^㉑母弟——同母所生的弟弟，俗称胞弟。^㉒卒——死。^㉓庶吉士——翰林院属官。^㉔都城陷，降贼——贼，指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这里反映了作者从封建士大夫的反动立场看问题。事实是：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史可程归附了李自成；李自成失败后，史可程又投降清朝。^㉕公请置之理——史可法要求明朝在南京的福王政权办史可程的罪。置之理，把他按法办罪。^㉖福王以公故贷令养母——福王因史可法的缘故饶恕了可程，叫他回家服侍母亲。贷，宽恕。^㉗从父——伯父、叔父。兄行(杭 háng)——兄辈。^㉘不及可程——不提到可程。^㉙这句说：难道是看不起他而不提到他的吗？^㉚汪氏所载三书——指汪有典《史外》所记载的史可法的三件书信。^㉛若——和。^㉜武进李申耆兆洛——李兆洛，字申耆，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㉝宜兴——县名，今属江苏省。史屺(起 qǐ)铭——即下文所说的史闻和，屺铭当是他的字。从弟——堂弟。^㉞学行——学问、品行。^㉟所为《孝烈李孺人传》——本文所记李孺人事迹，大约就根据这篇《孝烈李孺人传》。所为，所作。孺人，明代对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称孺人。^㉟女弟——妹。^㉟几死——几乎死去。^㉟太夫人——史

可法的母亲。素病瘵（债 zhài）——向来患肺病。^③殉国——为国牺牲。益剧——更加严重。^④病革（急 jí）——病情危急。革，通“亟”。^⑤割臂肉以进——封建社会中常有这种愚孝行为：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煮在汤药中治疗父母或公婆的重病。进，送上。^⑥卒——终于。生——活。^⑦平湖孝廉冯洪图冒忠正名起兵——当时起兵抗清的人常有自称史可法的。这说明了广大人民对史可法的尊敬和希望，也说明了史可法的号召力量。平湖，县名，今属浙江省。孝廉，科举时代对举人的称呼。^⑧破——攻破。巢县及无为州——都在今安徽省；无为州，今无为县。^⑨被执——被捉。^⑩这句说：坚持说自己是史可法而不改口。^⑪大帅——指清兵将领。面质——当面辨认、询问。^⑫这句说：李孺人同杨夫人（史可法妻）陪从着（太夫人）前去。^⑬国色——非常美貌。^⑭奸人——邪恶的人。某——代词。因失名或其他原因而不直接写出他的名字，所以用“某”来代。艳之——羡慕她的美丽。^⑮媚——讨好；巴结。^⑯休（触 chù）——威吓。必从——必须顺从。^⑰币至——礼物到了。^⑱悸（季 jì）——心跳。^⑲则以授李——就把礼物拿给李孺人。^⑳从（匆 cōng）容——不慌不忙。^㉑是——这。^㉒这句说：差女仆捧了来。^㉓号痛——痛哭。^㉔持——拿。贵人——地位高、权势大的人。这里指大帅。^㉕失措——举动慌张失常。逸去——逃走。^㉖节——气节；节操。几与——几乎与。比烈——同样刚烈。^㉗这两句说：祸事忽然起来，能决断地对付而不觉困难。^㉘汪氏书——指汪有典《史外》。^㉙《史外》卷八《史八夫人传》中说李孺人是史可则的妻子。又说浙人厉韶伯冒史可法姓名起兵抗清。《史外》卷六《史相国传》中却说盐城（今江苏

省盐城县)人房韶伯冒史可法姓名起兵抗清。这两处都说是房韶伯;说作冯韶伯,可能是方东树弄错的。其实,冯洪图(也写作宏图)、房韶伯(也写作绍伯)是不同的两个人,都曾冒史可法姓名起义抗清。

宝山^①记游

管 同

宝山县城临大海,潮汐^②万态,称为奇观。而予初至县时,顾^③未尝一出。独夜卧人静,风涛汹汹^④,直逼枕簟^⑤,鱼龙舞啸^⑥,其形声时入梦寐^⑦间,意洒然快^⑧也。

夏四月,荆溪周保緒^⑨,自吴中^⑩来。保緒故^⑪好奇,与予善^⑫。是月既望^⑬,遂相携观月于海塘。海涛山崩^⑭,月影银碎^⑮,寥阔^⑯清寒,相对疑非人世境。予大乐之。

不数日,又相携观日出。至则昏暗,咫尺不辨^⑰;第^⑱闻涛声,若风雷之骤^⑲至。须臾^⑳天明,日乃出。然不遽^㉑出也,一线之光,低昂^㉒隐见,久之而后升。《楚辞》^㉓曰:“长太息兮将上。”^㉔不至此,乌知其体物之工^㉕哉!及

其大上，则斑驳激射^②，大抵与月同；而其光侵眸^③，可略观而不可注视焉。

后月^④五日，保绪复置酒吴淞台^⑤上。午晴风休，远波若镜。南望大洋，若有落叶十数，浮泛波间者，不食顷^⑥已皆抵台下，视之，皆莫大^⑦舟也。苏子瞻记登州之境^⑧，今乃信之。于是保绪为子言京都及海内^⑨事，相对慷慨^⑩悲歌，至日暮乃反^⑪。

宝山者，嘉定分县^⑫，其对岸县曰崇明^⑬。水之出乎两县^⑭间者，实大海之支流^⑮，非即大海也。然对岸东西八十里，其所见已极为奇观。由是而迤南^⑯，乡^⑰所见落叶浮泛处，乃为大海，而海与天连，不可复辨^⑱矣。

【作者介绍】 管同(1780—1831)，字异之，江苏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曾在同学安徽巡抚邓廷桢幕中教过书，没有任过官职。他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年少时在鍾山书院跟姚鼐学习古文，深受姚鼐器重，说他很有雄古之气；同学梅曾亮更以得到他的一言为忧喜。他的文章简洁明畅，条理清晰，但思想性不强；其涉及社会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议论，观点比较陈旧，多半提倡封建伦理道德，不过也有一些忧伤时政的作品。著有《因寄轩文集》、《文中子考》、《战国地理考》、《皖水词存》等。

【说明】 《宝山记游》是一篇结构谨严、笔法经济、描写生动的记叙文。它的背景是一座临海的县城——宝山，描写

的对象是海——大自然的壮观，它给人一个总的印象是气象万千，读了以后，使人胸襟为之开朗。

全文共分为五段，层次分明，但并非平铺直叙，而是采取曲折变化的手法。第一段写的是海，但当时其实还没有见到海，而只出于作者梦寐间的想象，这是故意作出的曲笔。第二段写海塘观月，虽与海对面接触，却只从月影中烘托出“海涛山崩”的景象。第三段写观日出，也只从日出的奇观中暗示着海。到第四段，才正式来写海了，但前面把海烘托得那样有声有色，及至正式写海，反而是风平浪静的景象，与过去所听见、所想象的迥然不同，这里文章气势由扬而抑，作者又一次用了奇笔。然而，以上所写种种，作者在第五段里指出，都是海口的大江而不是海，真正的大海还在远处，文章到这里突然刹住，那真正的大海的壮观，便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综观全篇，文章气势有起伏，有曲折，而且不仅是单纯的写景，在写景中作者的感情也随着景色不同而发生变化，使得文章看来似觉平淡的结尾，留下了不绝的余音。

【解释】①宝山——县名，今属上海市。②潮汐（希xī）——定时涨落的海水，白天的叫潮，晚上的叫汐。③顿——可是。④汹（凶xiōng）汹——强烈的波浪声。⑤簟（电diàn）——竹席。⑥啸（笑xiào）——长声呼叫。⑦梦寐（妹mèi）——睡梦中。⑧洒然——没有拘束的样子。快——畅快。⑨荆溪——旧县名，后来并入江苏省宜兴县。周保绪——作者的朋友，荆溪人。⑩吴中——苏州。⑪故——本来。⑫善——友好。⑬既望——阴历的每月十五日叫望。既望，指十六日。⑭这句说：海上的波涛起伏，象山倒塌的样子。⑮银碎——细碎的银色光泽。⑯寥（辽liáo）阔——空阔。⑰咫（止zhǐ）尺

不辨——距离很近的地方也看不清楚。咫，周代八寸，约合今四市寸多。^⑯第——只。^⑰骤(宙 zhòu)——急剧。^⑱须臾(鱼 yú)——片刻。^⑲遽(惧 jù)——立即。^⑳低昂——高低。^㉑《楚辞》——西汉刘向辑，收战国时代楚人屈原、宋玉等所作辞赋。^㉒长太息兮将上——这是《楚辞·九歌·东君》中的诗句，意思是：“当你将要升向天空，你禁不住长长地叹息。”东君是太阳之神。^㉓乌——怎么。体物——具体地描写事物。工——精致；巧妙。^㉔斑驳——各种不同的颜色夹杂在一起。激射——喷涌一般发射出来。^㉕眸(谋 móu)——眼珠。^㉖后月——下月。这里指五月。^㉗吴淞台——台名，在宝山县吴淞镇，登临其上，可以观海。^㉘不食顷——不到一顿饭的工夫。^㉙莫大——非常大。^㉚苏子瞻记登州之境——北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他曾任胶西滨海地区的的地方官，对于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景色，作过一些描绘，写有《超然台记》以及《海市》等诗篇。^㉛海内——四海之内，即中国国内。^㉜慷慨——情绪激动。^㉝反——同“返”。^㉞宝山、嘉定——清朝时，宝山曾经是嘉定的分县，现在两县都属上海市。^㉟崇明——县名，今属上海市。^㉟两县——这里指嘉定县和崇明县。^㉞这里写的乃是长江口，本文说它“实大海之支流”，是错误的。^㉟迤(以 yǐ)南——向南延伸。^㉟乡(向 xiàng)——方才。^㉟不可复辨——再也辨别不出来。

说居庸关^①

龚自珍

居庸关者，古之谭守者^②之言也。龚子^③曰：疑若^④可守然。

何以疑若可守然？

曰：出昌平州^⑤，山^⑥东西远相望，俄然而相辏相赴^⑦，以至相蹙^⑧，居庸置其间，如因^⑨两山以为之门，故曰疑若可守然。

关凡^⑩四重。南口^⑪者，下关也，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十五里，曰中关，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又十五里，曰上关，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又十五里，曰八达岭^⑫，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盖自南口之南门，至于八达岭之北门，凡四十八里，关之首尾具制^⑬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下关最下，中关高倍之。八达岭之俯^⑭南口也，如窥井形然^⑮，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甃^⑯有天竺字^⑰、蒙古字。上关之北门，大书曰：“居庸关，景泰^⑯二年修。”八达岭之北门，大书曰：“北门锁钥，景泰三年建。”

自入南口，流水齧^⑲吾马蹄，涉之纵然鸣^⑳，弄之则忽涌、忽洑而尽态^㉑，迹之则至乎八达岭而穷^㉒。八达岭者，古隰余水^㉓之源也。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柿、苹婆、棠梨^㉔，皆怒华^㉕。

自入南口，或容十骑，或容两骑，或容一骑。蒙古^㉖自北来，鞭橐驼^㉗，与余摩^㉘臂行，时时橐驼冲余骑颠^㉙，余亦挝^㉚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叹曰：“若蒙古^㉛，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㉜余江左^㉝士也，使余生赵宋^㉞世，目尚不得睹燕、赵^㉟，安得与反毳者^㉟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㉟，岂不傲古人哉！”蒙古来者，是岁^㉟克西克腾、苏尼特^㉟，皆入京，诣理藩院交马^㉟云。

自入南口，多雾，若小雨。过中关，见税亭焉。问其吏曰：“今法网宽大，税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驼小偷羊。”余叹曰：“信^㉟

若是，是有间道^⑫矣。”

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⑬，有护边墙数十处。问之民，皆言是明时修。微^⑭税吏言，吾固^⑮知有间道出没于此护边墙之间。承平^⑯之世，漏税而已；设^⑰生昔之世，与^⑱凡守关以为险之世，有不大骇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达岭，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⑲。

【作者介绍】 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安ān)；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他的外祖父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和小学(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他的父亲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龚丽正，也以经学教子弟，家学渊源，所以他博览群书，通经学、小学、历史、地理而自成一家。他于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曾任国史馆校对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约二十年，辞官南归，主讲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不久得暴疾而死。在政治上，他反对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专制，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曾与林则徐、魏源等结宣南诗社，讲求经世救国之学。他的诗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深刻不满和要求变革的渴望，具有追求理想的强烈精神，气势磅礴，色彩瑰丽；他的散文多抒发其社会、政治思想，才情纵横，意气飞扬。由于看不到变革现实的力量，在他的散文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隐退和淡禅的作品；但不论诗和散文，对近代文学和近代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述极丰富，可惜有不少已经散失，现有《龚定盦全集》行世。

【说明】 此文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这年，作者的友人湖南桂阳知州王元凤，因被诬告，发往张家口(今属河北)

省)效力军台；作者当时在礼部供职，特地请假送他出居庸关，过八达岭，回来后写了这篇文章。

作者对舆地学很有研究，尤其洞察边疆事务。写此文前，他正拟自编《蒙古图志》；与元凤临别时，曾托元凤依据实地勘察，替他补上图中所缺的部落、山形等。该稿已成十分之五、六，因家中失火，连同许多资料都遭烧毁，仅存总表及序文数篇；此文及其姊妹篇《说张家口》、《说昌平州》等，即该稿的焚余。

作者主张，搞舆地工作，要能通文学、能见并能考官书档案、能游历访问观察形势、能强记又能思考的人，方足以胜任。他本人是具备这些条件的，此文就是一个具体有力的证据。它是作者实地考察的结果，故所写居庸关内外的山川、风物、形势、道路、里程等等，无不清楚准确，从而使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本篇文辞朴质，却又蕴涵着回荡曲折的气势；全文体现了民族统一的真正愿望，但又暗示了对侵略者的警惕。

【解释】 ①居庸关——关名，在北京市昌平县西北，又名军都关。形势险要，是长城的要塞，北京的咽喉。 ②谭守者——谈军事形势的人。谭，通“谈”。 ③龚子——龚自珍自称。 ④疑若——似乎。 ⑤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县。 ⑥山——指居庸山。 ⑦俄然——一会儿。相辏(凑 còu)相赴——会合、聚集的意思。 ⑧相蹙(促 cù)——紧紧地挤在一起。 ⑨因——依。 ⑩凡——共。 ⑪南口——地名，在北京市北。 ⑫八达岭——在北京市延庆县南，是居庸关的北口，形势最为险要。 ⑬具制——构成的规模、形势。 ⑭俯——向下。 ⑮这句说：好象从上而下向井里窥探的样子。 ⑯城甃(宙 zhòu)

——用石头砌成的城墙。 ⑪天竺字——印度古称天竺，天竺字即梵文，是印度的古文字。 ⑫景泰——明景帝的年号，景泰二年即公元一四五一年。 ⑬𦵹(聂 niè)——淹没。 ⑭涉——渡水；在水里走。 玳(璁 cōng)然——玉相碰的声音。鸣——响起来。 ⑮涌——水向上冒。洑(伏 fú)——水盘旋。 尽态——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形态。 ⑯迹之——跟着它。 穷——到底。 ⑰隰(昔 xī)余水——现在叫榆河，发源于八达岭，经过昌平、顺义到通县，流入运河。 ⑱文杏——杏有文采，所以叫文杏。 苹婆——苹果。 桑梨——野梨，也叫甘棠。 ⑲怒华——花开得很茂盛。 华，通“花”。 ⑳蒙古——这里指蒙古人。 ㉑橐(陀 tuó)驼——骆驼。 ㉒摩——接触；碰着。 ㉓冲——撞着。 颠——跌倒。 ㉔挝(抓 zhuā)——打。 ㉕若蒙古——你蒙古人。 若，你；你们。 ㉖这句说：不是为了你们吗？ ㉗江左——长江以东地方。 ㉘赵宋——宋朝的皇帝姓赵，所以叫做赵宋。 ㉙燕——今河北省大部分和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方。 赵——今山西省。 宋朝时，燕、赵被辽、金先后侵占。 ㉚反毳(翠 cuì)者——这里指北方民族。 因为北方民族常常把毛皮缝在衣服的正面。 毳，野兽的细毛。 ㉛圣清中外一家之世——清朝时，蒙古王公也归附了，所以说清朝是中国各民族成一家的时代。 ㉜是岁——这一年。 ㉝克西克腾、苏尼特——内蒙古的二旗名。 ㉞诣(义 yì)——前往。 理藩院——清朝设置的官署，管理有关蒙古、回部及诸番部的各种事务。 马——贡品。 云——语助词，无义。 ㉟信——果真。 ㉞间(见 jiàn)道——偏僻的小路。 ㉞陂陀(pōtuō)——倾斜不平。 隙(细 xì)——裂缝中间。 ㉞微——非；无。 ㉞固——本来。 ㉞承平——太平安

定。⑦设——假使。⑧与——通“举”。⑨岔(chà)道——地名，为八达岭外围。

病梅馆记

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①，苏州之邓尉^②，杭州之西溪^③，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④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⑤。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⑥，以绳^⑦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⑧直、删^⑨密、锄^⑩正，以天梅^⑪、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⑫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⑬，明告鬻^⑭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⑮，锄其直，遏^⑯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⑰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⑱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⑲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⑳之、顺之，毁其盆，悉^㉑埋于地，解其棕缚^㉒；以五年为期，必复

之、全之^②。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④，辟病梅之馆以贮^⑤之。呜呼！安得^⑥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⑦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⑧以疗梅也哉！

【说明】《病梅馆记》又题《疗梅说》，是龚自珍散文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它借了江南梅树的被斫、被删、被锄正、受棕缚而弄得歪斜曲折，毫无生气，来比喻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扼杀生机的罪恶。在清王朝的专制淫威之下，人民心里有许多话，是不可能明白晓畅地说出来的，于是龚自珍在作品中，采用了精巧的暗喻方法。这篇《病梅馆记》，可说是这类作品的范例。在这篇短短的散文中，作者用了不到三百个字，向读者倾诉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深刻感受。它充满了对黑暗政治的无法调和的敌意，对丑恶现实的猛烈的挑战，尤其是结末的“安得”一叹，在沉痛悲凉之中，发出一声激动心灵的呼唤，表明作者对生活的前景仍抱着热烈的希冀。全篇概括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风格刚健有力，含义似隐而实显，具有言简而意远的特色。作为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前驱，这篇文章摆脱了当时流行的艺术戒律，冲破了桐城派古文的垄断局面，给了日趋没落的封建文化以无情的一击，因而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

【解释】①江宁——县名，今江苏省南京市。龙蟠（盘pán）——山名，在南京市中山门外，又名锺山、紫金山。
②邓尉——山名，在江苏省苏州市西南。③西溪——小河名，在浙江省杭州市西北。④欹（凄qī）——歪斜。
⑤固也——诚然。这里表示先承认那个意思，后来又加以否

定。 ⑥明诏大号——公开明白地大加号召。诏，告示。
⑦绳——衡量。 ⑧斫(浊 zhuō)——砍掉。 ⑨删——
削去。 ⑩锄——铲除。 ⑪夭梅——被扼杀了生机的
梅树。 ⑫能以其智力为——能够用他们的才智和心力做
得到的。 ⑬孤癖——独特的爱好。隐——秘密。 ⑭鬻
(郁 yù)——卖。 ⑮夭——摧折。稚枝——柔嫩的枝条。
⑯遏(厄 è)——抑制。 ⑰江、浙——江苏省、浙江省。
⑱予——我。 ⑲完——完好。 ⑳疗——医治。纵——
放开。 ㉑悉——全；都。 ㉒解其棕缚——卖梅者用棕
丝缚梅，使其歪斜曲折，所以要把它解开。 ㉓必复之全
之——决定要恢复它、治好它。 ㉔甘——情愿。诟(够
gòu)厉——斥骂。 ㉕辟——开。贮(柱 zhù)——积存；
收藏。 ㉖安得——怎么能够。 ㉗广——普遍；多。
㉘这句说：用尽我一生的时间。

婆砧课诵^① 图序

王 振

《婆砧课诵图》者，不材^② 拯官京师日之
所作也。拯之官京师，姊刘在家奉其老姑^③，
不能来就弟养^④。今姑歿^⑤矣，姊复寄食宁氏。
姊于广州^⑥，阻^⑦于远行。拯自始官日^⑧蓄志

南归，以迄^⑨于今，颠顿荒忽^⑩，琐屑自奉^⑪，以不得遂其志^⑫。

念自七岁时先妣^⑬歿，遂^⑭来依姊氏。姊适^⑮新寡，又丧其遗腹子^⑯，茕茕独处^⑰。屋后小园数丈余，嘉树荫^⑱之。树阴有屋二椽^⑲，姊携^⑳拯居焉。拯十岁后，就塾^㉑师学，朝出而暮归。比^㉒夜，则姊恒执女红^㉓，篝^㉔一灯，使^㉕拯读其旁。夏苦热^㉖，辍^㉗夜课。天黎明^㉘，辄^㉙呼拯起，持小几就园树下读。树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捣衣以为砧，一使拯坐而读。日出，乃遣^㉚入塾。故拯幼时每朝入塾，所读书乃熟于他童。或夜读倦，稍逐于嬉游^㉛，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劳瘁死之状^㉜，且曰：“汝今弗勉学^㉝，母氏地下戚^㉞矣！”拯哀惧，泣告姊，后无复为此言^㉟。

呜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时，犹能执一卷^㉟就姊氏读，日惴惴^㉛于悲思忧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㉜。自二十后出门，行身居业^㉝，日即荒怠^㉞，念姊氏教不可忘，故为图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读姊氏之侧^㉟，庶免其墮弃之日深^㉛，而终子无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㉟秋九月。为之图者^㉛，陈君名鍊^㉞，为余丁酉同岁生^㉟也。

【作者介绍】 王拯(1815—1873)，原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又号龙壁山人，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官至通政使(掌管内外奏章以及官民密告的文件)。平生佩服北宋名臣包拯，故改名锡拯，又名拯。体弱多病，中年后辗转往各省求医，老死于桂林寓所。善写散文，古雅朴茂，绝少倚傍，没有桐城派末流的弊病。著有《龙壁山房诗文集》、《茂陵秋雨词》。

【说明】 这篇“图序”，是篇记叙文。其文字的简古，感情的真挚，意境的清新，比起同类型的《鸣机夜课图记》来，并无多让。

全文主旨旨在作图以纪念他大姊抚养教导的恩情。作者一岁丧父，七岁丧母，三个哥哥都早夭亡，另一姊姊又已远嫁，孤苦无依，全靠他的大姊一手把他抚养教导成长，所以他对她的感念完全出自内心深处；特别是在离别她十年之后，进行自我检查，感觉到有日趋荒废松懈的危险，所以作图以纪念她并以自警，比起《鸣机夜课图记》来，意味也似乎更为深长一些。作品说不上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却有一股冲激人心的抒情力量，读了使人低徊咏叹，不能释卷。

【解释】 ①媭(xū)——古代楚人称姊为媭。砧(zhēn)——捣衣石。课诵(宋 sòng)——按照规定进行教学，诵，读。 ②不材——不成材。旧时自称的谦词。 ③姊刘——作者的大姊，嫁广西柳州刘继森。奉——奉养。姑——婆婆；丈夫的母亲。 ④来就弟养——到我做弟弟的这里来受供养。 ⑤歿——死。 ⑥复寄食宁氏姊于广州——又到广州去依靠宁家姊姊生活。宁氏姊，作者的二姊，嫁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宁立悌。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 ⑦阻——碍；难。 ⑧始官日——开始做官的时候。

⑨迄——到。 ⑩颠顿——颠连困顿。荒忽——恍忽；神志不定。 ⑪这句说：被琐碎的事情所束缚住。 ⑫以——因而。遂其志——成全志愿。 ⑬念——记；忆。先妣(bǐ)——已死的母亲。按作者的母亲袁氏，于道光元年(1821)去世，那时作者才七岁。 ⑭遂——就；于是。 ⑮适——恰巧；刚才。 ⑯丧——失去；死掉。 ⑰茕(穷 qióng)茕——孤单的样子。独处——独自生活。 ⑱嘉树——生长得很茂盛的树木。荫——遮蔽。 ⑲树阴——树木后面。椽(船 chuán)——房屋的间数。 ⑳携——带着。

㉑塾——旧时私人教学的地方。 ㉒比——等到。

㉓恒——常常。女红(工 gōng)——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等。 ㉔篝(钩 gōu)——把灯光笼罩起来。这里是点燃的意思。 ㉕使——命令。 ㉖苦热——热得难受。

㉗辍(龊 chuò)——停止。 ㉘黎明——天蒙蒙亮的时候。

㉙辄(哲 zhé)——即；就。 ㉚遣——发送。 ㉛逐——追求。嬉游——玩耍。 ㉜母氏劬(渠 qú)劳瘁(翠 cuì)死之状——母亲劳苦病死的情况。劬劳，劳苦。瘁，累，病。

㉝弗(福 fú)——不。勉学——努力学习。 ㉞地下——坟墓里。戚——悲伤。 ㉟这句说：以后不要再说这些话。

㉞卷——书本。 ㉟惴(坠 zhuì)惴——忧惧。 ㉙放逸——不受约束，贪图安闲。 ㉛行身居业——做人办事。

㉞日即——一天天趋向于。荒怠(代 dài)——荒废松懈。

㉞这句说：希望使自己仍如每天在姊姊身边读书一样。

㉞庶免——或许可以免除。墮弃之日深——越来越趋于堕落荒废。 ㉛道光二十四年甲辰——道光是清宣宗的年号，道光二十四年是甲辰年，即公元一八四四年。 ㉜为之图者——制图的人。 ㉝陈铄(朔 shuò)——生平未详。

⑩丁酉——道光十七年是丁酉年，即公元一八三七年。同岁——即同年，旧时称科举考试同届考中的人。生——即生员。明清两代，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按作者于道光十七年广西乡试中举人。

